



· 時代狂潮 ·

# 魯迅全集 其早期作品集

時代出版社

館音書  
音書  
音書  
音書

# 高爾基早期作品集

√  
10972  
3

時代社編

時代出版社

Ран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рького

(Сборник)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51

3-е изд.

高爾基早期作品集

編譯者 時 代 社  
出版者 時 代 出 版 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 話：九 一 二 四 三

電報掛號：華文二〇〇〇一

西文ЕРООНРУВО

總 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 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 二 〇 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電 話：二 六 四 八

電報掛號：二 五 一 四

蘭州分店：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



1947年4月初版

(1000冊)

1948年9月再版

(4000冊)

1951年7月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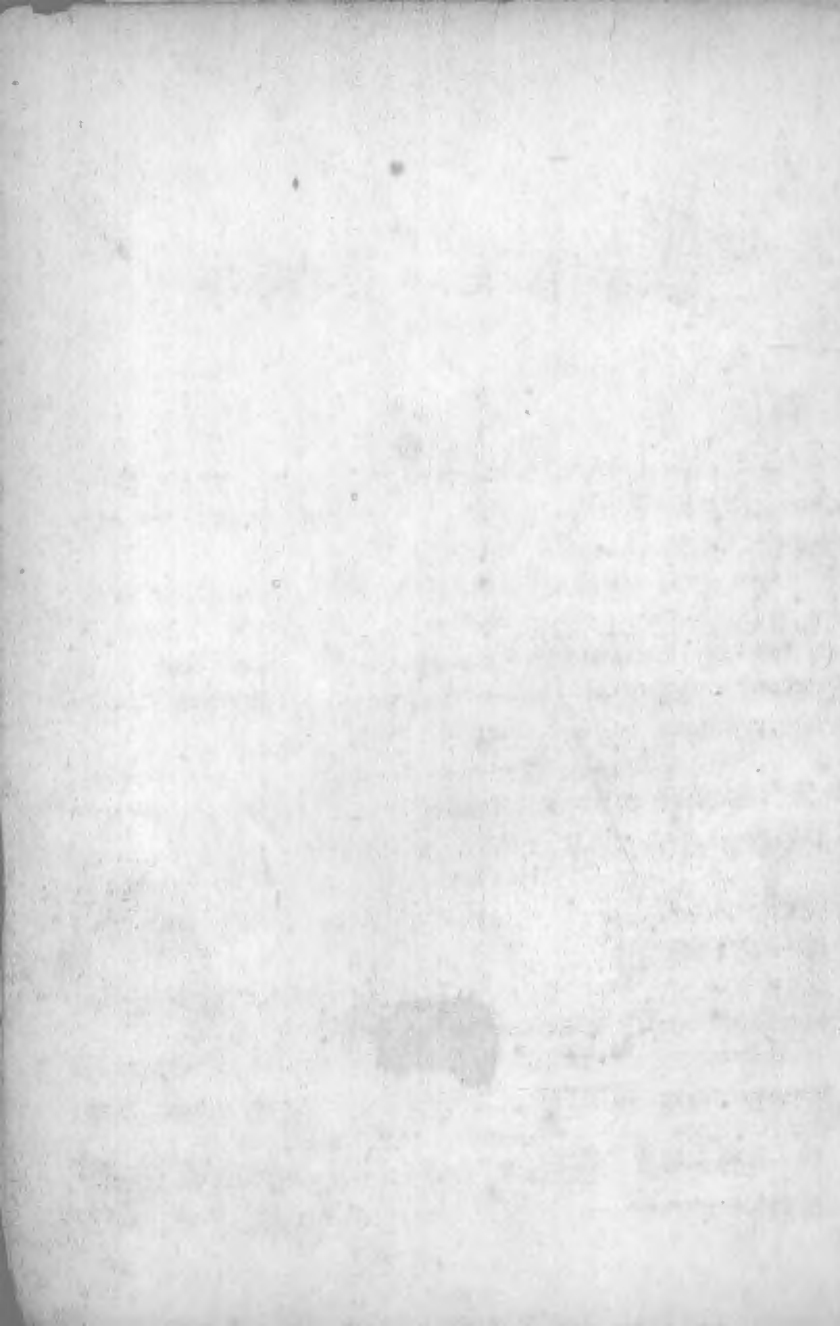
(3000冊)

## 目 錄

馬克西姆·高爾基(傳記).....	3
馬加爾·朱德拉.....(林 陵譯).....	21
伊席吉爾婆婆.....(白 寒譯).....	35
汗和他的兒子.....(戈若年譯).....	58
少女和死神(童話詩).....(林 陵譯).....	65
切爾卡斯.....(水 夫譯).....	75
有一次，在秋天.....(林 陵譯).....	113
筏上.....(水 夫譯).....	123
草原上.....(白 寒譯).....	138
葉密良·皮萊.....(水 夫譯).....	153
祖父阿爾希帕與廖恩卡.....(水 夫譯).....	167
鮑列司.....(磊 然譯).....	197

## 目 錄

馬克西姆·高爾基(傳記).....	3
馬加爾·朱德拉.....(林 陵譯).....	21
伊席吉爾婆婆.....(白 寒譯).....	35
汗和他的兒子.....(戈若年譯).....	58
少女和死神(童話詩).....(林 陵譯).....	65
切爾卡斯.....(水 夫譯).....	75
有一次，在秋天.....(林 陵譯).....	113
棧上.....(水 夫譯).....	123
草原上.....(白 寒譯).....	138
葉塞良·皮萊.....(水 夫譯).....	153
祖父阿爾希帕與廖恩卡.....(水 夫譯).....	167
並列司.....(磊 然譯).....	197



# 馬克西姆·高爾基

## 傳記

我們一代的最偉大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畢斯柯夫）以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舊曆二十八日）生於現在改稱為高爾基城的尼士尼·諾夫戈羅德。

這位作家的父親馬克西姆·沙夫伐季亦維赤·畢斯柯夫是一個細作木匠。他娶一個染坊主人的女兒華爾華拉·華西麗亦夫娜·卡西林娜為妻，她是違反她父親的意志，因為父親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窮人。馬克西姆·沙夫伐季亦維赤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不久他就獲得阿斯特拉罕輪船賬房經理的位子，便帶着家眷搬到那裏去。

一八七二年小阿廖沙<sup>⊖</sup>患虎列拉。父親看護他，但自己傳染上而去世了。華爾華拉·華西麗葉夫娜只得帶着四歲的兒子回到尼士尼，到阿廖沙的外祖父華西里·伊凡諾維赤·卡西林那裏去。

在外祖父家裏開始了新的，可怕的生活。由於金錢而起的敵視，野蠻的毆打，欺侮弱小的人，對於兒童無意識的殘忍——這一切，阿廖沙都在這裏見到了。

在這孩子生活中的一縷光明是外祖母：她對於人和對於自然的愛，她神奇的故事和歌唱在這作家的記憶裏永久存留下來了。

當阿廖沙滿了六歲的時候，外祖父開始教他斯拉夫字母。這孩子九歲時被送進初級小學；他在那裏讀書讀了一冬，獲得獎狀，但是「由於貧窮並沒有讀完」課程。他的全部學校攻讀就以此為止。

外祖父的物質狀況愈來愈壞。他變得很吝嗇，認為阿廖沙已到應該

⊖ 即阿列克賽的愛稱。



厨子史木萊教小高爾基讀書  
(傑赫佳廖夫畫)



自己去給自己賺飯吃的時候了。於是十歲的孩子便被送到「人間」去了。

在「人間」的生活是以皮鞋店當「學徒」開始的；依照老闆的命令，阿廖沙必須「像石像似的站在門口」，在店裏幫忙，做傭人的職務。不久他燙傷了自己的手便回到外祖父家。等手好了，外祖父又把外孫送給外祖母的親戚，一個打樣師去當「學徒」。本來在這裏是學打圖樣的，但却得執行一切家庭的事務。阿廖沙逃走了，在伏爾加河輪船「陀勃萊」號上弄到一個下級的洗碗工做做。

他的上司是廚子史木萊，是一個粗壯而樣子難看的人，是一個極愛看書的人。他會促使這孩子相信書本的偉大意義，並且愛書本。爲了這個，高爾基一生都是感謝史木萊的，並且把他稱爲他的第一位教師。

秋天，阿廖沙被不公平地非難有偷竊之罪，被開除了。

阿廖沙回到了外祖父那裏，先是靠捕捉鳥雀賺錢。他很喜歡這一套：觀察森林及其居住者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冬天來了，外祖父又把外孫領到打樣師那裏去。

爲了喜愛看書，這位未來的作家竟得受許多痛苦。主人們認爲書本是有礙工作的，既無聊又有毒的娛樂。

有一次阿廖沙被打得很利害，竟要把他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但阿廖沙情願不去控告主人，藉以換取在工餘之暇讀書的權利。

現在他已經開始瞭解，有些書是歪曲生活的，另外一些書是「正確的」，這種書裏寫出「神奇地活生生的」人。書本給這孩子展開了新的世界，顯示出生活是多麼廣闊，教人要堅強，激發出一種願望「把自己獻給某種重要的、偉大的事業」。

阿廖沙離開了打樣師。他又去做輪船上的洗碗工，神像店的小販，神像繪製工場的學徒，尼席戈羅德市場建築的小工頭，市場戲院的場記。他到處隨身帶着一本書，把所讀過的書籍的內容講給勞動的同伴們聽，出聲地讀給他們聽，他看出，這些人對於書的態度和主人們不同。

阿廖沙做着小工頭，住在包工工人的中間，幾小時幾小時地和他們談話，觀察他們怎樣受剝削，其中大多數怎樣漸漸地耽於酒，變成赤腳的化子。

「這一切都是被生活打下來的人，但是似乎，他們也創造了自己的生活，與主人們無關的和快樂的生活。一無牽掛的，勇敢的他們使我想起外祖父所講的關於很容易地就變成強盜的紳夫們的故事。」

但是無論阿列克賽怎樣喜歡赤脚的化子，他總看出並且覺出這是不愛勞動和不願意做工的人，這力量只能毀壞而不能創造新的。

這幾年在作家的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的年份。做化子呢還是做主人——或此或彼這位少年都是覺得同樣可怕的，他總是時常想道：「應該叫自己做些什麼事情才行，否則要毀了的……」但是所讀過的書在他心裏激起一種力量，促使他自衛，「咬緊牙齒，握緊拳頭」，覺得，他「要好好的踢全地球一脚，」感悟人們去愛「別一種生活——美麗的，奮發的，公正的，」他違反了推他去做化子的命運，一八八四年秋天，他懷着求學的決心到喀山去了。

大學——是十六歲的阿列克賽·畢斯柯夫專心想去的地方。在他的想像中大學是學問的聖殿，學問一定會使貧窮和愚昧做個結束，幫助人們「做成地上一切力量的主宰，有利於生活地，爲了人類幸福地支配這一切力量。」

## 在 人 間

這位少年並沒有能夠入學讀書。他整天地在喀山城裏奔跑，找些隨便什麼工作做做，在下雨的日子坐在半破壞的房子的地窖裏，「那是喪家之犬居住和死去的地方」。

爲了不要餓死，阿列克賽走到伏爾加河的碼頭上去，在那裏一天可以賺到十五到二十個戈貝。在這地方他又碰到赤脚的人了。

但是就在這時候他又遇見了既不屬於主人的世界，也不屬於光脚人世界的人們，他認識了後來因散發傳單而被捕的一個革命黨人的中學生額里。普列特遜夫，並且和他住在一起。他們住在叫做「馬魯索夫卡」的住着城市貧民的半破壞的大房子裏。空閒的時候阿列克賽在「馬魯索夫卡」的過道上躑躅，張望所有的角落。他看見了悲哀，貧窮，疾病，絕望——這一切他早就熟識了。但是有一次他聽見，有幾個「馬魯索夫

卡」的居民爲了企圖設立祕密的印刷所而被捕——這對於他倒是新鮮的。

不久阿列克賽認識了安得列·傑林柯夫——雜貨店老闆，在這雜貨店的貨房裏有一個祕密的圖書室，是喀山青年好幾年來所搜藏的。在傑林柯夫的住宅裏經常聚集着前進的青年，爭論，喧嘩，以新的感情和思想激動阿列克賽。

一八八五年的深秋他進入商人謝妙諾夫的麵包作場。這位未來作家在他自己的時代見過許多老闆，但是謝妙諾夫是其中最可怕的一個。他非但殘酷地剝削他手下的人，並且還愚弄他們。

阿列克賽立刻明白，麵包工人是多麼不幸，這批被虐待和被驚嚇的人。他竭力使他們娛樂，高興，用他的故事去點綴他們可怕的生活。

這時俄國全境正遍傳着發生於一八八五年奧利霍夫·樹亦夫城莫羅淑夫工廠的罷工的消息。阿列克賽在工人的這一行動的印象之下企圖在麵包作坊裏組織罷工。他做這事所遭遇的失敗使他瞭解，只有在真正懂得爲什麼和怎樣去鬥爭的人們去鬥爭的時候，工人對自己主人的鬥爭才能够順利。過了許多年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寫道：「喀山的麵包作坊老闆教我的馬克思主義比書本好而且多。」

一八八七年春天阿列克賽開始在陀林柯夫的麵包工場做麵包烘培師的下手，從工場所得的收入要用去幫助前進青年。他一得到空閒的機會便讀書，和鄰近的工人談話。在城內開始捕人的時候，他保藏了印刷機。

一八八七年八月這位未來的作家認識了一位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佛陀歌亦夫，不久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也加入這人的小組。阿列克賽立刻看出，佛陀歌亦夫和到陀林柯夫家去的青年不同。這種青年說明了很多事情；在佛陀歌亦夫身上立刻覺察出一個行動的人來。和佛陀歌亦夫接近，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並沒有能够成功。一八八八年三月他跟了一個從亞庫特斯科的放逐中回來的革命者米海爾·安東諾維赤·羅馬斯到克拉斯諾維陀伏村去。羅馬斯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

在羅馬斯的影響之下，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心中出現了一個到本國各處各地去考察本國人民生活的打算。

他和往常一樣竭力「對於一切不是側視着而是面對着」，於是在一八八八年秋天出發去作第一次流浪。他二十歲，他身高，瘦削，稍微有些駝背，但是闊肩，有力。他穿着釘有釘子的行路靴；肩上背着書囊，手裏拿着一根多節的棍子。他循着大路，草原，許多河流的河岸走着，他穿過森林，下降到山谷裏，攀登到山頂上，一直往前，往前。

他看到人民的苦難。看見餓得發腫的逃難農民，他們的子女要求一塊麵包。看見被自己的丈夫當衆毆打的女人。看見煤油田裏和採鹽區裏非人的艱苦的勞動條件。聽見伐拉斯少女在她未婚夫被兇殺之後發了瘋所唱的悲哀之歌。看見住在黑暗污穢的地窖裏的沒有腳的殘廢孩子，幻想着一生中即使只有一次到「清潔的田野裏去」也是好的。在他的面前展開了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他的英明，奮發，顯明的才能。他看見，人們怎樣在歌唱中傾注出自己的哀怨，用故事來安慰自己，在跳舞中舒展自己的肌肉。他聽見民間的音樂家，說故事家，歌唱家，哭喪者。他聽到俄羅斯的，烏克蘭的，羅馬尼亞的，韃靼的，波斯的歌曲，他看到一切人民都是同樣咒咀自己的壓迫者，同樣幻想着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使這位無家可歸的藍眼睛的少年變成一個偉大作家和革命報信者的那些語言，那種憤怒，那種愛情，那些勇氣在他的心裏成熟了。於是他就開始寫作了。

他不能不寫：他一定要講述俄羅斯人民，講述他的苦難；他一定要宣揚他的才能，奮發，他對壓迫者鬥爭的願心。

一八八九年春天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回到尼士尼，住在曾經參加過喀山小組的索莫夫家裏。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二日從彼得堡來了一條逮捕索莫夫的命令：宅內進行搜查，這時下工回來的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受到詢問，據憲兵報告，在詢問的時候，他自持「極度頑強」。

結果他被捕，被送進尼士尼戈羅德監獄。

這時在喀山破獲由佛陀歇夫為首的小組。憲兵竭力想把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拖進組織地下馬克思主義印刷所的案件，但是因為沒有證據，不得不把他釋放。

從這時開始，對於這位未來的作家便確立了秘密的監視。警察局裏成立了一個「尼士尼戈羅德小市民阿列克賽·畢斯柯夫的案卷」。這引

起監視，追究，監獄，愚弄，誹謗相繼而來的卑鄙的「案卷」一直存在到一九一七年。

一八九一年四月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又離開尼士尼。他經過頓河草原，烏克蘭原野，諾伏羅西亞，要給自己解決一個問題：「人們是怎樣生活的」。

他走着，覺得全國都在集聚着號召破壞現存秩序的强大力量，人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長着。

## 創作的開始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來到第富利斯。第一夜他是在警察所裏渡過的。所以進去，和往常一樣，是爲了抱不平。他在那裏開始他文學工作的城市便是這樣迎接他的。

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在第富利斯和有革命情緒的工人接近起來了。他在青年學生和工人積極份子中間進行宣傳，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工人通訊，在空閒的時候，就是在夜裏，則寫些詩。他認識了革命者亞力山大·密福其亦維赤·卡柳士納。

過了許多年，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寫信給卡柳士納說：「你是第一個真正人樣地待我的人……我說，你是第一個促使我嚴肅注視自己的人。我應當感謝你的推動，我誠實地爲俄羅斯藝術服務已經三十多年了。」

在卡柳士納親暱鼓勵的影響之下，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於一八九二年夏季整理了在流浪時他所聽見過的民間傳說之一，寫成一篇描寫驕傲，勇敢人們的短篇小說「馬卡爾·周達」。這篇小說他署名「馬克西姆·高爾基」。高爾基的文學生涯就這樣開始了。從一八九二年秋天起，高爾基住在尼士尼，在報館裏工作，經受着艱苦的貧乏。

柯羅林柯對於這位初學的作家頗爲關心。高爾基永久記得他的忠告，指點和實際的幫助，他說，他應該感謝的正就是柯羅林柯，爲了使他踏進偉大的文學。

一八九五年在柯羅林柯的協助之下，在一份有勢力的大雜誌上登載



高爾基寫作第一篇小說『馬卡爾·周達』

了高爾基的短篇小說「切爾卡斯」，這篇小說立刻把這位青年作家推進俄羅斯文學的最前列。

柯羅林柯看見高爾基在尼士尼的生活很艱苦，便幫助他在「沙馬拉報」做記者。

登載在「沙馬拉報」上的高爾基的文章，檢查處百般作難，因為這

些文章的作者激烈地暴露剝削者老闆，爲沙馬拉的貧民辯護。

在沙馬拉報上登載了一篇「鷹之歌」。從這內地報紙的篇幅上喊起了革命的如火如荼的預言。

列寧組織「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之最初萌芽」的「解放工人階級的鬥爭同盟」的同時，高爾基則用藝術的文字號召人民鬥爭。

高爾基在他這時期的作品中寫述他在俄國各地流浪的年代所看見的事情，寫述使他痛苦和激動的事情，寫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活怎樣使人畸形化和殘廢。

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他的三卷「素描和短篇小說」單行本。「素描」的出現對於加強這些年份的革命情緒起有很大的作用。高爾基立刻成爲最被愛護和愛讀的作者之一。

一九〇一年所進行的調查證明，中學校學生最喜愛的作家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

在這些年份高爾基的作品開始譯成外國文。國外開始出現高爾基的著作和文章。

這位作家聲譽的提高引起沙皇政府方面迫害的加強。高爾基又重新被捕，押解到第富利斯去。

作家在監獄裏所經過的每一小時在他的心裏鞏固戰士的力量，使他以倍蓰的力量去爲新生活而鬥爭。

這是在一八八九年，就是史大林同志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第富利斯組織的時候。

## 爲革命服務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國外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出版了第一號「火花報」。「火花報」是全俄羅斯秘密的馬克斯主義報紙，這報紙必須「把分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團結和相互聯繫成一個政黨」。在這報紙的標題之下印着「從火花燃燒成火焰」。過了兩個月高爾基寫成「海燕歌」，這歌的號召「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以革命的火焰燃燒了人心。從這時起高爾基便開始被稱爲「俄國革命的海燕」。

爲了抗議一九〇一年彼得堡毆打示威的人，高爾基被捕和被放逐到內地偏僻的阿爾沙馬斯城。迫害這位被愛護的作家引起知識界優秀部份的抗議。由於加劇的肺結核的進程，准許他遷居到克里米亞去，在遷到克里米亞的時候，警察逐散聚着歡迎他的青年。在尼士尼城爲這位作家所舉行的歡送會中，唱革命歌，散發革命傳單。這是



高爾基與列寧

列寧在「火花報」上指出的。

在克里米亞高爾基和極爲珍視他澎湃才能的柴霍夫與列夫·托爾斯泰接近。

靠了柴霍夫，高爾基認識了剛組成不久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的青年同人。高爾基寫道：「不愛它——不可能，不爲它工作——是罪過」。爲藝術劇院高爾基創作了他最初的劇本：「小市民」和「在底層」。

一九〇二年

高爾基被選爲學術院名譽會員。經尼古拉二世要求，這選舉被取消。這引起俄國知識界優秀部份的激憤。柴霍夫和柯羅林柯且拒絕名譽會員的稱號以示抗議。

沙皇對於高爾基的恐懼是十分有根據的：因爲就在一九〇二年「火花報」論到高爾基，說他是反對專制的戰士，是最有才能的革命作家。在高爾基劇本「底層」演出的時候，一個劇中人物的話「人！這好極了！這說起來……都驕矜！人！應該尊重人！」引起觀衆的采聲如雷。

雖受各種的迫害，但高爾基仍繼續走着列寧的路程。

高爾基的第二個步驟是干涉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野蠻槍殺工人的案



子。

事件之後的第二天，彼得堡公共圖書館的讀者之一突然站起來，向閱覽室裏在座的人作如火如荼的反政府的演說。這便是高爾基。一月十一日高爾基被捕，被監禁在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古堡裏。沙皇政府預備把高爾基在監獄裏腐爛而死，但是俄國和全世界的先進知識份子要求釋放他。在社會輿論的壓迫之下，高爾基在一個月之後被釋放。

一月九日之後工人的革命鬥爭採取了更尖銳的政治性質。這鬥爭的積極參加者之一便是高爾基。在彼得堡的工人大會席上時常看到他高大的身形。

一九〇五年十月高爾基組織第一份布爾雪維克的秘密報紙「新生活報」，從第六號起該報的編輯便是由國外回來的列寧。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高爾基和列寧舉行第一次會見。

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暴動的時候，高爾基積極幫助布爾雪維克。

十二月暴動失敗之後，爲了逃避逮捕，高爾基受了黨的囑託到美國去——組織革命經費的募款。他在紐約羣衆會議席上演說，號召援助俄羅斯革命，發表宣言，要求借借款給沙皇政府。

一九〇六年他在美國寫成長篇小說「母親」。「我們會勝利，工人們！」這樣的字句從書頁上向全世界威脅地震響。譯成許多外國文的長篇小說「母親」立刻成爲全世界勞動者案頭必備的書。

一九〇七年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第五屆大會席上高爾基遇見列寧，列寧立刻和他談起長篇「母親」。「這本書是需要的，許多工人參加革命運動是不自覺地，盲目地，現在他們讀了「母親」對於自己有很大的益處。是一本很合時的書。」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給這篇作品的評價是這樣。

高爾基沒有能够回俄國。他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島上住下。高爾基住在那裏仔細地觀察他周圍的生活。在意大利，也像在各處一樣，首先使他發生興趣的是人們。

高爾基聽一個工人講辛姆潑龍隧道的故事，觀察熱內亞的工人，爲了幫助鬥爭的同伴把帕爾馬罷工工人的子女收容在自己家裏。他創作了「意大利的故事」，這些故事像凱旋歌似的奏響，讚美普通的工人，小

人物，「當他要工作的時候，就是無敵的力量」，讚美他反對主人們的鬥爭。

高爾基在卡普里的時候是他和列寧完全接近起來的時期。

密切的友誼聯繫了這兩位偉大的人物。

列寧經常地指出高爾基在羣衆的革命培養事業上的非常意義。他在一封寫給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的信裏說：「你用你藝術家的才能給俄國——並且不僅是一個俄國——的工人運動帶來這樣巨大的益處……」列寧在一九一〇年斷定說：「高爾基無疑是無產階級文藝最巨大的代表，他已經爲它做了很多，並且還能夠做得很多。」

列寧對於高爾基的關係是布爾雪維克關心人的真正模範。

列寧之於高爾基，在列寧方面說，是一代最偉大的人，是導師，是領袖，「是生之意志的，是無畏與理智的最偉大的表現者之一」。

在這些年份高爾基寫成了中篇小說「童年」，「人間」，在這些小說裏描畫出他的充滿着侮辱，貧苦，毆打和不平，同時又是追求知識與真理的童年和少年時期。

一九一三年高爾基獲得回到俄國的可能。

從高爾基跨入俄國國境之後，便對他確立了寸步不離的監視。沙皇政府對於無產階級作家的懼怕隨着革命運動的火焰蔓延的程度而增長。

## 在社會主義國家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高爾基關於新世界，關於自由與快樂勞動的世界的衷心幻想得以實現。

從革命的最初幾天起，高爾基就不倦不怠地從事蘇維埃國家新生活與新文化的建設工作。他說道，不能緩慢，應該遵照列寧的指示，「以人類全部發展所建立的準確文化知識」去武裝生活的新主人。他在自己的周圍集合了俄羅斯學術界的優秀代表人物，在出版局裏工作，竭力設法儘可能出版更多的好「準確的」書籍。

一九二一年高爾基肺結核病的進程尖銳化起來了，循列寧的堅請，他到意大利的卡普里去。



高爾基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沿着他年青時流浪過的路程，再作了一次流行，到處受到人民的歡迎。

但是偉大作家的思想是緊貼着他愛護的祖國。他收到蘇聯各處各地的幾千封信。寫信給他的有藝術家，工人，農民。工人通訊員，初學作家把自己的手稿寄給他看。高爾基回答他們，刪改他們的稿子，竭力用自己的忠告去使他們易於走那他自己曾經走過的艱難的道路，他和從前一樣繼續對於一切「不是側向，而是面向着」，也和從前一樣他是「一切人們的親人」。列寧的死對於高爾基是極大的損失。高爾基悲悼他的偉大導師逝世，寫道：「符拉其米爾·列寧，這世界偉大的，真正的人，——死了。這死亡很痛楚地打擊在凡是知道他的那些人們的心上，很痛楚地」。但是高爾基知道，「他（列寧）理智和意志的繼承者是活着的。活着，並且比任何人，任何時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順利地工作着。」

列寧逝世之後，理智與意志的繼承者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赤·史大林便成為高爾基最親近的朋友。

一九二八年高爾基回到蘇聯。千萬的羣衆在每一個城市的車站上迎接他。

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立刻進入了蘇維埃國家的生活。他經過那他在四十年前步行過的土地，他在路上所經過的每一天都更加明朗地向他顯示，蘇維埃國家是怎樣成長和鞏固了。主要是人們改變了。代替愚昧的，被虐待的，憎視自己勞動的麵包工人，神像畫家，繆夫，僱農的，高爾基現在却見到住在設備完美，享有圖書館，戲院，電影，無線電的工人和農民；高爾基見到了勞動對於他們是光榮，剛毅與英勇之事業的人們。

爲高爾基到哈科夫而舉行的羣衆大會席上，這位偉大的作家說道：「在我沒有待在蘇聯幾年之後在這裏看到我周圍所進行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新的創作精力又燃燒起來了。我老了，我六十多歲了，但是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年輕的人。」

真的，高爾基是不倦不怠的。他對於蘇聯生活的各方面都發生興趣，他所看見的自己祖國的人們對於勞動的新態度給予他最大的歡欣。

高爾基進行廣泛的通信。這通信是這樣廣泛，甚致莫斯科郵局的第六十九分局分出一個特別的派信員爲高爾基服務。

高爾基也收到兒童們大量的信函。

這位戰士作家的創作生涯四十紀念像全國的節日一樣慶祝。政府以列寧勳章獎賞高爾基。作家在那裏渡過他童年的尼士尼·諾夫戈羅德改名爲高爾基城。

史大林祝賀高爾基的紀念人，寫信給他道：「親愛的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衷心地慶賀你，緊緊地握你的手。祝你生命和工作長年百歲，以使一切勞動者歡欣，以使工人階級的敵人懼怕。」

「生活的意義在於爲革命服務」——高爾基用這話來教育蘇維埃人民，年輕的蘇維埃文學。在無數論文學的文章裏，在他所組織的全聯邦蘇維埃作家大會席上的演說中，高爾基說到，「在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的天才所照亮的國家裏，在約瑟夫·史大林的鐵的意志不倦不怠與神奇地工作着的國家裏」生活和鬥爭是歡樂的。他向蘇聯作家提起。他們反映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任務是多麼巨大。他向他們提起，他



一九三四年高爾基在全蘇第一次蘇維埃作家全體大會上致詞。

們表現空前未有的讀者的，本國真正主人的思想，回答他的詢問，責任是多麼偉大。他要求作家仔細地研究人民的創作，對於它的代表者持非常珍愛的態度。

對於出版書籍和雜誌，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放下許多功夫。為幫助年輕的初學作家，他組織了一個「文學學習」雜誌。他認為必須使成長着的一代人去認識蘇維埃人民為自己解放而進行的英勇鬥爭，他從事「內戰史」的編輯。高爾基創辦「我們的成績」和「建設中的蘇聯」等雜誌，表現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

高爾基的作品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幾乎譯成所有各國文字。高爾基在蘇聯有巨大的讀者圈：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二年他的作品用蘇聯六十五種文字出版了四千一百多萬冊。

高爾基無情地和戰爭縱火者作鬥爭。只要國家一號召，高爾基就準備站到保衛祖國的行列裏去，他寫道：「假使戰爭爆發，它反對那我藉其力量生活與工作的階級，那我也加入那一階級的軍隊做一個普通戰鬥員。我加入……因為蘇維埃聯邦工人階級的偉大與正義的事業是我合法的事業，是我的義務。」

高爾基是反法西斯運動的首領。他是偉大人文主義者，是為文化事業而鬥爭的戰士，他號召為平等，自由和獨立而鬥爭。他熾烈地憎惡法西斯蒂狂人的「種族理論」，號召民衆消滅褐色瘟疫。

躲在國內的，施放冷箭的卑鄙的叛徒激起高爾基最尖銳的憎惡。「蘇維埃國家內部還有未被殺盡的敵人，」他寫道，「這是蘇維埃國家外部敵人的忠實朋友和幫兇。」蘇聯優秀人物之一，使人永不遺忘的謝爾蓋·米龍諾維赤·基洛夫被叛徒殺死之後，高爾基寫道：「殺死了一個優秀的人，黨的優秀領袖之一，無產階級的，文化大匠的理想典型。我用整個心靈分擔黨的悲哀，一切誠實工人的悲哀。我不能不說：敵人的成功，不僅說明他的卑鄙性，並且說明我們不充分的警戒性。」

警戒性——這就是高爾基所號召的。他反對蘇維埃祖國敵人的言詞震響着憤怒和蔑視叛徒的聲音。他說：「人是『大自然的花冠』，『說起來都驕矜』，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他可能是壞蛋，暗殺無產階級的領袖的兇手，祖國的叛徒，驚人的偽君子，工人階級的敵人，這也是無

可爭議的，他有這樣的質地，他是應該無情加以消滅的。」愛自己的人民，愛自己的祖國，高爾基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假使敵人不投降，便消滅他」。

## 艱重的損失

「生活的意義在於為革命服務」，這條高爾基生活與創作的口號引起蘇聯一切敵人對他的憎恨。叛徒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幫決定迫使高爾基沉默，因為只有死才能迫使高爾基沉默，所以他們決定殺死他。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高爾基逝世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高爾基生病。全國懷着緊壓的心注意他健康的狀況。高爾基的身體絕望地反抗着，但是敵人所差遣的兇手醫生，假裝醫病而把他害死了。

六月八日高爾基在自己的床前見到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見。

六月十二日高爾基傾聽在這天印成的斯大林憲法草案。「現在在國內……連石塊都唱歌了，」他說，在他的眼中閃耀着歡欣的眼淚，一個能夠等到自己幻想實現的人的幸福的眼淚。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市蘇維埃的大廈上插起了喪旗。這天高爾基死了。

他的言語是蘇維埃國家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迴聲的作家死了，他的名字曾經鼓勵過全世界被壓迫者的人死了。

全國穿上了孝衣。偉大作家，自由的偉大戰士逝世的噩耗傳到世界所有的角落裏。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蘇維埃國家給自己的偉大作家盡最後一次義務。千千萬萬的羣衆湧滿莫斯科的街頭，千百萬的人們懷着激動得要沉下去的心聽着蘇維埃政府元首莫洛托夫的散發在空氣裏的話：「列寧之後高爾基的逝世是我國以及人類最艱重的損失。」

敵人得以把一位作家銳敏的，眷愛的心的跳動停止了，但是並沒有能夠把高爾基寫的每一行字所作的爲自由而鬥爭的如火如荼的號召熄滅掉。

這一號召還在響着，並將永久響着，感應着我們和未來的後裔去爲了人類的幸福對敵人作殊死的鬥爭。



## 馬加爾·朱德拉<sup>①</sup>

從海裏吹來潮濕而寒冷的風，把冲向岸上的浪花的激盪聲和沿岸叢林的蕭颯聲的憂鬱旋律散佈在草原之上。一陣陣的勁風不時隨身捲來鞞皮的黃葉，把它們拋在篝火裏，煽起火焰；環繞着我們的秋夜的黑闇兀自一抖，驚悸地退走，一霎時在左面開朗出一望無際的草原，在右面——無邊無涯的大海，我的正面——馬加爾·朱德拉，一個老吉伯賽人的身形，他看守他遊浪隊的馬匹，遊浪隊就下帳在離我們五十來步的地方。

風的寒冷掀開他高加索的褂子，暴露出他毛茸茸胸膛，並且無情地擊打它，但他毫不介意，他用美麗的，有力的姿勢半躺着，臉朝着我，整然有序地抽着他的巨大的煙斗，從嘴裏和鼻子裏噴出一球一球的濃煙，一動也不動地把視線越過我的腦袋，眺望那草原裏死沉沉地沉默着的黑暗，嘴不停的和我談着話，並不用一個動作去防禦寒風的猛襲。

「你就這樣走來走去嗎？這很好！你給自己挑選了一個挺好的命運，麼<sup>②</sup>。本來應該這樣：走走看看，看够了，就躺下，死掉，——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懷疑地聽了我對於他所說「本來應該這樣」

① 據俄文原註：這篇小說以一八九二年春天或夏天作於第夫利斯（Тифлис），政治放逐者卡柳士納（А. М. Калюжный）的家裏，有一時期高爾基曾住在他家。藉卡柳士納的幫助，這篇小說於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日發表於第夫利斯的「高加索」報紙上。一八九八年收入「速寫與短篇小說」第一卷。

② 鷹（Сокол），在俄文裏，是對於親切者的一種愛稱。

的反駁，繼續說。「唉！你何必去管這一套？難道你本人不就是生活嗎？別人沒有你在過活着，並且沒有你也會活下去。難道你以為有誰需要你嗎？你既不是麵包又不是棍子，誰也不需要你。

「你說，得學習，得教人嗎？可是你能學會使人幸福嗎？不，你不能够。你先等頭髮白了，再說，應該教人。教什麼呢？無論那一個都知道，他需要什麼。聰明一點的人，有什麼就拿什麼，笨一點的人，便什麼也拿不着，無論那一個人自己都會學習……

「你們的那些人，真可笑。緊擠做一堆，互相擠呀踉呀，看世上的地方，可有多少，」他用一隻手向草原裏廣闊地一揚。「他們老是做着工。爲什麼？爲了誰？誰都不知道。你就看一個耕地的人吧，你想想看：他把自己的精力一滴滴的隨着汗珠消耗在地裏，然後他又躺到地裏，在地裏爛掉。他身上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他從自己的田裏什麼也看不到，便像傻瓜似的死了，正像他生下那樣。

「他怎麼，生下來是爲了挖挖泥土，甚至於還沒有來得及自己給自己把墳墓挖好，便又要去死了，還是怎的？他知道自由嗎？草原的遼闊懂得嗎？草原之浪的說話使他的心快活嗎？唉！他一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一輩子是奴隸，就是這樣罷了！他能把自己怎麼辦呢？假使稍爲聰明一些，也不過自己害自己罷了。

「可是我呢，你看，在五十八年裏頭，見了多少世事，若是都給寫在紙上，那末像你帶的那樣的行囊，就有一千個你也裝不下。啊，你說，我什麼地方沒有到過？你就說不出來。我到過的那些地方，你就連知道也不知道。就應該這樣生活：走啊，走啊——就是這樣罷了，別長久地待在一個地方——那有什麼意思呢？就得像白天和黑夜似的永久跑着，繞着地球互相追着，你也得這樣逃開生活的思慮，爲了不要厭倦了生活。你若是深思一下，就會厭倦生活，事情總是這樣的。我也有過這樣的事情。唉！有過，麼。

「我坐過監牢，在加利慶<sup>②</sup>。我爲什麼活在世上呢？——我寂寞得心裏想道，——監牢裏真寂寞啊，麼，唉，多麼寂寞啊！苦悶抓住了我的心，我從窗戶裏往田野裏一看，苦悶像箱子似的夾住了心，並且緊夾

② 在烏克蘭。

起來。誰能說得出，他是爲什麼生活的呢？誰都說不出，應！也用不着把這來問自己。活下去，就是這樣罷了。你只要在自己周圍走動一下，並且看一下，那苦悶就永久不會來抓你了。我那時幾乎要用帶子縊死自己，啊！

「嘿！我會和一個人談過。是一個很嚴肅的人，是你們俄國人。他說，應該生活得不像你自己所要的那樣，而要像聖經裏所說的那樣。你若服從上帝，你向他懇求什麼，他就給你什麼。而他自己呢，破衣落索的渾身是痛癢。我就對他說，讓他去懇求上帝給自己弄一套新衣服穿穿。他大發雷霆，罵着，把我攆走。可是他以前說過，應該寬恕人，並且愛人。即使我的話傷了他的心，他也得寬恕我啊。也算是個教師！他們教別人少吃些，可是他們自己却一天一夜要吃個十頓。」

他向篝火唾了一口，沉默着，重新裝煙斗。風聲如泣如訴地和低低地悲鳴着，馬羣在黑暗中長嘶着，從帳幕裏飄來柔和而熱情的抒情的歌聲。這是馬加爾的女兒，美女儂卡唱的。我熟悉她那圓渾的胸間音色的聲音，——無論是她唱歌，或是說「你好啊」，總是那樣十分幽怨和有所要求地震響着的聲音。在她那淺黑色的沒有光澤的臉上，凝着女玉的傲慢，在那雙似乎被一種陰影敷罩着的深褐色的眼睛裏閃現着她猿麗之魔力的自覺和除她自己之外對於一切的蔑視。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抽吧！姑娘唱得好嗎？諾，諾！你要這樣的姑娘愛上你嗎？不好！本來應該這樣——不要相信姑娘，要離她們遠一些。雖然吻姑娘比抽我的煙斗更好更愉快，可是吻了她之後，你心裏的自由便死掉了。她憑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把你束縛在她身上，掙又掙不脫，於是你便把整個靈魂都交給她！對吧！要當心姑娘！她們總是撒謊的！她說，我愛你勝於世界上的一切，可是，哼，你把別針刺她一下，她就要把你的心都扯碎。我知道的！唉，我知道多少啊！噯，應，你要不要我來講個故事呢？你得記住這故事，你若記住了，你一輩子就可以做一隻自由的小鳥。

「世界上曾經有個左拔兒，一個年輕的吉伯賽人，洛伊哥·左拔兒。整個匈牙利和捷克，以至於斯拉夫尼亞，以至於大海週圍的各國，都知道他，——是個勇敢的小夥子！在那些地方，沒有一個村子裏沒有五個十個居民不對天發誓要殺死洛伊哥，可是他還是照樣活着，他若是看上了一匹馬，就使派一團兵去看守那匹馬，反正左拔兒總會騎着牠去奔跑的！哼，難道他怕誰嗎？就是魔王領着他全班人馬到他跟前，那他即使不拿刀去戳他，大概也得一個個地奉送狠狠地罵一頓，把小鬼們的嘴臉一脚——這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所有的遊浪隊也都認識他或是聽到過他。他就喜歡馬，別的什麼也不喜歡，就連馬也喜歡不長——騎騎就給賣掉了，而錢呢，誰要誰就拿去。他沒有私心，你要他的心，他自己就會把心從胸膛裏挖出來交給你，只要於你是有好處的。你看他是怎樣一個人，麼！

「那時我們的遊浪隊在布哥維納遊浪，——這是十年前的事情。有一次春天的夜裏，我們坐着的有：我，曾經和柯蘇特一同打過仗的兵士達尼洛，還有老奴爾，還有別的人，還有達尼洛的女兒拉達。

「你認識我的儂卡吧？少女之王啊！哼，可是不能把拉達來和牠比——那太抬舉儂卡了！關於她，關於這位拉達，你簡直沒有話可以形容。也許，可以把她的美麗在提琴上奏出來，但是也要那個精熟這提琴，正像他熟悉自己靈魂那樣的人才能奏得出。

「她吊乾了許多少年人的心，呵，許許多多！在莫拉娃河那裏有個大貴族，上了年紀的，有額髮的人，一看見了她簡直呆住了。他坐在馬上，看着，像發熱病似的抖着。他像鬼過節似的打扮得很漂亮，酋長衣上繡着金綫，腰裏的一把劍，馬蹄子稍為一動，就像閃電似的發亮……這把劍全都鑲着寶石，帽子上是淡藍色的天鵝絨，就像一小塊天似的，是一位了不起的老貴人！看着，看着，然後對拉達說：「噯，吻我一下

『我給一袋錢！』她却轉身到旁邊去，僅僅這樣罷了！『對不住，假使得罪了你，就請你親睜些看一眼吧，』那老貴族立刻降低了身份，把錢袋拋在她的腳前——是一個很大的錢袋，老弟！可是她好像滿不在乎地把錢袋用腳踢到污水裏去，噯，就是這麼樣。

『「唉嘿，姑娘！」他嘆息一聲，然後馬上加鞭——只見塵土像烏雲似地昇起。

『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像雷聲似的向帳幕高叫。達尼洛走出來。『把女兒賣給我吧，你要什麼就拿什麼！』而達尼洛却對他說：『只有貴族才把一切都出賣，從自己的豬仔一直到良心，我和柯蘇特打過仗，我什麼買賣也不做！』那人咆哮起來，並且去抽寶劍，我們中間有個人把燒着的火絨塞進馬的耳朵，馬便載着那漢子跑掉了。我們也就拔帳出發。我們走了一天，到第二天，我們一看——他追來了！他說：『噯，喂，當上帝和你們的面賭咒，我的良心是乾淨的，把姑娘給我做妻子吧：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和你們平分，我是非常富有的！』他全身都在發燒，像風中之茅草似的，在鞍子上搖擺着。我們考慮了。

『「噯，女兒，你聽吧！」達尼洛在髭鬚邊低聲地吐出。

『「假使雌鷹肯照自己的意思走進烏鴉的窩巢，她還算得個什麼呢？」拉達反問我們。

『達尼洛笑起來，我們大家也跟着他笑起來了。

『「好極了，小女兒！聽見沒有，貴人？沒有辦法的事情！去找小鶻子吧，牠們要順從些。」於是我們便向前走。」

『而那位貴人，抓起帽子，把它拋在地上，便縱馬跑開，跑得連地都戰抖起來。你看她，拉達是怎樣一個人，鷹！

『是的！有這麼一次，夜裏，我們坐着，我們聽見——音樂在草原上飄過。好音樂！聽了這音樂血管裏的血都沸騰起來了，並且它是在呼喚人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覺得，聽了這音樂我們大家都想需要些什麼東西，得到了這東西之後，就連生活都不要生活了，或者，假使要生活的话——也得做全地之王，鷹！

『有一匹馬從黑暗中浮雕出來，馬上騎着一個人，奏着音樂，走到我們跟前來。在篝火旁邊停止。不再奏樂，微笑地注視我們，

「『呀，左拔兒，這原來是你！』達尼洛高興地向他喊了起來。真是他，洛伊哥·左拔兒。」

「鬍鬚垂到肩上，和一球一球的捲髮混在一塊，眼睛像明亮的星星似的燃燒着，而微笑呢——可以對天發誓，簡直是整個太陽！好像他連人帶馬是用一塊鐵鑄成的。他站着，耀着篝火的光，像全身浸在血裏一樣，他閃耀着牙齒在笑呢！哎，即使他不跟我說一句話或是簡直沒有發覺我也活在陽世，我也會愛他的，否則我才該咒詛呢！

「啊，鷹，竟有這樣的人！他向你的眼睛一瞟，他就俘去你的靈魂，你一點也不覺得這是羞恥的，你還覺得自豪呢。和這樣的人在一起，連你自己也會顯得更加美好。朋友，這樣的人是少有的！唔，既然少，就讓他少吧。假使世上有許多好東西，那末就不把它算做是好東西了。是吧！你再往下聽吧。」

「拉達也說：『洛伊哥，你奏得好呀！這是誰給你做的這樣響亮和敏銳的提琴？』那一位却笑道：『我自己做的！它並不是用木頭做成的，而是用我所深愛的一位年輕姑娘的胸膛做的，而弦子是我用她的心弦編成的。琴還不太好，可是我會把弓弦怎樣握在手裏！』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兄弟是想一下子就蒙蔽姑娘的眼睛，爲了使它們不要燒着他的心，却讓它們自己爲你罩上一層悲哀，洛伊哥也就是這樣。但是落了空。拉達轉過身去，打一個呵欠，說道：『人們還說左拔兒聰敏呢，——原來是人們胡說！』於是就走開了。」

「『哎，美人，你的牙齒好尖利啊！』洛伊哥的眼睛閃亮一下，從馬上爬下來。『你們好，兄弟們！我是來看你們的！』

「『客人請！』達尼洛回答他說。大家親嘴，談話，躺下睡覺……睡得很甜。到早晨，我們一看，左拔兒頭上蓋着一塊布。怎麼會事？是馬用牠的蹄子碰傷了夢中人。」

「啊，啊，啊！我們明白了這匹馬是誰，便暗自鬍鬚裏微笑起來

，連達尼洛也微笑了。怎麼，難道洛伊哥配不上拉達嗎？哼，沒有的事！姑娘無論怎樣美，她的靈魂總是狹而小的，你即使把一普特<sup>②</sup>黃金掛在她的頸子上，反正一樣，比她本色更好一些，她是辦不到的。啊，別說了！

「我們住在那地方過活，那時我們的事情很好，左拔兒也跟我們在一塊。這真是一個好伴！他像一個上歲數的人，很明白事理，並且什麼都通曉，就連俄文和匈牙利文也懂得。有時候，他要講什麼，——那末你就一輩子也不要睡，只顧聽着他講了！他拉起琴來——假使世上再有什麼人能像左拔兒那樣拉的話，就讓天雷打死我吧！只要他拿弓在弦上一拉——你的心便要發抖了，再拉一次——心聽了，就要陶醉了，他却拉着，微笑着。聽着他，簡直同時又要哭又要笑。好像那時有什麼人在弓弦下面對你悲切地哼着，請求援助，像用刀割你的心似的。像草原向天講故事，講哀傷的故事。像少女哭着，送別着心愛的情郎。像可愛的少年喊少女到草原裏去赴約會。突然之間——嗨！自由奔放的，活潑生動的歌聲像打雷似的響了起來，就連太陽，你看吧，在這歌聲之下，也在天上跳起舞來了。你看，是這個樣子，麼！

「你身體裏的每一根血管都懂得這曲子，你全身心地成爲它的奴隸了。假使那時洛伊哥喊一聲：『伙伴們，拿起刀子來！』那末他無論指那一個人，我們大家便都拿着刀子衝到那個人身上去了。無論什麼事，他都能叫人辦到，大家都喜歡他，深深地愛他，就是一個拉達對這小夥子睜也不睜；假使就是這樣的話，那也就罷了，可是她還要取笑他呢。她狠狠地刺痛了左拔兒的心，狠狠的！洛伊哥把牙齒咬得軋軋地響，揪自己的鬍子，眼睛比無底洞更陰沉地看着，有時候眼睛裏閃出這樣的光來，簡直使人心驚肉跳。夜裏，勇敢的洛伊哥到遼遠的草原裏去，他的提琴在那裏一直嗚咽到天亮，嗚咽着，葬送着左拔兒的意志，我們躺着，聽着，並且想道：怎麼辦呢？我們知道，假使兩塊石頭互相滾撞，它們之間是不容間髮的——必定兩敗俱傷。事情果然是這樣。

「有一次我們大家圍坐在一起，談論事情。談得寂寞起來了。達尼

② 一普特約合中國三十斤。

洛便央求洛伊哥道：「左拔兒，唱隻歌，使我們開開心吧！」那一位把眼光移到拉達身上，拉達在離他不遠的地方臉朝上地躺着在看天，於是他便擦動弦子。提琴果然真像少女之心似的開口說話了！洛伊哥唱道：

海荷！胸中烈火燃燒，  
草原多麼闊廣！  
我的駿馬像風樣地奔跑，  
我手多麼堅強！

「拉達支起身子轉過頭來，向唱歌的人的眼睛微笑一下。他像朝霞似的奮發起來了。

海，荷海！喂，我的夥伴！  
縱馬向前奔閃？！  
草原穿着嚴峻的黑暗，  
黎明在把我們候盼！  
海荷！飛去迎接白天。  
昇到山之峯嶺！  
不過不要把那鬣毛  
把月亮姐碰到！

「他就這樣唱！如今誰也不能這樣唱了！可是拉達却一字一字像濾水似的透過牙齒縫說道：

「你就別飛得這樣高吧，洛伊哥，假使你摔下來，當心鼻子陷在泥沼裏，把鬣子弄髒了。」

「洛伊哥像野獸似的朝她看看，什麼也沒有說——這小夥子忍耐着，自願唱道：

海荷！突然白天到來，  
我你却在那酣睡。  
威海！那時我你要在  
恥火之中，燒毀！

「達尼洛說：「這真是好歌！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歌：假使我撒謊的話，就讓魔王把我做他的煙斗吧！」

「老奴爾也摸摸鬣子，聳聳肩膀，左拔兒這隻勇敢的歌，我們大家都正中心懷。就是拉達不喜歡。

「「有一次蚊子摹仿鷹的叫聲，也是這樣嗡嗡的，」她說，就像把



冰雪偶在我們頭上一樣。

「『也許，拉達，你想吃韃子吧？』達尼洛縱身到她跟前，左拔兒把韃子拋在地上，渾身漆黑得像泥土似的，說道：

「『慢點，達尼洛！兇悍的馬是應該套上鋼銜的！你把女兒給我做妻子吧！』

「達尼洛笑道：『好，話說出口了！假使你能夠的話，你就取去吧！』

「『好』，洛伊哥說，於是便對拉達說：

「『喂，姑娘，請稍為聽我說幾句，別傲慢！我看見過你們很多的姊妹，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像你這樣打動我的心。啊，拉達，你俘去了我的靈魂！怎麼辦呢？該怎麼樣，就得怎麼樣，……並且世上也沒有這樣的馬，可以騎了牠逃開自己的心意！我當着上帝，我自己的名譽，你的父親和所有這些人的面，求你做妻子。但是，當心，我的意思是不能違抗的，我仍舊是一個自由的人，我要怎樣我就怎樣生活！

』於是他走近她身前，緊咬着牙齒，閃亮着眼睛。我們看着，他伸手給她，——我們想，拉達就要把轡頭套在草原野馬的頭上了！突然我們看見，他雙手一揚，後腦着地地摔倒了！

「什麼怪事！正像一顆子彈打中這少年的心。原來是拉達用皮鞭子一抽，繞在他的腳上，並且向自己身跟前一拉，所以洛伊哥就摔倒了。

「那姑娘又重新躺着，一聲不響地，只是默默地好笑。我們看着，要發生什麼事情，洛伊哥坐在地上，用雙手緊抱着腦袋，好像怕他的頭會破裂似的。後來他靜靜地站起來，對誰也不睜一眼地走到草原裏去。奴爾向我咬耳朵：『去看住他！』於是我便在夜色蒼茫中在草原裏跟在左拔兒後面爬着。就是這樣，噫！」

馬加爾敲出煙斗裏的灰，又重新裝煙。我把外套裹裹得緊些，躺着，看着他的年老的，由於日晒風吹而黧黑的臉。他嚴峻而又嚴厲地搖着頭，自言自語地喃喃着：灰白的鬍子飄動着，風把他頭上的頭髮梳掃着。他像一株多年的樺樹，雖然被閃電燒焦了，但是還很粗壯，結實，以

自己的有力而自矜。海和岸仍舊私語着，風也仍舊把海的私語送到草原上來。儂卡已經不唱了，聚集在天上的烏雲使秋夜顯得更黑暗了。

「洛伊哥一步一步地走着，低垂着頭，雙手像鞭子似地放下着，走到溪邊的峽谷裏，坐在石頭上，嘆息着。他是這樣嘆息，甚至我的心憐憫得被血灌滿了，但是我仍舊沒有走到他跟前。勸說是無助於悲哀的——對不對？！諾，諾！他坐了一個鐘頭，坐了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風息不動地坐着。

「我躺在不遠的地方。是一個亮星夜，月亮把銀光灑在整個草原上，遠處什麼都看得出。

「突然我看見：拉達從帳幕裏急急地走來。

「我高興起來了……「啊，好極了！」我心裏想道，「勇敢的姑娘拉達」！她走到他跟前了，但是他沒有聽見。她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洛伊哥抖了一下，他放開雙手，抬起頭來。他跳了起來，拔出了刀！我想，呀，他要殺死這姑娘了，我已經跑到他跟前去，要向帳幕呼救，突然我聽見：

「『放下！否則我便打碎你的腦袋！』

「我看見：拉達手裏有一把手槍，她正瞄準着左拔兒的額。真是魔鬼姑娘！我想，啊，他們現在勢均力敵了，往後要怎樣呢？

「『聽我說！』拉達把手槍插進腰帶裏，對左拔兒說道：『我不是來殺你，而是來講和的，把刀扔掉！』

「那一個就扔掉，兇狠地望着她的眼睛。這真奇怪，老弟！他們兩人站着，像野獸似地互相看着，他們倆是這樣好，這樣勇敢的人。只有明朗的月亮和我看着他們——就這樣罷了。

「『喂，聽我說，洛伊哥：我愛你！』拉達說。那一個只是用肩膀動了一下，好似乎和脚都綁着。

「『我曾經見過不少少年，但是在靈魂和臉龐方面，你比他們要勇敢和漂亮。他們中間的每一個，只要我瞧他一眼，就會剃光自己的鬍子，假使我要的話，他們便都會跪在我的腳下。那有什麼意思呢？他們本來就不怎麼太勇敢，我怎能再把他們都弄得兒女氣呢！勇敢的吉伯賽人

體上利得太少了，太少了，洛伊哥。我從來沒有愛過什麼人，洛伊哥，可是我愛你。並且我還愛自由！洛伊哥，我愛自由，比愛你更甚。沒有你我就不能生活，正像沒有你也不能生活一樣。所以我要你，無論是靈魂，無論是身體，都是我的，聽見沒有？」那一個笑起來了。

「我聽見了！聽你說話，心是愉快的！那末，再說下去啊！」

「你聽，還有什麼，洛伊哥：不管你怎樣迴避，我總要征服你，反正你總歸是我的。所以你不要把時間白白地浪費——我的親吻和我的愛撫在前面等候你……我將熱烈地吻你，洛伊哥！在我的親吻之下，你將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還有你那使吉伯賽的少年們歡樂的生動而活潑的歌唱，將不再在草原上震響——你將唱愛情的，柔和的歌曲給我，給拉達聽。……所以你不要白白地虛費時間，——我說這話，意思就是說，你明天就要服從我，正像服從一個長輩的少年同伴一樣。你當着全帳幕的人跪在我的腳下，並且吻我的右手——那時我便是你的妻子了。」

「你看這鬼姑娘竟要什麼來了！這簡直聽也沒有聽見過；據老人們講，只有古時候黑山族人<sup>④</sup>才有這樣的事情，而吉伯賽人是從來沒有的！啊，應，你能想出比這更可笑的事情嗎？你就是動一年的腦筋，你也想不出來！」

「洛伊哥閃到一邊去，向整個草原高喊一聲，像胸膛受了傷似的。拉達驚顫一下，但沒有顯露出來。」

「那末，好，明天再見，你明天要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聽見沒有，洛伊哥！」

「聽見了！我一定做」，左拔兒呻吟着，把雙手伸給她。她連回頭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可是他呢，却像被風吹折的一株樹，搖幌着，倒在地上，又哭又笑。

「你看，該死的拉達把這少年折磨到這樣，我費了很大氣力才使他清醒過來。」

「唉喲！什麼魔鬼要人們受這苦呢？誰歡喜聽這人心因悲哀而粉碎的呻吟聲呢？你就想想看！……」

④ 黑山族，一作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

「我回到帳幕裏，把這一切都講給老人們聽。大家考慮了一下，決定等著，看看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事情這樣發生了。晚上，當我們大家都聚集在篝火週圍的時候，洛伊哥也來了。他很心神不安，一夜來瘦得多了，眼睛陷下去了；他垂下眼瞼，並不抬起來地對我們說：

「『伙伴們，聽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夜我看看自己的心，在心裏沒有找到我從前自由生活的地位。那裏只住着拉達——僅僅是拉達而已！就是她，美人拉達，像女王似地微笑着！她愛自己的自由比愛我更甚，但是我愛她比愛我的自由更甚，所以我決定跪倒在拉達的腳下，正像她所吩咐的那樣，好讓大家看見，她的美麗怎樣屈服了勇敢的洛伊哥。左拔兒，而左拔兒在見到她以前，是向來玩弄少女像老鷹玩弄鴨子一樣的。以後她將做我的妻子，並將愛撫和親吻我，所以我已經要不願意再唱歌給你們聽了，我連我的自由也不憐惜了！是這樣嗎，拉達？』他抬起眼睛來，憂傷地看着她。她默默地嚴厲地點點頭，用手指指她的腳。我們看着，一點也不明白。甚至於想要走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只是爲了不要看見洛伊哥。左拔兒怎樣俯伏在一個姑娘的腳前，——即使這姑娘就是拉達。似乎有些羞恥，有些遺憾，有些悲痛。

「『噯！』拉達向左拔兒喊了一聲。

「『啊，你別着急，來得及的，還會嫌討厭呢……』他笑了。像鋼鐵叫鳴一樣，——他笑了。

「『全部的事情就是這樣，伙伴們！還有什麼要說呢？還要說的是，試試看，我的拉達是否有這樣堅強的心，就是她所給我看的那樣。我就來試試看，——請原諒我，兄弟們！』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猜出左拔兒想要做什麼，而拉達已經躺在地上，左拔兒的彎刀插在她的胸膛上，直齊到刀柄。我們都呆住了。

「拉達把刀子拔出來，拋在旁邊，用她的一團黑髮堵在傷口，微笑着，高聲而清楚地說道：

「『別了，洛伊哥！我知道，你要這樣做的！……』她就死了。……」

「你明白這姑娘了吧，鷹?!就讓我永生永世被咒詛，我說，她真是這樣的，魔鬼的姑娘!

「『噢!我來跪在你的脚前了，驕傲的女王!』洛伊哥向整個草原高叫，撲倒在地上，用嘴去貼在死了的拉達的脚上，便昏過去了。我們脫下帽子，默默地站着。

「對於這樣的事情，你有什麼說的，鷹?諾，諾!奴爾說道：『得把他綁起來!』是不會有人舉起手來綁洛伊哥。左拔兒的，誰的手都不會舉起來的，奴爾也知道這一點。他把手一擺，便走到旁邊去了。達尼洛把拉達扔在旁邊的刀拾起來，長久地看着它，灰白的鬍子抖抖擻擻地，在那把刀上，拉達的血還沒有凝結，那把刀是這樣的彎，這樣的尖。後來達尼洛跑到左拔兒跟前，把刀插進他的背，正巧對着胸膛。老兵達尼洛才配做拉達的父親呢!

「『做得好!』洛伊哥轉身對達尼洛，朗聲地說，然後便去追隨拉達了。

「我們看着。拉達躺着，握着一團頭髮的手緊貼住胸口。她一雙張開的眼睛，注視着藍天，她的脚旁橫陳着勇敢的洛伊哥。左拔兒。一珠球的捲髮散落在他的臉上，連他的臉都看不見了。

「我們站着，想着。老達尼洛的鬍子抖動着，他的濃眉緊蹙着。他注視着天，默默無言，而白髮蒼蒼的奴爾却臉朝下地伏在地上哭着，哭得他的老肩一掀一掀地抽搐。

「這是應該一哭的吧，鷹!

「……你走着，但要走你自己的路，別又到旁邊去。一直地走去。也許你就不會白白地毀掉了。完了，鷹!」

馬加爾沉默了，把烟斗藏在兜子裏，把胸口的褂子裹起。雨點一滴一滴的飄下，風勢顯得更緊些了，海含混而憤怒地咆哮着。馬一匹跟着一匹地跑到正在熄滅着的篝火跟前，用大而聰明的眼睛觀看我們，一動也不動地停了下來，像一個緊箍似地圍繞着我們。

「荷，荷，海!」馬加爾親暱的呼喚他們，用手掌拍拍他所心愛的

一匹烏馬的頸項，轉向我說：

「該睡覺了！」然後他連頭往褥子裏一裹，有力地把身子伸直在地上，睡着了。我不想睡覺。我看着草原裏的黑暗，在空中，在我的眼前，浮動着女王似地美麗而驕矜的拉達的身形。她握着一團黑髮的纖手緊堵在胸間的傷口，一滴滴的鮮血穿過她沒有光澤的纖指而滲透出來，像火紅的小星星似的落在地上。

隨在她的後面，緊跟着腳踪，浮泳着勇敢的少年洛伊哥·左拔兒；一球球濃密的烏黑的總髮披掛在他的臉上，從髮團下面滴下急驟的，寒冷的，大粒的淚珠……

雨驟急起來了，海也爲這一對驕矜的吉伯賽美人——洛伊哥·左拔兒和老兵達尼洛的女兒拉達唱起陰沉的莊嚴的讚歌。

他們兩個飄浮而緘默地在夜之黑暗中盤旋，美麗的歌者洛伊哥怎麼也不能夠和驕矜的拉達平行。

（林陵譯）

# 伊 席 吉 爾 婆 婆

我這些故事是在貝薩拉比亞阿格爾曼城下海岸上聽到的。

有一天晚上，完畢了日常的採葡萄工作之後，一羣我和他們一同工作的莫爾達維亞人走向海岸邊去了，而我和伊席吉爾婆婆留在葡萄藤的濃密的影子底下，我們躺在地上，默不作聲地看着那些向海走去的人們的暗影融化在深邃的夜色之中。

他們一面走，一面唱着和笑着；男人們皮膚青銅色，留着茂盛的黑鬍鬚，濃密的髮垂到肩上，穿着短短的上衣和寬大的褲子；婦人和少女們快快活活的，身段靈活，深藍的眼睛，也是青銅色的皮膚。她們那像絲絹似的黑頭髮鬆散着，給暖和的輕風拂動着，那些結在頭髮裏的錢幣給吹得鏗鏘作聲。風如浩蕩而均勻的浪潮般流着，但是有時風勢驟越過一樣看不見的東西，生出一陣猛烈的衝動，把女人們的頭髮吹散成奇形怪狀的鬚毛，在他們頭邊飄揚起來。這使女人們變成奇異而怪誕了。他們離開我們愈走愈遠，夜色和幻想使他們變得愈來愈優美了。

有人在奏提琴……一個少女唱着柔和的女中音，傳來一陣陣笑聲……

空氣滲透着海的刺激的氣息和傍晚前不久給雨水充分滋潤過的大地的濃郁蒸發的味兒。現在天上還浮游着殘餘的片片烏雲，很是華美，形狀怪，色彩奇，這兒是柔軟的，像一縷一縷輕雲，暗藍色和青灰色的，那兒是硬的，像斷崖絕壁，黯然而無光的黑色或是褐色的。雲層之間和霧地照耀着那點綴着點點金星的幾片深藍色的天。所有這一切——聲音和氣息，烏雲和人們——美麗和悞鬱得不可思議，像是迷人的神話的開始。而且一切好像都有停滯不長、奄奄欲斃之概；嘈雜的人聲消逝了，遠遠地離去，變成惆悵的嘆息。

「你怎麼不跟他們去呀？」伊席吉爾婆婆抬一抬下巴問道。

時間把她身體對折了，從前曾經是烏黑的眼睛，現在暗然而無神和流着淚。她的乾燥的嗓子發音很怪，軋軋作響，髒髒這老婆婆是用骨頭說話似的。

「我不想去！」我回答她。

「嚇！……你們俄羅斯人生下來就是老頭兒。都是陰沉沉的，像惡魔……我們的姑娘們怕你……可是你是又年青又有力的呀……」

月亮升起來了。一輪很大的盤，血紅的顏色，髒髒是從這草原的胎裏出來的。這草原當年曾經吞食過如此多的人肉，喝過這末多的血，大概因此它才變成這樣的肥沃和富饒。樹葉的鏤空花邊似的影子掉在我們的身上，我和老婆婆給影子遮掩着，像罩着網似的。我們左面草原上浮游着那滲透着蔚藍月光的雲的影子，這些雲的影子變得更透明而光亮了。

「瞧，那邊臟拉來了！」

我望着老婆婆用她那指頭彎曲的戰抖的手所點着的那方面，只見：那邊浮游着許多影子，影子很多，其中有一個比其他的暗而濃，浮游得也比較快，而且低於它的姊妹們，——它是從一小朵浮游得比其他的近而快的雲上掉下來的。



「那邊什麼人也沒有呀！」我說。

「你比我老太婆都瞎。瞧——那邊，暗暗的，在草原上奔跑！」

我又看了一眼，除了影子之外，還是沒有看見什麼。

「這是影子！爲什麼你叫它臘拉？」

「因爲這就是他。他現在已經變得像影子一樣的遊魂了！他活了幾千年了，太陽晒乾了他的身體、血和骨頭，風把它們吹散了。瞧，人高傲，上帝就能把他做成這樣！」

「講給我聽，這是怎麼回事！」我請求老婆婆，感覺到前面有一個在草原裏編造成的出色的神話。

於是她講給我聽這個神話。

「這件事情發生以來有好幾千年了。海對面很遠的出太陽的地方有一個大河之國，那地方每一張樹葉子和每一莖草所生的影蔭的大小都是按照人們隱身遮避那邊酷熱的太陽的需要而定的。

「那地方的大地多麼富饒呀！」

「那邊住着一族強大的人，他們牧放畜羣和在狩獵野獸上消耗他們的力和勇氣，狩獵之後，他們大開盛宴，唱唱歌，和少女們玩玩。

「有一次，在宴會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像夜一樣柔和的黑髮女子給一頭從天而降的蒼鷹擄走了。男人們向牠放去的箭都可憐地落回地上。當時大家去找尋那姑娘，但是沒有找到她。於是也就把她忘了，有如忘記大地上的一切。」

老婆婆嘆了口氣，默然了。她那吱吱咯咯軋轆作響的嗓子響起來，好像是一切被人遺忘的時代，以回憶的影子在她胸中形象化了而在幽怨地泣訴。海輕輕地倡和着這一個那也許是在它岸上創造的遠古神話的開始。

「但是過了二十年，她受盡了磨折，心灰形枯地自己回來了，和她一起，有一個健美的少年，正像二十年前她自己。問她到過什麼地方，

她訴說那鷹把她帶到山裏，像妻子似的帶她在那邊過活。這就是牠的兒子，父親已經沒有了；當牠開始衰弱的時候，牠最後一次高高地升到空中，收疊起翅膀，重重地從空中摔到那些尖銳突出的山巖上，撞死了……

「大家驚異地看着鷹的兒子，只見他也沒有什麼地方比他們優異，不過他的眼睛冷淡而高傲，倒像是百鳥之王所有的。和他說話，如果他願意，就回答，或者他就默不作聲，當來了比較年長的人，他和他們說話像對平輩一樣。這使他們覺得很不高興，他們把他叫做頭未削尖和未裝羽毛的箭，他們告訴他說有幾千幾萬像他這樣的人和成千成萬比他長一倍的人都是尊敬他們，服從他們的。而他竟大膽地望着他們回答說，像他這樣的人是再也沒有的了；即使大家都尊敬他們——他可不肯這樣做。噯！……這時他們就完全生氣了。他們怒氣沖沖地說：

「我們中間沒有他的位子！他要上那兒去，就讓他上那兒去。」

「他笑起來，於是他走到他要去的去處去，——走到那一個向他凝神注視着的美貌姑娘那兒去；他走到她身邊去，走近前去把他擁住。她是那些把他判罪的長老之一的女兒。雖然他俊美，她推開了他，因為她怕父親。她推開了他，走開了，他就打她，當她倒下來時，他用腳踏在她胸上，以致血從她的口中噴出來向天空中濺去；那姑娘嘆了一口氣，蛇樣的蠕動了一下，死了。」

「看見這事的人，大家都給駭住了，——第一次這樣當着他們的面殺死女人。大家默然了好久，他們看看那睜開眼睛和滿口血污地躺着的她，看看那站在她旁邊獨力抗禦而還是驕矜自持、不肯低頭、猶如鼓動人們給她慫恿似的他，後來，他們前前後後考慮了一番，把他捉住，綑綁好了，就這樣擱着（他們覺得馬上把他殺死——那可太簡單，而且也不能使他們滿意。」

夜色滋長和強大起來，充滿着奇異的、輕微的顫聲。草原裏淒涼地

噓噓叫着花金鼠，葡萄藤中玻璃似地抖動着蟋蟀的唧唧之聲，樹葉子嘆息着和切切私語着，圓樂的月盤本來是血紅的，變得蒼白起來，遠離着大地而變得蒼白起來，愈來愈豐饒地把淡藍色的黯霧潛在草原上……

「於是他們聚集起來，想一個罪有應得的刑罰……有人想用馬把他分屍——這他們還覺得不夠；有人想用箭把他射死，但是這也給推翻了；有人提議把他燒死，但是篝火煙會不讓他們看見他受苦的情形；提出許多建議——但是找不到什麼方法能好到使大家都喜歡。他的母親跪在他們面前，默不做聲，找不出請求寬恕的眼淚和話。他們談了好久，有一個聰明人想了好久，說：

「我們問他爲什麼他這樣做？」

「他們這樣問他。他說：

「把我鬆綁！綁着我不說！」

「把他鬆綁之後，他問：

「你們要怎麼樣？」他這樣的問，髒髒他們是奴隸……

「已經對你說了……」那聰明人說。

「爲什麼我要向你們解釋我的行爲呢？」

「爲了讓我們明白。你這高傲者，聽着！反正你總是死，還不如……讓我們明白你做的事。我們還要活下去，比我們知道的再多知道一些，這對於我們是有益的……」

「好，我說，雖然我也許自己也不確切明白發生的事。我殺死她。因爲我覺得她好像推開我……可是我需要她。」

「但是她不是你的呀！」他們對他說。

「難道說你們用的祇是你們自己的嗎？我看見每一個人所有的祇是言語和手脚……可是他們有牲口，女人，土地……還有許多東西。」

「對於這一點，他們對他說，他們爲了拿取這一切是用自身來償付代價的：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有時候用生命。可是他回答說，他要保

全自己的完整。

「和他談了好久，最後，他們看到他自認爲是地球上首屈一指的人，除了自己之外，他什麼也看不見。當他們明白他給自己註定這樣孤獨的命運，大家簡直覺得可怕了。他沒有種族，沒有母親，沒有牲畜，沒有妻子，而且他什麼也不要。

「當人們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又從事討論怎樣懲罰他。但是現在他們時間談得並不久，——那個聰明人並不阻止他們討論，他親自開口說：

「『得了！懲罰有了。這是可怕的懲罰；這你們想一千年也是想不出的！給他的懲罰就在他自己身上！放他，讓他自由。這就是他的懲罰！』

「於是這時發生了神異的事。空中雷聲隆隆，——雖然天上沒有烏雲。這是上天的神明認可那聰明人的話。大家禮拜而散了。這一個少年現在獲得了臘拉的名字，這意思是：受到擯棄排斥者，這少年向着那些拋棄他的人們高聲大笑，他笑着，像他父親那樣自由自在地一個人留着。不過他的父親不是人……而這一個却是人。於是他開始生活，自自由由地和鳥一般。他到人羣中去，掠取牲畜，姑娘，——他所要的一切。向他放箭，但是箭不能貫穿他那圍着一層看不見的超等皮膜的身體。他身手矯捷，貪得無厭，強健有力，秉性殘忍，他沒有正面和人相遇過。祇在遠遠裏看見他。他這樣孤獨地在人們附近纏繞了好久好久，——不止一個十年。但是有一次他走近人們，當他們向他衝上去的時候，他一動不動，並不顯出要自衛的樣子。這時人們中有一個人猜到了，他大聲叫道：

「『不要碰他！他想死！』

「於是大家都止步了，不願意減輕那和對他們作惡的人的命運，不願意殺死他。他們站住了向他笑。他聽着這種笑聲發抖了，雙手抓住自

己的胸脯，在胸上找尋什麼東西。忽然他舉起石頭向人們衝去。但是他們避去他的打擊而不同手，當他疲乏困頓了，悲慘地號叫一聲，倒在地上，人們退在一邊觀看他。他站起來，舉起不知那一個人在和他鬥爭時，失落的刀，他用那刀戳擊自己的胸脯。但是刀折了——劈斃打在石頭上似約。於是他又倒在地上，把頭在地上撞擊了許久。但是泥地避開他，給他的頭撞擊得深陷下去。

「他不會死！」人們高興地說。

「他們把他拋下走了。他面孔仰天躺着，看見許多雄健強大的鷹，一點一點黑點似的高高地在空中翱翔。他眼中的憂鬱多到可以毒死全世界的人。於是，從那時候起，他就自自由由地獨個兒留着等死。他走呀走的走到各處地方……瞧，他已經變得像影子一樣，他永遠將這樣！他不懂人的話，不懂人的行爲，——什麼也不懂。他老是我着，走着，走着……他沒有生，死也不向他笑。人間也沒有他的位子……瞧；人爲了高傲所受的打擊多厲害呀！」

老婆婆嘆了口氣。沉默了，她的頭垂在胸上，古怪地搖了幾下。

我看看她。老婆婆給睡魔征服了，我以爲。於是，不知道爲什麼，開始非常憐惜她起來。故事的結尾，她是用這種提得高高的威風凜凜的音調講的，但是在這音調裏還是發出畏懼的、奴隸的音符。

海岸上唱起來了，——唱得很怪。起初傳來的是女中音，——唱了兩三個音符，又傳來了另外一個聲音，把歌從頭開始，而第一個還是流在它的前面……——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也是按着那樣的順序參加歌唱。忽然男聲合唱又把那歌從頭開始唱起來了。

每一個女聲完全是單獨的，都好像是五色繽紛的溪流，劈斃從上面

什麼地方沿着凸出的山巖滾下去，一面跳動，一面鏗鏘作聲，流入那流暢地向上流去的濃厚的男聲的浪潮，沉溺於這浪潮中，又從其中躍出，掩過它，又清新有力地接一連二高高地向上飛揚起來。

人聲後面的喧嘩的潮聲聽不見了……

## 二

「你曾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樣唱嗎？」伊席吉爾抬起頭來，張開無齒的口微笑着問道。

「沒有聽到過。從來沒有聽到過……」

「你也聽不到的。我們愛唱。祇有美的人——愛生活的、美的人才能唱得好。我們愛生活。瞧，難道說在那兒唱歌的這些人在一天中還不疲倦嗎？從日出操作到日落，月亮上升，又唱歌了！那些不會生活的人就去睡覺。那些覺得生活可愛的人就唱歌。」

「但是健康……」我欲說又止了。

「健康對於生活是儘够的。健康！難道你有了錢就不化嗎？健康也就是金錢。你知道我年輕時候做些什麼事情？我織地毯從日出織到日落，差不多站也不站起來。我那時像太陽光般地活潑，而却要像石頭般一動不動地坐着。有時坐到我所有的骨頭都痛得要破碎。可是一到夜裏，我就跑到我的愛人那兒去，和他擁吻。在戀愛的時候，我這樣跑了三個月；那一個時候我每夜在他那兒。瞧，我活到了什麼時候——血儘够了！我愛過多多少少！得到和給人家的親吻有多少多少！……」

我看她的臉。她那烏黑的眼睛總究黯然無神，鼓動不起回憶了。月亮照着她那乾枯破裂的嘴唇，削尖的下巴和上面的白毫毛以及那桌傭似地彎曲的皺紋斑斑的鼻子。面頰的地方有些黑色的凹穴，其中有一個凹穴裏有一束灰白的頭髮從那裏住她的頭的紅布底下脫逸出來。臉上、

頸上和手上的皮膚全給皺紋割裂了，每當伊席吉爾老婆婆一舉一動的時候，可以以為這乾枯的皮膚完全要破裂而碎成塊塊，我面前將出現一副赤裸裸的骨骸和那黯然無神的黑眼睛。

她又用她那破竹似的嗓子開始講述下去。

「從前我和母親住在法爾米城外，就在斐拉塔岸上；我十五歲的時候，他到我們村子上來了。他那樣高高的個子，靈活的身手，烏黑的鬍子，愉快的性情。他坐在小舟裏，對着窗裏向我們這樣高吶地嚷：「喂，你們有沒有酒……有沒有可以給我吃的東西呀？」我穿過樹杆枝向窗外看了一眼，只見：河水全給月亮照耀成蔚藍色，他穿着白襯衫，束着闊腰帶，帶子的頭四散垂在一旁，一脚站在小舟裏，一脚站在岸上。搖搖擺擺地在唱什麼歌。他一看見我，就說：「啊，有這樣漂亮的美人兒住在這裏！……這我竟也會不知道！」鬍鬚到我為止的美人兒他已經全知道了！我給了他酒和煮熟的豬肉……過了四天，我已經把我自己也完全給了他了……每天夜裏我跟他泛着小舟遊玩。他駕舟而來，像花金鼠似地低聲吹着嗩哨，我就像魚兒似地從窗裏躍到河裏去。於是我們泛舟去……他是普魯特河上的漁夫，後來母親知道了一切，打了我一頓，他老是勸我和他一同溜到陀勃魯查去，然後再到多惱河口去。但是我那時已經不喜歡他——老是唱歌，接吻！這已經乏味了。那時候古楚爾人<sup>⊖</sup>成羣結隊地在那些地方來往，其中也有可親可愛的……所以很快活。另外有一個女人在等，等她那一個卡爾巴阡青年，她以為他已經在牢裏或者在什麼地方打架給打死了，——但是忽然他一個人，要不然也許是同兩三個朋友，從天而降地到她這兒來了。她帶來的禮物豐富無比——一切東西他們來得多容易呀！——他在她那兒大張盛宴，在自己朋友們面前誇讚她。可是她對此却很漠然。我有一個女朋友、她有一個古楚爾人，我也請求她讓我看看這些古楚爾人……她叫什麼？我可忘了……現在一切都開始忘懷了。離開那一個時候過了許多日子，一切全會給忘懷

⊖ (Гуцулы) 出沒於卡爾巴阡樹林裏的饒勇善戰的烏克蘭人。

的！她介紹我認識了一個青年。很出色……是一個紅髮少年，渾身煊紅——鬚鬚和髮髮都紅！火一樣紅的頭。而且他是這樣的沉鬱，有時很親熱，有時會野獸般地咆哮和打架。有一次他打我的臉……可是我貓一般地跳上他的胸脯，用牙齒齧他的面頰……從那時起，他面頰上有了一個小凹窩，他也喜歡讓我吻這個小凹窩……」

「那末那漁夫上那兒去了呢？」我問。

「那漁夫嗎？——他呀…… 噫……他投到他們這些古楚爾人中去了。起初他老是勸我，並且用投在水裏的話來威脅我，可是後來也沒有什麼，他投到他們中去，追求另外一個女人去了……他們兩人——那一個漁夫和這一個古楚爾人——是一起給吊死的。我去看他們給吊死的情形。這是在陀勃魯查。那漁夫赴刑時臉色蒼白，而且哭哭啼啼的，而那古楚爾人却抽着煙斗。他一面自顧自走，一面抽着煙，雙手插在口袋裏，一撮鬚垂在肩上，另外一撮鬚在胸前，他看見了我，取出煙斗，嘆道：「別了！」……我整年可惜他。唉！……他們遇到這件事情，正是他們要到卡爾巴阡自己家裏去的時候。他們去拜訪一個羅馬尼亞人告別，他們也就在那裏被抓住了。祇抓住兩個人，有幾個給打死，其餘的逃走了……不過那羅馬尼亞人後來還是得到了報應……村子給燒了，磨坊和全部糧食也燬了。他成了化子。」

「這是你做的嗎？」我偶然問道。

「古楚爾人有着許多朋友，不單是我一個人……誰是他們的好朋友，誰就祭他們……」

海岸上的歌聲已經靜止，現在向老婆婆唱和的祇是海潮聲，——悵悵不安的潮聲是配在那熱烈的生活的故事上之優美的第二部和音。夜愈來愈柔和，蔚藍的月光在夜色中愈化愈大，它那些看不見的居民的忙碌生活的曖昧不定的聲音愈來愈低，給增長不已的潮聲掩過……因為風緊起來了。

「我還愛過一個土耳其人。我曾經在斯古達爾他家的閨房裏就過。我住了整整一個禮拜，——還好……不過覺得乏味起來……——老是些女人，女人……他有八個女人……整天吃吃，睡睡和擦擦盥括……或者



吵吵鬧鬧，哭哭啼啼，像母雞一樣……他已經不年輕，這個土耳其人。頭髮差不多白了，神氣活現的，很有幾個錢。說話像君王……眼睛烏黑……直視的眼睛……一直看到靈魂裏。他非常喜歡祈禱。我是在布古列雪蒂看見他的……他在市場上徘徊，模樣兒像國王，看起來入這樣的神氣，這樣的威嚴。我對他微微地笑了一笑。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街上給人帶走，送到他那兒去了。他是賣檀香和棕櫚的，是到布古列雪蒂來買什麼東西。「上我那兒去嗎？」他說。「噢，好，我去！」「好！」於是我去了。他很有錢，這一個土耳其人。他已經有了一個兒子——一個膚色黝黑的孩子，這樣的活潑伶俐……他那時大概有十六歲。我和他又離去那土耳其人逃走了……逃到保加利亞，羅姆·巴蘭卡……在那邊我給一個保加利亞女人用刀子在中胸中戳了一下，是爲了她的未婚夫，還不知是爲了她的丈夫，——我可已經記不得了。

【我在一所修道院裏病了好久。一所女修道院。服侍我的是一個姑娘，一個波蘭女子……另外一所修道院裏——我記得是在阿爾采爾—巴蘭卡附近——有一個兄弟時常來看她，那也是一個小修道士……像蛆蟲般的，老是在我面前蠕動……我身體復原之後，就跟了他一同走……到他的波蘭去。】

【慢着！……可是那小土耳其人那裏去了呀？】

【那孩子嗎？他死了，那孩子。爲了憂家，還不知是爲了愛……但是他憔悴枯萎下去，鬍鬚一株沒有生長健全而給太陽晒得太過分的小樹……就此這樣枯萎下去……我記得，他躺着，渾身已經骨瘦如柴，皮色發青，猶如冰塊一般，可是他心中還是熾燃着愛……老是要人俯身吻他……我愛他，所以我記得我吻了他許許多多次……後來他已經完全不成——差不多不動了。他躺着，像求乞的化子似的哀求我躺在他身邊溫暖他。我就躺下去。一躺到他身邊……他立刻全身發癢了。有一次我醒來，他已經冰冷……死了……我撲在他身上哭。誰知道呢？也許是我把他殺死的。我那時年紀已經比他長一倍。而且是那樣的強壯，豐滿……可是他是什麼？孩子呀！……】

她嘆了口氣，而且——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劃了三次十字，乾

枯的嘴唇輕聲哈哈有詞地動着。

「哦，你出發到波蘭去……」我隨口提醒她。

「嗯……跟了那一個小波蘭人。這一個人又有趣又可惡。他需要女人的時候，就像貓一樣的親近我，他舌上流出炙手可熱的蜜，他不要我的時候，就用鞭子般的話抽我。有一次我們在河岸上走，他對我說了一句傲慢無禮的話。喔！喔！……我生氣了！我像柏油似的煎起來！我把他像嬰孩似的抱在手裏，——他身材很矮小，——向上舉起來，緊緊扼住他的腰部，以致於他渾身發青了。我就這樣揮動一下，把他從岸上投到河裏去。他嚷着。可笑地嚷着。我從上面看着他，他在那邊水裏轉輾掙扎。那時候我就走了。以後也就沒有和他見過面。這對於我是運氣：後來我從沒有和我從前愛過的那些人見過面。這種見面是不好的，和死人見面完全一樣。」

老婆婆嘆息着，默然了。我想像着被她驅使復活的那些人。瞧，那火紅頭髮的人，留着髭鬚的古楚爾人鎮靜地抽着煙斗，慷慨赴義。他的眼睛大概是冷靜而蔚藍色的，對於一切都是集中而堅毅地看着的。瞧，他旁邊那個普魯特河的黑鬚漁夫；他哭着，不願死，他那給臨死前的苦惱逼成蒼白色的臉上的愉快的眼睛變得黯然無光，給眼淚濡濕的髭鬚悲哀地垂在那歪曲着的嘴角上。瞧，他這一個又老又神氣的土耳其人，大概是一個宿命論者和暴君，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兒子，給親吻毒害了的蒼白而脆弱的東方之花，瞧，那一個妄自尊大的波蘭人，多情而殘忍，雄辯而冷酷……他們都祇是些模糊的影子，他們親吻過的那個女人坐在我旁邊，是活的，但是給時光耗損得枯萎了，沒有肉，沒有血，心裏沒有欲念，眼裏沒有火，——也差不多是影子了。

她繼續下去：

「我在波蘭處境困難起來。那邊的人是冷酷而虛偽的。我不知道他

們那種蛇一樣的舌頭，老是嗤嗤喳喳的嚼舌頭……嚼些什麼呢？這是上帝爲了他們虛偽而給他們這種蛇一樣的舌頭的。那時候我去，也不知道上那兒去好，我看見他們正預備跟你們俄羅斯人一同造反。我抵達波赫尼亞城。有一個猶太人把我買了去；他不是爲自己買的，而是爲了把我販賣。這我同意了。爲了生活，——應該要會得做一些什麼事情才好。我什麼也不會，那末就用自己的身體去抵贖。不過那時我想，要是我弄到一點錢，能回到裴拉塔自己家去的話，我就不管鏈鎖怎麼堅固，也要掙斷它了。我就住在那邊。許多有錢的巴恩<sup>⊖</sup>上我那兒去，在我那兒舉行宴會。他們化費很大。他們爲了我毆鬥打架，傾家蕩產。有一個追求了我好久，有一次你瞧他怎麼做：他來的時候，傭人跟在他後面拿了一個袋。那巴恩把袋拿在手裏，提在我頭頂上倒過來。金洋錢敲在我的頭上，我也很高興聽聽金洋錢掉在地上的聲音。但是我還是把那巴恩趕了出去。他那樣一張又胖又粗的臉，肚子好像一個大枕頭。他看起來活像一頭吃飽了東西的豬。噯，我把他趕了出去，雖然他並且還說過，他要買掉他所有一切的田地，房產，馬匹，用金錢來撒在我的身上。我那時愛着一個滿臉刀疤的可敬的巴恩。不久以前他爲了希臘人而與土耳其人打仗，他的臉完全給他們的劍七豎八地劃着刀疤。是這麼一個人！……他是波蘭人，希臘人與他什麼相干！可是他還是去幹，他和他們一同打他們的敵人。他給刀割傷了，他有一隻眼睛給打得爆了出來，左手上有兩個手指也給斬去了……他是波蘭人，希臘人與他什麼相干！原來是這麼回事：他好大喜功。人要是好大喜功，總能建立功業和找到可以建立功業的地方。生活中，你可知道，總有建立功業的地方的。那些找不到給自己建立功業的地方的人，那他們不過是懶蟲或者是膽小鬼而已，或者是不懂得生活，因爲如果懂得生活的人，都想於身後在生活中留下自己的影子。這樣，生活才不至於把人吞食得無影無蹤……嚇，這一個滿臉刀疤的傢伙真是個好人！他願意走到天涯地角去做什麼事情。大概

⊖ (ra) 波蘭地主貴族的尊稱，近乎中文之「老爺」。

是你們的人在叛亂的時候把他打死的。可是爲什麼你們去打馬扎爾<sup>②</sup>人呢？哦——哦，不用說了！……」

伊席吉爾婆婆一面命令我不要說話，一面忽然自己也住嘴不說，沉思起來。

「我還認識一個馬扎爾人。他有一次離開我走了，——這是在冬天，——直到春天融雪的時候，才在田野裏發現他的罪給射穿了。瞧，你看——愛之摧殘人真不下於疫病；如果算算——真不下於疫病……我說的是什麼？是說波蘭……嗯，我在那邊演了我最後一次戲。我遇見一個波蘭小貴族……真漂亮！像鬼一樣。我那時已經老了，唉，老了！我大概有四十上下了吧？大致是這般光景……他而且還很高傲，給我們女人寵壞了。我覺得他很可貴……嗚。他想馬上把我擡爲己有，可是我不肯就範。我從來沒有做過奴隸，什麼人的奴隸也沒有做過。至於那個猶太人，我跟他已經完結了，我給了他許多錢……我那時已經住在克拉柯夫。那時我一切都有，馬匹呀，金錢呀，傭人呀……他上我那兒去，這一個高貴的魔鬼，老是要我自己投到他的手裏去。我跟他吵架……甚至於——我記得——我爲此而憔悴。還拖延了好久……我達到了我的心願：他跪着懇求我……但是他一達到目的，就扔下了。那時候我才明白我年華老去了……唉，這對於我可真不愉快！這可真不愉快！……我愛他這一個鬼……可是他呢，見了我總是笑笑……可惡極了，他！對着別人，他也笑我，這我是知道的。哦，這我就苦了，我告訴你！但是他就就在那兒很近的地方，我還是看着他消魂。他去和你們俄羅斯人打仗之後，我難受極了。我克制我自己，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克制……於是我決定去找他。他在華沙附近的森林裏。

「但是我到了以後，知道他們已經給你們打敗……他被囚禁在不遠的地方——在村子裏。

「這樣看來，——我想想，——我已經再也看不到他了！可是很想見一面。哦，我就開始竭力想辦法去見一面……我穿得儼化子一樣，跛着腿，包着頭，上他所在的那個村子裏去。到處是哥薩克和兵士……我

② ( magyar )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化了很大的功夫才到達那邊！我探聽出了波蘭人所在的地方，可是我看到，上那兒去是很困難的。然而我需要去。夜裏我爬近他們所在的那個地方。我沿着菜園子爬到田塍之間去，看見有一個哨兵站在當路……我已經聽到波蘭人唱歌和高聲談話的聲音。他們唱着一個歌……是頌讚聖母的……那一個也在那兒唱……我的阿爾卡代克。想到從前是人家爬着去找我……可是到頭來——我也像蛇一樣的在地上爬着去找人，而且或許爬着去送死，我想真傷心。那哨兵已經聽見了，他彎着身子向前走來。哦，我怎麼辦呢？我從地上站起來，向他走去。我身邊刀也沒有，除了雙手和舌頭之外，什麼也沒有。我懊悔我沒有帶刀。我輕輕地說：「慢着！……」可是那個兵已經挺起刺刀架在我的喉嚨口。我低聲對他說：「別戳，慢着，聽我說，如果你有靈魂的話。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我請求你……」他放下槍，也是低聲地對我說：「走開，婆娘！走！你要什麼？」我對他說，我有一個兒子關在這裏……「你懂嗎，老鄉，——兒子！你也是誰家的兒子，是嗎？所以請你了解我——我也有像你這樣的兒子，他就在那邊！讓我見他一面，也許，他明兒要死了……也許你明兒也會給打死……你的母親會哭你嗎？你不見你母親一面而死，你不是要難過的嗎？我的兒子也是這樣難過的。可憐可憐你自己和他，還有我做母親的吧！……」

「唉，我向他說了多久的話！下着雨，我們給淋潮了。風呼嘯咆哮着，一會兒刮在我的背心裏，一會兒刮在胸口。我搖搖幌幌地站在這一個石頭一樣的兵士面前……他總是說：「不！」每逢我聽到他那一個冷冷的字，我心裏要見那一個阿爾卡代克的慾望熾燃得更熱烈。我一面說，一面用眼瞞打量那兵士——他身材矮小而憔悴，老是在咳嗽。我倒在他面前地上，齧住他的膝部，不住地用熱情的話懇求他，我把他栽倒在地上。他倒在污泥裏。我連忙把他翻過身去臉向着地，把他的頭撇在水

潭裏，使他叫不出口。他不叫，祇是轉輾不停地掙扎，竭力想把我從他的背上扔下來。我用兩手把他的頭更深地嵌在污泥裏。他就悶死了……那時我就向那有波蘭人唱着歌的那一個倉庫衝去。「阿爾卡代克！……」我向壁縫中低聲說。他們很是機警靈敏，這些波蘭人，——一聽見我，就不唱了！他的眼睛貼對着我的眼睛。「你能從這兒出來嗎？」——「能，穿過地板！」他說。——「哦，那末走呀。」他們四個人就從這一個倉庫底下出來了：三個人和我的阿爾卡代克。「哨兵在什麼地方！」阿爾卡代克問。——「躺在那邊！……」他們就屈身向地，輕輕地輕輕地走去。雨下着，風大聲地吼着。我們走出村子，沉默地沿着林子走了好久。走得這樣的快。阿爾卡代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燙，而且抖着。噢！……他默不出聲的時候，我同他在一起那多好呀。這是最後的幾分鐘——我淫慾的一生中的好時光。但是我們走出來到草地上，就停步了。他們四個人大家都向我道謝。嚇，他們對我說的話又長又多。我總是一面聽着，一面看着我自己的巴恩。他對我怎麼樣呢？他擁住了我，這樣鄭重其事地說……我不記得他說了些什麼話，不過結果是這樣，他因為我搭救過他，所以他現在要愛我了……他跪在我面前，笑着，對我說：「我的女王！」瞧，這樣虛偽的狗！……哦，我就用腳踢他，本來要踢在他的臉上，但是他閃避一下，便跳了起來。他兇惡而蒼白地站在我面前……那三個人也站着，臉色很陰沉。而且都不說話。我看看他們……那時，我記得，我祇覺得很苦惱，一股懶洋洋的倦意壓到我的身上來……我對他們說：「你們走吧！」他們這些狗崽子問我：「你會回到那兒去指出我們的路嗎？」瞧，多可惡！哦，到底他們還是走了。於是我也走了……在第二天，我給你們的人抓住，但是不久就釋放。到這時候我看出我已到了要像杜鵑似的結巢隱居的時候了！我已經變得呆笨，翅膀也變得衰弱，羽毛也黯然失色了……到了時候了，到了時候了！於是我到加里西亞去，從那裏又動身到陀勃魯查來。我已經在這兒住了

近三十年了。我有一個丈夫，是莫爾達維亞人；一年之前死了。我還活着！一個人活着……不，不是一個人，就是和那些人一起。」

老婆婆向海那邊揮揮手。那邊萬籟俱寂。有時發出一種短促的不可捉摸的聲音，接着又馬上消逝了。

「他們很愛我。我講給他們聽各種各樣的許許多多的故事。這他們是需要的。全都還年輕……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也很好。一面看，一面想：我當年也是如此……不過我那時候人的力和火比較大，所以日子也過得比較快樂和美滿……嗯！……」

她默然了。我在她身邊覺得很悵悵。她搖幌着頭打瞌睡起來，輕聲咕嚕着……也許在做禱告。

海上升起烏雲來了——又黑又重，綫條峻嚴，好像山脈一樣。向草原裏爬去。烏雲頂上脫下幾朵雲，走在烏雲的前面，把星星一顆一顆的壓滅。海咆哮着。離開我們不遠的葡萄藤裏有人在擁抱接吻，絮絮情話和唉聲歎息。狗幽遠地在草原上狺狺吠叫……空氣以那種把鼻孔撩撥得發癢的奇異的氣息刺激着神經。雲上墜下一羣羣濃密的影子到地上來，在地上爬着，爬着，隱去，又出現……在月亮的地方留下的祇是朦朦朧朧的乳白色的一點，有時候完全給一朵暗藍色的雲遮住。在這現在已經變得又黑又可怕的、彷彿其中隱秘藏匿着什麼似的草原的遠方，迸發出一點點青色的小火星。它們一忽兒在這裏，一忽兒在那裏，一剎時出現，一剎時熄滅，彷彿有幾個人互相遠遠地分散在草原裏，在那裏找尋什麼東西，他們點着火柴，馬上又給風吹滅。這是暗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的奇異的青色的火舌頭。

「你瞧見火花嗎？」伊席吉爾問我。

「那些青色的嗎？」我對她指着草原說。

「青色的？嗯，就是……這樣說起來，還是在飛！哦——哦……我已

經再也看不見它們。我現在有許多東西是看不見了。」

「這些火花是那兒來的？」我問老婆婆。

我從前曾經聽到過一點關於這些火花的起原的事，但是我想聽聽伊席吉爾婆婆對於這一件事是怎樣講的。

「這些火花是從唐珂的燃燒的心裏發出來的。從前世界上有一顆心，有一次迸發出火來了……因此就有了這些火花。我來把這講給你聽……也是古時候的神話……古時候的，全是古時候的！你瞧，古時候的一共有多少？……可是現在，瞧，那樣的就什麼也沒有——像古時候那樣的事情，人物，神話……都沒有。爲什麼？……哦，你說！說不出的……你知道什麼東西？你們年輕人知道什麼東西？噁嚇！……要是仔仔細細看一看古時候——那邊一切謎底身 沒得出……可是你們不看，所以也就不會生活……我難道沒有看見火花嗎？哼，全都看見的，雖然我的眼睛看不清楚！我看人們不是在生活，而老是在適應，遷就，把一生全放在這上頭。當他們虛度光陰，自己把自己掠取盡罄的時候，他們就要開始向命運哭了。這是什麼道理——命運嗎？每一個人都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什麼人我現在都看見過，可是強而有力的人就沒有！他們那兒去了呢？……美的人也少起來了。」

老婆婆沉思遐想着那美而有力的人是從那兒來的，她一面想。一面環顧那黑暗的草原，好像在其中尋取答案似的。

我等着他的故事，默不出聲，我怕如果問她什麼事，她又要岔到別處去。

於是她開始講她的故事了。

### 三

「古時候地上祇有一種人，走不完的樹林三面包圍着這些人羣，另一面是草原。這是些快樂、有力而大膽的人。可是有一次臨到了艱苦的時期：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些別的種族，把原來住着的那些人趕到了樹林的深處。那邊滿佈沼澤和一片漆黑，因爲那林子很古，樹榦枝這樣密密層層地交叉長着，以致於穿過樹榦枝也看不見天，太陽光好容易才能



穿過濃密的樹叢，給自己打通達到沼澤的出路。但是當陽光落在沼澤的水上的時候，就騰出惡臭的氣味，人因此而接一連二地死去。於是這一族裏的妻兒子女們哭起來，父親們則沉思着，墮入悲哀的境界。應該要走出這一個森林，還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後退，——那邊有又強又兇的敵人，另外一條路是前進，——那邊矗立着參天的大樹，強大樹枝互相緊密地擁抱着，錯綜糾結的樹根深深地埋入沼澤的粘泥中。這些石頭般的樹木白天一聲不響和一動不動地矗立在灰色的薄暮之中，晚上燒起篝火的時候，它們更緊密地擠在人們的四周。白天和夜晚，那些人的四周圍着堅不可破的黑暗的環，好像要想壓碎他們，他們是習慣於草原的空曠的。更可怕的是當風刮着樹梢的時候，整個林子震耳欲聾地呼嘯着，彷彿是向那些人恫嚇和唱送葬曲。這終究是些堅強有力的人，他們還能夠去和那些曾經戰勝過他們一次的人們進行殊死戰，但是他們不能戰死，因為他們有志願，如果他們一死，那末志願也要和他們一同滅絕了。所以他們在漫漫長夜裏在震耳的林嘯聲下和沼澤裏的有毒的惡臭中坐着想。他們坐着，篝火的影子在他們周圍跳躍着默默無聲的舞蹈，從一切看起來，這好像不是影子在跳舞，而是林子和沼澤的兇惡的幽靈在高奏凱歌……人們還是坐着想。但是任何事情——不論是工作、女人之使人身心疲憊，總沒有像憂鬱思潮之甚了。人們給思潮磨折得衰弱起來……恐怖在他們周圍產生，束住了他們的雄健的手，恐怖之產生是由於女人們哭泣那些死於臭氣的人們的屍骸和那些給恐怖攫住的活人的命運——林子裏開始聽到怯懦的話，起初是畏怯而低聲的，後來愈來愈響了……已經要想到敵人那兒去，向他們奢歡自己的自由了，大家給死亡威嚇得胆戰心驚，已經沒有人害怕奴隸的生活了……但是這時出現了唐珂，他一個人拯救了衆人。」

老婆婆顯然是常常講述唐珂的燃燒的心的。她說得很悅耳動聽，她

那啾啾啞啞作響的模糊的嗓子清晰地在我面前描繪出森林的呼嘯，垂頭喪氣的不幸的人們在林子中給那沼澤裏的毒氣迫害得奄奄欲斃的情形……

「唐珂是那些人中的一個，是一個俊美的青年人。美的人總是大胆的。他對他的朋友們說：

「『思慮是移不動路上的石頭的。什麼也不做的人是什麼也得不到的。爲什麼我們浪費精力於思慮和憂愁呢？起來吧，我們到林子裏去，我們穿過它，林子是有完結的呀——世界上一切都是有完結的呀！我們走吧！哦！喂！……』

「他們看了看他，看見他是衆人中最好的，因爲他的眼睛裏閃爍着許多力和活的火。

「『你領導我們吧！』他們說。

「於是他就領導……」

老婆婆頓住了，看看草原，那邊黑暗愈來愈濃了。唐珂的燃燒的小火花在遠遠的什麼地方迸發，好像是曇花一現的青色的飄渺之花。

「唐珂領着他們。大家和隨地跟着他走去——信任着他。這是條艱難的路！一團漆黑，沼澤一步一步張開它那貪慾的血盆大口，把人吞下去，樹木像強大的牆頭似的遮住着道路。桠枝互相交叉扭結着；像蛇一樣的到處蔓延着樹根，每走一步路要那些人化下許多血汗。他們走了好久……樹林愈來愈密，氣力愈來愈小！大家開始謾怨唐珂，說他年紀輕，沒有經驗，領他們走是徒勞無益的。可是他走在他們的前面，雄壯而沉着。

「但是有一次，雷雨在森林頂上吼叫，樹震耳地和威脅地呼嘯起來。這時森林裏變得這樣的暗，彷彿馬上把它出世以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夜色完全收集在裏面了。渺小的人們走着，在那些巨大的樹木之間和駭人的雷電聲中，他們走着，參天的大樹搖搖擺擺地嘩啦啦響着和轟隆隆地吼着狂怒的歌，閃電在樹林頂上飛舞，以藍色的寒光把林子一剎時

照亮，又那樣迅速地隱沒，好像顯露出來嚇人似的。樹木給寒氣逼人的電光耀得雪亮，伸展在那些從黑暗的囚禁中出走的人們的周圍，猶如活的一般，好像長得彎彎曲曲的長手把這些樹木編結成一張緊密的網，想把人們攔住。從樹杈枝的黑暗之中有一種可怕的、黑暗和冷酷的東西望出來窺視着行走的人們。這是條艱難的路，把人弄得疲乏困頓，意志全消了。但是他們羞於自認無力，他們就惱怒地把氣出在唐珂這一個走在他們前面的人的身上。他們開始責備他不善於指導他們，——瞧，嚨！

「他們站住了，疲乏而兇惡，在凱旋的林嘯聲之下和抖動的黑暗之中開始審判唐珂。

「「你，」他們說，「對於我們是渺小而害人的東西！你領導我們和疲憊我們，所以你該死！」

「「你們說：「領導我們！」——所以才領導的！」唐珂挺着胸對他們嚷叫：「我有領導的種氣，所以才領導你們！可是你們呢？你們做了什麼有助於自身的事呢？你們祇是走，而不會保持力量走較長的路！你們祇是走，走，像一羣羊！」

「但是這些話使他們更爲激怒。

「「你該死！你該死！」他們咆哮着。

「森林還是不停地呼嘯，唱和着他們的呼喊聲，閃電把黑暗分碎成一塊塊。唐珂看看那些他爲了他們而含辛茹苦的人，看見他們竟和野獸一般模樣。許多人站在他四周，但是他們臉上沒有高貴的氣概，他是無法在他們身上期望到憐憫的。那時他心中也沸騰了怒火，但是却又因憐惜人們而熄滅了。他愛人，他想，沒有了他，他們也許會滅亡。因此他的心迸發出拯救他們和領上易走之路的希望之火，他眼睛裏閃爍着那種強大的火的光芒……他們看見了這種光芒，以爲他激怒了，所以才眼睛燒得這樣惶，於是他們翼翼小心起來，活像一些狼，預料他要和他們爭

鬥了，他們開始把他圍得更緊，這樣他們可以容易些捉住唐珂和把他打死。他已經明白他們的心思，因此他的心燒得更熾，因為他們這種心思在他心中產生了憂愁。

「森林還是在唱它自己的陰沉的歌，雷聲轟隆隆響着，而且下着雨  
「我爲了人要怎麼做呢？」唐珂嚷叫得比雷聲還要響。

「忽然他用手撕開自己的胸，從裏面拉出自己的心來，高舉在頭頂上。

「那心燒得像太陽那樣熾，比太陽更熾，整個林子完全默然不響了，給這一個偉大的愛人類的火炬照得通明，黑暗由於它的光而四散飛走，在那邊深邃的樹林裏抖動着，墮入沼澤的臭口中去。人們大驚失色，變成石頭一樣。

「我們走吧！」唐珂嚷着，高舉着那顆燃燒的心，給人們亮着道路，向自己的地方衝去。

「他們跟着他衝去，像着了魔。這時樹林子又呼嘯起來，驚異地搖擺着樹梢，不過它的呼嘯聲給奔跑的人們的脚步聲掩過了。大家跑得迅速而大胆，給那顆燃燒的心的奇觀迷惑着。現在也在滅亡，但是滅亡得沒有怨言和眼淚。唐珂還是在前面，他的心還是在燃燒！

「忽然樹林子在他面前豁然開朗，豁然開朗，又密又靜地遺留在後面了，唐珂和衆人都浸入了陽光和那給雨水沖洗過的清新空氣的海洋中。雷雨還在，——在那邊，在他們的後面，在林子上面，這兒太陽照耀着，草原呼吸着，浸在金鋼鑽般的雨裏的草閃着光，河泛着金光……有風，由於落日的光，河看來似乎是殷紅的，好像是那熱流般從唐珂的撕裂開的胸膛中淌出來的血。

「高傲的壯士唐珂把目光投向自己面前的廣大的草原，——他把那高興的目光投向自由的土地，高傲地笑起來。然後倒下來死了。

「滿懷着希望的高高興興的人沒有留心到他的死，沒有看到唐珂的

大胆的心還在他的身邊燃燒。祇有一個仔細的人才留心到這一點，他有些害怕，一脚踏在那顆高傲的心上……那顆心散成火星而熄滅了……

「這就是這些在雷雨前出現的草原裏的青色的火星的來源！」

現在當老婆婆結束了她的美麗的神話之後，草原裏變得寂靜得可怕起來，草原彷彿也給那爲人們燒掉自己的心而死去、並且不求他們給他獎賞的雄壯的勇士唐珂的力量所感動了。老婆婆在打瞌睡。我看着她想：在她記憶之中還有多少神話和回憶啊？我還想到唐珂偉大的燃燒的心和那創造這樣美麗而有力的傳說的人類的幻想。

括起一陣風，從襤褸的衣服底下露出那愈睡愈熟的伊席吉爾婆婆的乾枯的胸脯。我蓋沒了她那年老的身體，自己也躺在她旁邊的地上。草原裏又靜又暗。空中還爬着烏雲，緩慢地，乏味地……海模糊而悵鬱地呼嚕着。

（白寒譯）

---

附註：高爾基『伊席吉爾婆婆』這篇小說第一次發表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之間的『薩馬拉報』（«Самарская Газета»）第八十、八十六及八十九期上，但是這小說早已寫就，這還是在高爾基從尼茲尼（Нижний 現在叫高爾基〔Горький〕）移居到薩馬拉（Самара 現在叫庫壁希夫〔Кубышев〕）之前，——大概在一八九四年秋天。後來收入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速寫與短篇小說』（«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第二卷。這裏的譯文所依據的本子是一九三三年蘇聯國家藝術文學出版局刊行的二十五卷高氏全集本。

# 汗和他的兒子

『從前在克里米亞有一個墨素萊瑪·阿斯伐勃，他有一個兒子托賴剌·阿爾加拉……』

是一個瞎眼的花子，韃靼人，背靠在鮮褐色的阿爾布都斯樹的樹幹上，他用這幾個字開始講這富於回憶的半島的舊傳說之一，說故事者的周圍，——在被時間所毀壞了的汗的宮殿的石塊上，殘磚上坐着一羣韃靼人，穿戴着用金絲繡的絢爛的長袍和圓帽。已是黃昏了，太陽靜靜地落入海中；它的紅光穿過廢墟周圍陰暗的叢生的樹木，把明亮的光點鋪在那些長着青苔絡和纏着攀緣的常春藤的綠葉的石塊上。風在古老籐懸木的穹窿之下響着，它們的葉子這樣颯颯地作聲，似乎在空中有肉眼看不見的溪水在流着。

瞎眼花子的聲音很軟弱並且顫抖着，他的石頭似的臉在皺紋中間反映不出什麼來，除了寧靜之外；記熟的字句，一個接一個地湧瀉出來，在聽衆的面前，浮現出往日的充滿情感之力的圖畫。

『汗已經老了，』盲者說：『但是在樹房裏他有着很多女人。她們都歡喜這老人，因為他還有充分的力與火，他的愛撫還親暱着和燃燒着，女人們總是喜歡那善於強烈愛撫的男人的，雖然他已經頭髮花白，雖然他的臉上有了皺紋，——但是美是在力中，而不是在柔軟的皮膚和面頰的紅潤中。

『大家都愛汗，但是他却只愛一個從德聶泊爾草原裏帶來的哥薩克俘虜，他總是比椒房中其他女人更高興愛撫她，他椒房裏有三百個從各處各地選來的妃子，她們都很美麗，像春天的花朵一樣，她們都很好地生活着。汗吩咐給她們預備許多美味的和香甜的珍饈，她們要跳舞和玩耍——他也總是准許她們的……』

『他時常把哥薩克姑娘叫到他的塔裏去，從塔裏可以望得見海，爲了使哥薩克姑娘快樂地生活，他在那裏給她預備了女人所需要的一切：有甘美的食物和各色各樣的織物，有黃金，有各種顏色的寶石，有音樂

和從遠方國家取來的珍奇鳥雀，還有戀愛者火樣的撫愛。他整日地在塔裏和她取樂，休息着他一生的疲勞，他知道，兒子阿爾加拉是不會失墮汗國的光榮的，他狼似地在俄羅斯的原野上馳驅着，他從那裏回來的時候總帶着豐富的戰利品，新的女人，新的光榮，在他身後遺留在那裏的是恐怖和灰燼，屍體和鮮血。

「有一次，他，阿爾加拉劫掠了俄羅斯人回來，便舉行許多盛典慶祝他的光榮，島上所有的貴人們都聚集來參加盛典，有遊戲和酒宴，爲了試手勁，用弓箭射擊俘虜的眼睛，然後又重新喝酒，讚美阿爾加拉的勇敢，這敵人的災星，汗國的支柱。年老的汗很高興他兒子有光榮。當老人要死的時候，知道汗國將握在堅強的手裏，他是很歡喜的。

「這既使他很歡喜，於是他，爲了向兒子表明他愛的力量，便當着所有貴族和長者的面，——就在這裏，在宴席上，手擎着酒杯，說道：

「你是個好兒子！阿爾加拉！歸榮耀於阿拉罕<sup>⊖</sup>，他的先知的名字將被讚揚！」

「於是大眾同聲地用有力的聲音讚美先知的名字。汗於是說：

「大哉阿拉罕！還在我活着的時候，他便在我勇敢兒子的身上復活了我的青春，我的老眼現在看見，等太陽避開我眼睛的時候，等蛆蟲噬蝕我心的時候，我也將在我兒子的身上活着！大哉阿拉罕和莫罕默德，他的先知！我有個好兒子，他的手是堅強的，心是聰明的……你要從你父親的手裏拿什麼去，阿爾加拉？你說吧，我將照你的願望……把一切都給你……」

「年老的汗的聲音還沒有消失，托賴刻·阿爾加拉便站了起來，他翻了翻他那黑得有似黑夜之海那樣的，燃燒得有似山鷹之目那樣的眼睛，說道：

「把那俄羅斯的女俘虜給我，主宰 - 父親。」

「汗沉默了——沉默了不一會功夫，正是爲壓下他心頭顫抖所需要的功夫——他沉默了一會，以後，堅定而高聲地說：

「拿去！等我們散了宴會，你便領她去。」

「剛毅的阿爾加拉興奮了，他的鷹眼翻出了莫大的歡欣，他站直了身子對他的父親 - 汗說：

「我知道，你賜給我的是什麼，主宰 - 父親！這我是知道的……我是你的奴隸，你的兒子。你隨時可以一滴一滴地取我的血——我爲你是萬死不辭的！」

「我什麼都不要！」汗說，他的灰白的頭，那擁戴着許多年代和許多豐功偉績之光榮的灰白的頭，俯垂到胸前。

「一會他們結束了宴會，於是他們兩個人默默地，互相並排地從宮殿走到椒房去。

「夜是黑暗的，像厚厚的氈毯的，蓋着天空的烏雲下面看不見星，也看不見月亮。

「父親和兒子在黑暗中走了好久，汗阿斯伐勃開始說話了：

「我的生命一天一天地熄滅下去了，我的年老的心跳得愈來愈弱了，胸中的火愈來愈少了。那哥薩克女郎的熱烈的撫愛，就是我生命的光明和溫暖……告訴我，托賴刻，告訴我，難道你是這樣地需要她嗎？取一百個去，取我所有的妃子去抵她一個吧！……」

「托賴刻·阿爾加拉嘆着氣，沉默着。

「我還能活多少天呢？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生命的最後的歡欣——這就是俄羅斯女郎。她瞭解我，她愛我，——假使沒有了她，現在有誰會愛我，愛一個老人，有誰？一切女人中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阿爾加拉！……」

「阿爾加拉沉默着……

「我怎樣能活下去，既知道，你擁抱她，她吻你？在女人面前，沒有父親也沒有兒子，托賴刻！在女人面前我們都是男人，我的兒子……我將痛苦地苟延我的殘年……就讓我身上所有的老傷都裂開了吧，托賴刻，就流盡了我的血吧，就讓我最好不要經歷這一夜吧，我的兒子！」

「他的兒子沉默着……他們停在椒房的門口，頭垂在胸前，在門口站了好久。週圍是黑暗，雲在天上奔馳着，風震撼着樹木，好像歌唱着，跟樹喧擾着……



「我早就愛她了，父親……」阿爾加拉輕輕地說。

「我知道……我並且知道她並不愛你……」汗說。

「我一想起她，我的心就要碎了……」

「可是現在我年老的心却充滿着什麼呢？」

「他們又沉默了。阿爾加拉歎了一口氣。

「看來，聖者摩拉<sup>①</sup>對我說的是真理了——女人對於男人永久是有害的：當她長得好看，她激起別人去佔有她的願望，却把自己丈夫交給嫉妬的痛苦時；當她長得不好看，她的丈夫羨慕着別人，由於羨慕而苦痛時；假使她長得不好看也不難看，——男子便把她裝飾得好看，但是當他明白，他錯了的時候，他又由於她，由於這女人而痛苦起來了……」

「賢明，並不是診治心痛的藥，」汗說。

「我們互相憐愛一下吧，父親……」

「汗抬起頭來，悲哀地注視着兒子。

「我們殺死她吧，」托賴刻說。

「你愛你自己，比愛她和我更利害，」想了一會，汗輕輕地囁嚅道。

「你也是一樣啊。」

「於是兩個人又沉默了。

「是的！我也是一樣，」汗悲哀地說。由於悲哀他變得像一個小孩子了。

「怎麼樣，我們把她殺死嗎？」

「我不能把她交給你，我不能，」汗說。

「我也不能再忍耐了——或是把我的心挖去或是把她交給我……」

「汗沉默着。

「我們從山上把她拋到海裏去。」

「我們從山上把她拋到海裏去，」汗重述兒子的話，像是兒子聲音的回聲。

「於是他們走進了椒房，她已經在那裏，在地上，在華麗的地毯上睡着了。他們停立在她面前，看着；看了她很久。年老的汗從眼睛裏流出眼淚來，流在他銀色的長鬚上，並且在長鬚裏像珍珠似的閃爍着，他

的兒子則站着，翻着眼睛，用咬嚼牙齒來抑制着熱情，把哥薩克姑娘叫醒。她醒來了，在她那猶似朝霞的嫵媚而粉紅的臉上，綻開了她那像矢車菊似的眼睛。她沒有注意到阿爾加拉，她把殷紅的嘴唇吹給汗。

「吻我吧，鷹！」

「打點起來吧……跟我們去，」汗低聲地說。

「她看見了阿爾加拉在那裏，看見了她鷹的眼睛裏有淚水，於是——她是一個聰明的人，——便一切都明白了。

「我去，」她說。「我去。不給這一個，也不給那一個——是這樣決定了嗎？凡是心志堅強的人應該這樣決定。我去。」

「他們，所有三個人，都沉默地走向海邊。走着狹隘的小路，風嘯着，大聲地嘯着……

「她是個柔弱的姑娘，一會兒就累了，但是她也很驕矜——不願意把這告訴他們。

「當汗的兒子發覺她落在他們後面的時候，他對她說：

「你怕嗎？」

「她用眼睛向他一亮，翹起染血的腳給他看……

「讓我來抱着你走吧！」阿爾加拉說，把手伸給她。但是她却抱住了她老鷹的頸項。汗把她捧在自己手裏，像一根羽毛似地，捧着走；她呢，坐在他的手臂裏，把樹枝從他的臉旁推開，怕它們戳進他的眼睛。他們走了好久，已經聽見遠處海的喧響了。這裏托賴剎，——他沿着小路，在他們後面走着，——對父親說：

「讓我走到前面去吧，否則我要拿劍砍你的頸項的。」

「過去吧，阿拉罕對於你的願望要報應或是饒恕，是他的意志——我呢，你的父親，是饒恕你的。我知道，什麼叫做戀愛。」

「看它，海，就在他們前面了，在那裏下面，是濃密的，黑色的，無邊無涯的。它的波浪在山崖的下面大聲地歌唱着，那裏下面很黑暗，又寒冷，又可怖。

「別了！」汗吻着那姑娘，說。

「別了！」阿爾加拉說，向她鞠了一個躬。

「她望了望那波濤在歌唱的地方，向後退縮，雙手貼到胸口。

「把我拋下去吧，」她對他們說……

「阿爾加拉拿手向她伸去，呻吟了起來，汗把她抱在自己的手裏，緊緊地偎在懷裏，吻了吻，然後把她高舉在自己的頭上——從山崖上拋了下去。

「那裏波濤飛濺起來，歌唱着，並且是這樣喧鬧，甚至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聽見，她是什麼時候飛落到水面的。連一聲叫聲也沒有聽到，一些也沒有。汗倒在石塊上，默默地看着下面，看着黑暗和遠處，看着那海和雲合在一起，密密的浪花從那裏澎湃地奔騰過來的地方，風吹過，拂動汗的灰白的鬍子。托賴刻站在他上面，用雙手掩着臉，石頭似的不動也不響。時間過去着，被風追逐的雲朵在天上一朵接着一朵地浮過。它們是黑暗的，沉重的，像在海的上空，在很高的懸崖上輪着的年老的汗的思想一樣。

「我們走吧，父親，」托賴刻說。

「等一會……」汗囁囁着，像在傾聽什麼似的。又過了很久時間，波浪在下面飛濺着，風飛上懸崖喧擾着樹木。

「我們走吧，父親……」

「再等一會……」

托賴刻。阿爾加拉不止一次地說：

「我們走吧，父親。」

「汗還是不離開那失去他晚年歡欣的地方。

「但是，一切總有一個結局！」有力的和自矜的他，站了起來。皺着眉，含糊地說：

「我們走吧……」

「他們走了，但是不一會汗又停下了。

「我為什麼要走，並且我上那裏去呢，托賴刻？」他問他的兒子。「現在我為什麼還要活着呢，既然我整個生命是在她的身上？我老了，沒有人再來愛我了，假使誰都不愛你，在世界上活着就沒有意思了。」

「你有着光榮和財富啊，父親……」

「祇要把她的一吻給我，你可以把這一切都拿去做報酬。這一切是死的，祇有女人的愛是活的。沒有這樣的愛——人就沒有生命。」

赤貧的，他的日子是可憐的。別了，我的兒子，阿拉罕保佑在你的頭上，並且跟隨你一生的白日 and 黑夜。」汗轉身面對着大海。

「「父親，」托賴刻說，「父親！……」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因為對於有死神向他微笑的人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你是對他說不出什麼能把他對於生命的愛回轉到靈魂裏去的。

「「放我……」

「「阿拉罕……」

「「他知道……」

「汗用急速的步子跑向絕壁，並縱身跳了下去。兒子沒有阻得住他，沒有來得及。又是什麼也沒有聽見——沒有喊叫的聲音，沒有汗跌下的喧聲。祇是波浪老是在那裏飛濺着，風在呼號着野蠻的歌曲。

托賴刻·阿爾加拉長久地望着下面，後來出聲地說：

「「啊，阿拉罕，也給我這樣一顆堅強的心吧！」

「後來他便走進了夜的黑暗中……

「……墨索萊瑪·愛哩·阿斯伐勃汗便這樣死了，在克里米亞的已  
是托賴刻·阿爾加拉汗了……」

( 戈若年譯 )

---

⊖ 汗——韃靼的王

⊖ 阿拉罕——回教的造物主——上帝。

⊖ 摩拉——回教徒們對僧侶學者的稱呼，意即我師。

# 少女與死神

## —— 童 話 ——

皇帝打了仗行經村莊。  
走着——陰鬱的怨艾折磨着心竅。  
他聽見——接骨木叢林後面  
有個少女在哈哈大笑。

駭人地蹙起赤色的眉毛，  
皇帝用馬刺把馬一敲，  
像暴風似的飛向那少女。  
甲冑鏗鏘作響，他叫道：

「你爲什麼，」他兇狠粗暴地呼叫，  
「你爲什麼，小了頭，露齒譏笑？  
敵人打了我的勝仗，  
我全部的親兵都被殺光，  
我半數的隨從做了俘虜，  
我回家，要去把新軍部署，  
我是你皇帝，我正哀傷氣惱，——  
我要你什麼無知的嘻笑？」

把胸前的短衫整整好，  
那少女便回答沙皇道：

「你走開，——我在跟愛人談情說愛！  
老伯，你最好還是走開。」

講愛情，就沒有皇帝的事情，——  
沒有工夫跟皇帝閒話、談心！  
有時愛情燃燒得更快——  
比起炎熱神廟裏的細燭來。

---

皇帝暴怒得渾身發抖，  
當即命令他順從的囉囉：

「快，快，把這小丫頭投進監牢，  
或是，最好，立刻把她處絞！」

皇帝的高官顯貴和馬弁，  
譜一下他們順從的醜臉，  
像一羣魔鬼，撲向那姑娘，  
把她交給死神的手掌。

---

死神永久聽從兇惡的魔王，  
可是那天地正巧沒有心想，——  
甚至在春天就連愛與生命的穀粒  
也在她，老婦的心裏膨脹。  
一輩子跟腐屍周旋真寂寞，  
驅除人體上的各種病魔；  
用死期測量時間無聊得慌，  
想要把日子過得更加荒唐。  
在和她作難免的會見前，  
大家只覺得無端的恐慌，  
她已經厭惡了人們的懼怕，  
並且也厭惡了墳墓、埋葬。  
她是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在又污穢又有宿疾的地上，  
但她把這事情辦得很高明，——  
人們都認爲死神沒有用場，  
不過，當然，這很使她氣憤，  
我們人羣把她懷恨，  
於是懷恨着的死神，  
有時從世間收去不該收的人。  
    只要讓她去把撒旦<sup>②</sup>愛上，  
    自由呼吸一下地獄暑氣，<sup>③</sup>  
    她也會由於戀愛的哀傷  
    和火紅頭髮的撒旦號哭在一起！

### 三

少女在死神面前站定，  
勇敢地等候着可怕的不幸。  
死神躊躇不決，——可憐這犧牲：  
「你啊，唉，是多麼年輕！  
你爲什麼得罪了國君？  
爲了這事我來取你的命！」  
「你不要生氣，」少女回話，  
「你這樣對我生氣做什麼？  
在那綠色的接骨木叢林裏，  
愛人第一次跟我接了吻，——  
我那時那會想到什麼皇帝？  
而且皇帝正巧是打了敗仗往回奔。  
我就對他，對帝皇說道：  
老伯，你打這裏走開！  
似乎，我說得很好，

不料一看，事情弄得很壞！  
怎麼辦？！逃不開死神的手掌心，  
看來，我沒有愛成，却先要送命。  
我誠心求你，親愛的死神！——  
讓我再去接一接吻！」

死神覺得這些話好奇怪，——  
從來沒有人向死神求過這事情！  
她想：「我還靠什麼在世上活着來，  
假使人們都放棄接吻？」

在春天的太陽下把骨頭曝曬，  
一面誘惑着蛇，死神開口：

「那末，去吧，去接吻，——可是得趕快！  
你有一夜時光，我殺你——在曙光初露的時候。」  
於是她坐在石頭上——等待！

蛇舐着她的鎌刀，用舌頭，  
少女歡喜得哭了起來，  
死神叫道：「快些走呀，快些走！」

#### 四

柔和地溫暖着，被春天的太陽，  
死神把草鞋脫下，——草鞋已走出破洞，  
矇矓睡着——躺在石頭上  
死神做了一個不言的夢！

似乎她的父親，該隱，<sup>㉔</sup>  
和他的重孫加略人猶大，<sup>㉕</sup>  
爬上山去，他們兩個衰老的人，  
活像兩條蛇，偷偷地爬。

「上帝啊！」該隱陰鬱地呻吟，



用遲鈍的眼睛注視着天。

「上帝啊！」奸惡的猶大大聲求情，

不抬起眼睛，凝視着地面。

在紅暈的雲彩裏，高高地在山上

躺臥着上帝——在看書本；

銀河是那書小小的一張，

那本書是用星星寫成。

山頂上站着天使長，

雪白的手裏握着一束電光。

他對族人嚴厲地說：「快走開！

上帝不會把你們接待！」

「米海爾！<sup>⑤</sup>」該隱苦苦哀求，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對於世人！

我生了毀滅光明『生命』的兇手，

我是該咒詛的，下賤『死神』的父親！」

「米海爾！」猶大說，

「我知道，我比該隱的罪孽更深，

因為我把光明如太陽的

上帝的心，出賣給下賤的死神！」

他們倆當又同聲的呼救：

「米海爾！就求上帝只給我們

說一句話，饒恕，我們已不懇求，

只求他施捨一些憐憫！」

天使長靜靜地回答他們：

「我已經把這話對他說了三次，

兩次他沒有對我說甚，

第三次他才搖搖頭，咕嚕幾個字：

「你知道，在死神還毀着生命的時辰，

決不能饒恕猶大和該隱。  
讓那力足永久對抗死神  
之力的人，去饒恕他們。」」

當下弑弟的兇手和賣主的叛徒  
都哀切地哭泣、呼叫，  
他們倆互相擁抱  
一同滾進山下奇臭的池沼。

池沼裏在歡呼，在瘋狂：  
吸血鬼，吃人精和鬼怪妖魔，  
向該隱和猶大身上  
唾去藍色的鬼火。

## 五

死神在靠近中午時醒來！  
一看——那少女還沒有來！  
死神矇矓地喃喃：

「呀，你這淫婦！看來是春宵太短！」

她在籬外折下葵花一朵  
聞嗅，賞玩着太陽  
怎樣用它的活火  
射在柳葉上照得金黃。  
她看看太陽，突然低低地歌唱，  
用鼻音，照她所會的那樣：

「無情的人們  
親手殺死親人，  
然後埋葬。並且歌唱：

「靈魂安息在天上！」

我一點也不懂！——

暴君把人們毒打和逐放，  
他死時，人們也是用  
這隻歌把他埋葬！

誠實人或是小偷死亡——  
也懷着同樣的哀傷  
唱起『靈魂安息在天上！』  
這悲痛的合唱！

我用我的手  
殺死傻瓜，畜牲或是賤貨  
他們爲這些人也一樣固執地唱：  
『靈魂安息在天上！』

## 六

她唱完了歌——開始兇暴，  
一晝夜多已經過去了，  
可是少女沒有回來，這真糟糕，  
那行和死神開玩笑！  
死神愈變愈加殘暴和兇險。  
她裹上腳帶並穿上草鞋，  
幾乎沒有等到月夜，  
就走上途程，比秋雲還要威嚴。

她走了一小時，看見：一叢小樹林，  
一株幼小胡桃樹上，露正濃深，  
月光皎潔，宛如錦綉的草茵，  
坐着那少女，像春之女神。  
她的胸脯無邪地袒露，  
好像是早春時大地的赤裸。  
在細膩如綢的，像牡鹿似的肌膚上，

親吻的紅星可以看得很明瞭。  
兩個奶頭像星星似的點綴素胸，  
一對眼睛——也像星星，——  
溫順地仰視天空，  
銀河，藍髮之夜所走的小徑。

眼睛下面有淡藍的暗影，  
宛似傷痕——柔和地殷紅着的雙唇。  
把頭在她的膝上安枕。

一個少年在假眠，像倦了的鹿——很馴。  
死神注視一下，  
怒火悄然在她空虛的腦殼裏熄滅。  
「你這是做什麼，好像夏娃，  
逃避上帝在叢林裏藏匿。」

好像用天穹——月與星的身軀，  
遮護着愛人，防禦着死神，  
少女勇敢地對她回答：

「慢點，請你別罵人！

別喧嚷，別嚇壞我可憐的情郎，  
別把鋒利的鐮刀鏗鏘作響！  
我馬上就來，到墳墓裏臥躺，  
但要把他——遠遠地護衛保藏！  
對不住，我來沒有遵守時光，  
我想——離死神已經很近，  
再讓我把少年擁抱一趟，  
跟我在一塊，他快活得要命！  
並且她也很好！你瞧，  
他遺下這樣的記號，  
在我的頰上和胸上，

看呀，像火紅的罌粟花怒放！」

死神，害羞地，輕輕地笑出了聲：

「是的，你好似和太陽接了吻，

但是，我不僅有你一個人，

我必須殺盡成千成萬的人！

我要爲時間服務，

事情很多，可是我已經年老，

我所以愛惜每一分鐘，

快收拾走吧，少女，時候已到！」

少女還是說她的那一套：

「要是愛人擁抱，

無論是天，無論是地都沒有了。

靈魂裏充滿着非人間的力量，

心窩裏點燃着非人間的光亮。

對於命運才再有恐慌悸驚。

不需要神也不需要人！

像孩子——以愉快本身爲愉快！

以戀愛本身爲戀愛！」

死神深思地嚴厲地沉默不響，

看來——不願打斷她這歌唱！

比太陽更美麗的火——上帝的世界裏沒有，

也沒有比愛火更神奇的火！

## 七

死神沉默着，可是少女的話

她羨慕得像烈火溶化她的骨骸，

把她隨意拋進寒和熱，

但看死神的心向世界表明什麼？

死神雖不是母性，却是女人，

她的心也比理智更強大，  
在死神陰暗的內心  
也有憐憫、憤怒、憂愁的萌芽。  
誰的心靈被強烈的哀愁咬噬，  
她就對誰愛得更加熱烈，  
她多麼喜歡夜裏私語  
那靜謐之偉大的歡愉！

「那有什麼，就來個奇蹟！」死神說，  
「我准許你——活！  
不過我要跟你在一道，  
我將永久在愛神的周遭！」

從那時起，愛神和死神，  
形影不離地直到今天，像姊妹一樣，  
死神帶着鋒利的鐮刀跟着愛神  
到各處各地去，好像是牽線的婆娘。  
着了妹妹的魔，東走西奔，  
各到各處，參加宴會和結婚  
不折不撓，不倦不怠，  
建造生命的幸福和愛情的愉快。 （林陵譯）

- ⊖ 俄文 Смерть 一字，本作「死」解，也當「死神」講，傳說死神是一個身穿黑衣，手拿大鐮刀的陰險可怕的老婦。
- ⊙ 撒旦（Сатана）是魔鬼的頭目，一譯魔王。
- ⊙ 相傳地獄中因有油鍋煎人，炎熱非常。
- ⊙ 該隱（Кайн）是亞當夏娃的第一個兒子。據舊約創世紀載：該隱是種地的，他的弟弟亞伯是牧羊的，該隱因妒忌亞伯蒙上帝喜悅，於是便在田間把亞伯殺死，所以該隱是人間第一個殺人犯。
- ⊙ 原文只用「加略人」（Исхариот），是指十二門徒中出賣耶穌的猶大（Иуда），關於他，新約四福音都有記載，說當局為要捉拿耶穌，但兵丁並不認識他，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得了三十塊錢，出賣自己的先生，他跑去和耶穌親嘴，讓兵丁認出而捉住。
- ⊙ 米海爾（Михаиле），為天使長的名字。

## 切 爾 卡 斯

由於塵埃迷漫而昏暗了的南方的藍天——是矇矓的；炎熱的太陽瞪望着碧海，就宛似透過一層薄薄的，灰色的面紗一般。它在那被槳櫓和汽船晴輪的撥擊，被沿着各航路耕耘着狹港的土耳其式三角帆船以及其他船隻的尖頭龍骨所攪碎了的水面上幾乎沒有反映出來。禁錮在花崗岩堤岸裏的海浪給那在它們脊背上滑駛過去的巨大重量抑壓着，擊向船隻的邊緣，擊向海岸，它們衝擊並咆哮，起着泡沫，污雜着各種的碎屑。

銼鍊的琅噓聲，運貨車輛的聯鈎的碰撞聲，從什麼地方掉到車道石塊上的鐵片的鏗然鳴泣聲，木料的滯鈍的撞擊聲，馬車的顛簸震動聲，一會兒刺耳地尖利、一會兒滯鈍地呼號的輪船汽笛聲，腳夫、水手和稅警的叫喊聲，——所有這些音響都融合成工作日的震耳欲聾的音樂，騷亂地盤旋着，低低地滯留在港灣的上空。向着它們又有新的聲浪不斷地從地上升起：一會兒是滯鈍的，轟響着的，它們劇烈地震撼着四周的一切，一會兒則是尖銳的，鳴叫着的，它們撕裂着充滿塵埃的，暑熱的空氣。

花崗岩，鐵片，木料，港邊的石子路，船隻以及人們——一切都充滿着熱情的梅爾庫里神<sup>⊖</sup>讚歌的強有力的聲音。可是其中人的聲音幾乎聽不到，微弱而可笑。並且最先產生這一喧聲的人們自身也是可笑而又

⊖ 梅爾庫里——古代羅馬神話中的神，管轄田畝、穀物、道路、貿易等。是靈活、狡詐和欺騙的化身。

可憐的：他們沾滿塵埃的，襁褓的，敏捷的，給貨物的重量壓得曲着背的小身軀在烏雲般的塵埃裏，在看熱與音響的大海中忙碌地來來往往奔跑着，他們比起他們四周的龐大的鐵怪，山積着的貨堆，隆隆響着的車輪以及一切他們所創造的東西來顯得很渺小。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却役使着他們並剝奪了他們的個性。

幾只沉重的巨型輪船噴着蒸氣停泊着，發出絲絲噓噓的聲音，深深地吁着氣，在每一種它們所發出的聲音裏都可以感覺到蔑視灰色的，滿沾塵埃的人身的嘲笑音調，這種人在它們的甲板上爬動着，把自己奴隸勞動的果實去填滿很深很深的船艙。可笑得出淚的是那些腳夫的長長行列，在自己的肩上馱着幾千普特的麵粉，拋到船的鐵腹裏去，目的却祇爲了自己的胃賺得幾磅同樣性質的麵包。一面是衣服破碎，滿頭大汗，由於疲乏、喧嘩與暑熱而弄得呆鈍的人們，一面却是那些就是被這些人所創造的强有力的，飽滿地迎着太陽閃閃發光的機器——歸根結蒂仍不是由蒸汽，而是由它們的創造者的筋肉與血液來推動的機器，——在這一對照裏存在着整整一篇殘酷的諷刺詩。

喧噪壓迫着，塵埃刺塞着鼻孔，迷眩着眼睛，看熱焙烤着肉體並使它困憊不堪，周圍的一切看來都很緊張，耐性逐漸在喪失，準備爆發一種巨大的事變，一種爆炸，在這以後，在被它更新了的空氣裏將可自由地，輕快地呼吸，寧靜將統治着大地，而這震耳欲聾的，激惱着人的，引起悲憤的塵埃中的噪音則將消失，那時在都市裏，在大海上，在天空中將是靜靜的，明朗的，美麗的了……

傳來了十二下有規律的，響澈的聲音。當最後一下銅器的響音消散了時，粗暴的勞動音樂已經變得輕些了。再過一分鐘，它已化成了滯鈍



的，不滿的訴冤聲。現在，人的聲音和海的潑潑聲可以聽得分明些了。  
這是午餐的時候到臨了。

—

脚夫們拋開了工作，在碼頭上四散成一堆堆嘈雜的人羣，從女販子那裏替自己買來各種食物，就在石子路上，在遮蔭的角落裏坐着午餐起來，正當這個時候，出現了葛里斯加·切爾卡斯，一匹逐獵不住的老獠，一個碼頭上人很熟悉的人物，一個兇猛的酒鬼，一個機警而勇敢的偷兒。他光着脚，穿一條破舊的絨褲，沒有戴帽子，套着一件骯髒的，領口破碎的洋布襯衫，露出他那乾枯的，嶙峋的，緊包着棕色的皮的骨頭。根據亂蓬蓬的，略帶灰白的黑髮和那壓皺的，銳敏的，兇狠的臉孔就可知道他還祇剛剛醒來。在他一邊的棕褐色口髭上翹起着一根葉莖，另有一根葉莖却纏在那剃過的左頰上的硬毛間，耳後他嵌着一根剛折下的菩提樹小枝。高高的，骨格嶙峋的，略為佝僂的，他慢慢地的石板上跨着步，掉動着他那鉤子一般的，好掠奪的鼻子，向自己的四周投着銳利的目光，閃動着那一對冷酷的灰色眼睛，在脚夫中間搜尋着什麼人。他那棕褐色的口髭，濃而且長，不特像貓鬚一樣顫動着，而放在背後的雙手則互相搓擦着，神經質地扭轉着長長的，彎曲的，像鉤子一般的手指。甚至在這裏，在這幾百個像他一樣的，粗野的浮浪漢中間，他也能頓時以他那和曠野之鷹的類似，以他那好掠奪的瘦態以及那外表上平穩而鎮靜，但內心却是亢奮而銳敏的，像一只他所相像的猛禽的飛翔似的攫食步法引起人家的注意。

當他走近一羣散坐在煤箕堆下的蔭影處的浮浪人脚夫時，起來迎着

他的是一個矮胖的小夥子，有着一張蠢相的，帶青紫斑痕的臉和被抓破的頸額，看來一定是不久以前被打傷的。他站起身來和切爾卡斯並排地走，一面小聲地說道：

「水兵發覺兩包貨色失竊了……。在搜尋。」

「那麼怎麼樣呢？」切爾卡斯泰然自若地用雙眼打量了他一會，問道。

「什麼「怎麼樣呢」，說是在搜尋。此外就沒有什麼了。」

「他們問起我，要我幫着找尋嗎？」

接着切爾卡斯含笑向那邊義勇艦隊<sup>①</sup>的貨倉所在地望了望。

「去你的鬼吧！」

夥伴折了回去。

「喂，等一等！是那一箇把你裝飾的？瞧，你把招牌毀成這付模樣……。你沒有在這裏看見米斯加嗎？」

「長久沒有看見了！」那一個高叫了一聲，就向自己的夥伴們走去。

切爾卡斯舉步向前，被大家當作一個很熟的人那般迎接着。但是他，往常總是快活而尖刻的，今天顯然情緒不好，對人家的詢問都短促地，粗暴地回答着。

從一個貨堆後面突然拐出一個衣服暗綠色，滿沾灰塵，像軍人似的挺直的海關看守。他攔住了切爾卡斯的去路，在他面前擺着一副挑戰的姿態，左手握着劍柄，右手要想抓住切爾卡斯的衣領。

「站住！你上那裏去？」

切爾卡斯往後退了一步，抬起眼睛望一望那看守，乾笑了笑。

那公務員的紅潤的，和藹而狡詐的臉要想裝出一付恫嚇的神氣，因此鼓着氣，把臉漲得滾圓而且赤紫，雙眉緊鎖，兩目怒睜，樣子非常可笑。

「告訴過你——別在碼頭上走，看我折斷你的肋骨！可是你又來了

① 義勇艦隊——一八七〇年由人民募集而成的輪船企業，擁有大量的輪船，倉庫與碼頭。

嗎？」看守惘嚇地叫着。

「你好，謝妙耐奇！你我好久沒有見面了。」切爾卡斯神色不變地問了好，一面向他伸過手去。

「最好是一輩子不見你！走！走！……」

但是謝妙耐奇仍舊握住那伸過來的手。

「告訴我，」切爾卡斯繼續說下去，不讓謝妙耐奇的手從自己的鉤子一般的手指中脫溜出去，並且友善地，親熱地搖動着它，「你沒有看見米斯加嗎？」

「還有什麼米斯加？什麼米斯加我全不曉得！走吧，老弟！不然貨倉看守要是看見了你，他就把你……」

「就是上次我同他在「柯斯特洛姆」一起工作過的那個紅頭髮的。」切爾卡斯堅持着。

「和他一起偷過東西，你這樣說好了！他，你的米斯加，已經被送到醫院裏去了，腿給生鐵塊壓壞了。走吧，老弟，現在還是客客氣氣地請求，走吧，否則我要揪着頭頸把你帶走的！……」

「哈哈，瞧你！你說「我不曉得米斯加」……你是曉得的，瞧。你幹麼這樣生氣，謝妙耐奇？……」

「喂，你別跟我閒扯談，滾吧！……」

看守開始發怒了，他四面張望着，要想從切爾卡斯結實的手中掙出自己的手。切爾卡斯則安閒地從自己的濃眉下望着他，不放開他的手，繼續着說：

「你別催我。我要和你談個痛快才走呢。來，告訴我，你近況如何？……老婆，孩子們身體好嗎？」他閃動着眼睛，毗露出牙齒，嘲弄地微笑着，補充道：「我預備到你家作客，但老是沒有工夫——老是在喝酒……」

「唔，唔，——你別說這個吧！你還瘦鬼，別開玩笑！我，老弟，真的……。你難道預備沿街挨戶去搶劫嗎？」

「做什麼？這裏已儘够你我一輩子享用了。我敢對天起誓，已經够了，謝妙耐奇！你聽到嗎，又偷了兩起貨物？……你瞧，謝妙耐奇，要

小心點兒！將來別遭到了這種事情！……」

謝妙耐奇被氣得發抖了，涎沫四濺，要想說出點什麼。切爾卡斯放掉他的手，若無其事地掉轉長腳走向碼頭的柵門。那個看守跟在他後面，狂亂的咒罵着。

切爾卡斯快活起來了；他輕輕地透出牙齒吹着口笛，把手插進了褲袋，慢悠悠地走着，向左右投送出尖刻的笑聲和打諢。人家也以同樣的說笑回報他。

「啊，你，葛里斯加，警憲好像保護着你呢！」脚夫羣中有一個喊了一聲，現在他們已經用完了午餐，躺在地上休憩。

「我——光着脚，所以謝妙耐奇留意着，別讓我的脚給戳破了，」切爾卡斯回答說。

他們走近了柵門。兩個兵士把切爾卡斯搜摸了一陣就輕輕地把他推到街上去。

切爾卡斯越過了街道，在一家酒店門對面的欄石上坐下。從碼頭的柵門那邊轉轉地馳出了一列滿載貨物的馬車。迎着它們則另有幾輛空的馬車馳過，車上的車夫被顛簸着。碼頭吐出了吼叫的轟響和刺鼻的灰塵……

在這一瘋狂的混亂中切爾卡斯覺得自己很是快活。前面，很可觀的外快在對着他微笑，只需要少許的勞力和很多的機巧。他深信機巧他是綽綽有餘的，於是縫縫起眼睛冥想著明天早晨，當他袋裏有着支票的時候，該怎樣的去逛一下……。記起了他的朋友密斯加，——今天夜裏他倒是很適用的，如果他沒有折斷腿的話。切爾卡斯暗自咒罵着，想起孤伶伶一人，沒有密斯加，恐怕事情辦不妥。這一夜將是怎樣的一夜呢？……他望了望天空，又順着街道望了一下。

離開他約摸五六步光景，在石子路的人行道旁坐着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背倚着欄石，穿一件藍色粗麻布短衫和同樣布料的褲子，脚踏一雙

草鞋，頭戴一頂破舊的赤色無邊帽。他身旁放着一個小小的背囊和一把外面用葦莖編的辮帶包捲着的無柄鑊刀，這根辮帶則用細繩精密地紮縛着。少年是闊肩的，矮胖的，金髮的，有一張風吹日曬的臉和一對藍色的大眼睛，信賴地，和藹地望着切爾卡斯。

切爾卡斯呲露了牙齒，伸出了舌頭，做出一副可怕的嘴臉，用圓睜的雙目盯視着他。

少年起初不解地眨着眼睛，但是過了一會突然哄笑起來，透過笑聲高喊道：「啊，你這怪人！」接着他幾乎不從地上站起就笨拙地由自己的欄石搖搖擺擺地移到切爾卡斯的欄石旁，就着塵土拖過自己的背囊，同時用鑊刀的底背敲着石板。

「喂，老兄，看來你是多喝了酒！……」他拉一拉他的褲子，同切爾卡斯攀談起來。

「有過的，小娃娃<sup>㉑</sup>，有過這樣的事情！」切爾卡斯微笑地承認了。他立即愛上這個壯健的，和藹的，有一對小孩子般明亮的眼睛的少年。「從刈草場來嗎？」

「當然！……割了一維爾斯達<sup>㉒</sup>——還祇割得一個格洛斯<sup>㉓</sup>。事情糟透了！人——非常的多！逃荒人擁過來——他們殺低價錢，簡直使你不能工作了！在古班是付六個格里夫那<sup>㉔</sup>。多倒霉的事情啊！……可是從前，據說，價錢是三個魯布，四個魯布，五個魯布哩！……」

「從前嗎！……從前單是看一眼俄羅斯人他們也會付出三個魯布的。我在差不多十年前就會幹過這行業。你一到哥薩克村莊——說「我是俄羅斯人！」——那麼馬上就會有人來看你，摸你，對你表示驚奇，你就可以得到三個魯布啦！而且他們還給喝一個醉，吃一個飽。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少年聽着切爾卡斯，起初張大了嘴，在圓圓的臉上現出狐疑的欣喜，但是過了一會，明白了這個衣衫襤褸的傢伙是在吹牛，於是啞了一下嘴唇，大笑起來。切爾卡斯却保持着正經的面孔，把微笑藏進他的口鬚裏……

㉑ 原意為乳兒，有乳臭未乾，未經世故之意。

㉒ 舊俄長度單位，合1.067公里。

㉓ 古代俄羅斯最小錢幣，意譯為一文小錢。

㉔ 古代俄羅斯錢幣，等於十戈貝。

「怪漢子，你說得好像真的一般，我聽聽，竟也相信……不，我敢對天賭咒，從前那邊……」

「嘿，我說的是什麼？我不是也在說那邊從前……」

「噯，你！……」少年揮了揮手。「你是鞋匠嗎？還是裁縫④？……你倒底是什麼樣人？」

「我嗎？」切爾卡斯重問一遍，接着，想了一想，說道：「我是個漁夫。」

「漁——夫！啊，你！怎麼，你捉魚？……」

「捉魚做什麼？本地的漁夫不光是捉魚的，更多捉的是淹死的人，破舊的鐵錨，沉沒的船隻——一切都捉！有這種特備的釣竿……」

「騙人！騙人！……也許你是那一種漁夫吧，他們關於自己這樣唱：

「我們撒着網

在乾燥的岸上，

也撒在穀倉和棧房上」……」

「那麼你看見過這種人嗎？」切爾卡斯問，一面帶着冷笑看定了他。

「沒有，那裏能見得到！祇是聽說而已……」

「喜歡他們嗎？」

「他們？怎麼不喜歡呢！……不錯啊，這些孩子們，自由自在，海闊天空……」

「你覺得自由怎樣？……你難道喜歡自由嗎？」

「當然囉！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你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然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你能夠安份守己，那麼就不會有石塊壓在你的頸上了，——這是頭等的行業啊！你可以隨心所欲地玩，祇是要記住了上帝。」

切爾卡斯鄙夷地吐了一口涎沫，轉過身去不睬這個少年。

「現在，來說說我的事情吧……」那一個說道。「我的父親已經過世，家產很少，母親是一個老太婆，田地又都被吸乾了，——我該怎麼辦呢？得活下去。可是怎樣活法呢？不曉得。到發財人家去給招女婿嗎，好，如果他們肯分給女兒一點財產的話！……不肯的——丈人魔鬼不肯分的。這樣我就祇好替他做斷脊背骨了……很長久……要不少年啦！」

④ 舊俄時，鞋匠和裁縫最喜歡飲酒，所以少年這樣猜測。

你瞧，這樣的事情！如果我能賺到一百五十個魯布的話，那麼我馬上就可站定腳跟了，那時候什麼安吉普不安吉普，叫他嘗嘗我的老拳！你願意把瑪爾華嫁給我嗎？不願意嗎？不要了！謝謝上帝，村子裏的姑娘不祇她一個。那時我將完全是自由的，自管自……啊！」少年嘆一口氣。「可是現在，除了去給招女婿之外，就沒有別的法子了。我曾經想過：到古班去，撈他媽的兩百個魯布，這樣一來，我就是一個紳士了！……可是不成哪！現在祇好去做僱農了……。無論那一次我都弄不好自己的家產！唉，唉！……」

少年極不願意去入贅。甚至他的臉都悲痛地變得陰暗了。他在地上痛苦地煩燥地移動着。

切爾卡斯問道：

「那麼現在你到那裏去呢？」

「是的，不錯——那裏去呢？還不知道嗎，打回老家。」

「唔，老弟，這個我可不知道，或者，你預備到土耳其去吧……」

「到土——耳其去！……」少年拖長着聲音說。「正教徒中間有誰願意到那邊去？這個你也用告訴我！……」

「你這傻子！」切爾卡斯嘆息一聲，又掉轉身去，不看這對話者。這一壯健的鄉村少年在他心中惹起了某一種的感覺……

一種混亂的，慢慢成熟的，困惑的感覺在深處什麼地方攪動着並阻擾他集中思想，阻擾他去考慮這一夜該做些什麼。

挨罵的少年低聲地咕噥着什麼，偶而向這浮浪漢投出斜視。他的兩頰可笑地鼓起，嘴唇張開，閃爍着的眼睛不知為什麼緣故過度頻繁地而且可笑地瞬眨着。他顯然沒有料到他同這個多口舌的衣衫襤褸者的談話會結束得這樣快而沒趣。

衣衫襤褸者不再睬他了。他沉思地吹着口笛，坐在欄石上，用那赤裸的，骯髒的腳跟在欄石上敲着拍子。

少年想向他報復。

「喂，你，漁夫！你常常喝酒嗎？」他開始說話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那漁夫却猛的轉過臉來對着他，問道：

「聽着，小娃娃！今天夜裏你願意同我做工嗎？快一點說！」

「做什麼工啊？」少年懷疑地問道。

「什麼工！……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我們去捉魚。你可以划船……」

「這樣……怎麼辦呢？也不錯。可以做一下。不過就是……不要和你跌進了什麼陷阱。你是一個很難捉摸的人……你是看不透的……」

切爾卡斯覺得在胸口有一種類似火傷的創痛，於是就含着冷峻的忿怒壓低聲音說道：

「你不明白的事情，就別多嘴……。我來把你的腦袋敲一下，那時你腦子裏就會明亮了……」

他從欄石上一跳而起，左手捋了捋他的口髭，右手握成了一個堅硬的，青筋凸起的拳頭，雙眼閃動着。

少年害怕起來，他迅速地四面環顧了一下，胆怯地眨着眼睛，也從地上跳起。他們互相用眼睛打量着，默不作聲。

「怎麼樣？」切爾卡斯粗暴地問道。他因為這個犢兒給他的凌辱而全身沸騰了，顫抖了，在同他談話時他是輕視這犢兒的，可是現在却一下子變為憎恨他了，理由是因為他有一對這樣純潔的，碧藍的眼睛，一張健康的，被太陽曬黑的臉孔，一雙短短的，結實的手，因為他在什麼地方有着一個村莊，和村莊裏的一個家，因為有一個富裕的農夫請他去砍柴——因為他整個過去的和未來的生活，而尤其是因為他，這個小孩子，同他切爾卡斯相比，竟敢愛起他所不曉得價值的和他所不需要的自由來。往常如果看見了一個你認為劣於你，低於你的人居然也要愛起或恨起你所愛或所恨的東西來，而因此成為和你相似的時候總是不舒服的。



少年望着切爾卡斯，已認他是主人了。

「可是我……沒有反對啊，」他說話了。「我不是在找工作嗎。跟誰工作，跟你或者跟別人，對我反正是一樣。我不過是說你不像一個做工的人罷了，——你穿得已經，這個……很襤褸。現在我可曉得這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事情。主啊，難道我沒有見過醉漢嗎！唉，有多少啊！……可是還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醉漢。」

「那麼算了，算了！你同意了嗎？」切爾卡斯重問的時候已經比曠溫和了。

「我嗎？去的！……我很高興！你說一說價錢吧。」

「我的價錢是要按工作而定的。什麼樣的工作，就是說什麼樣的捕獲量……你大概總可得到五個魯布的。明白嗎？」

但是現在事情觸到了錢，而農民是要確確實實的，所以他也要僱主有同樣的確切。少年的不信任和懷疑又燃燒起來了。

「這個我可不成，老兄！」

切爾卡斯却已擺起僱主的架子：

「別多嘴，等會再說！現在我們上酒館去！」

於是他們倆就並排的沿街走去。切爾卡斯——帶着主人的威嚴面孔，扭捏着口髭，少年——帶着一副完全準備服從的表情，可是依然充滿了不信任和害怕。

「你叫什麼名字？」切爾卡斯問。

「加夫里拉！」少年回答。

當他們來到一家黢黢的，煙濤煤煙的酒館時，切爾卡斯就跑到酒櫃旁，用一個老吃客的親暱口吻點了一瓶伏德卡，菜湯，烤肉和茶，他算了算所需的錢，就簡短地向侍僕投過了一句「全都記在賬上！」，而侍僕對這也默然地點了點頭。這樣一來加夫里拉立刻對自己的主人充滿了尊敬，這個主人，不要看他一副騙子的外表，竟也享有這樣的盛名和信

用哩。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吃一點東西和談個清楚了。你且坐一會，我到一個地方去一下。」

他走了。加夫里拉環顧了一下四周。酒館是開設在一個地下室裏；裏面潮濕而陰暗，它全部充滿了發酸的伏德卡、煙草的煙霧、樹脂以及還有一種刺激品的窒息氣味。加夫里拉的對面，另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醉漢，水手裝束，有一綫紅鬚鬚，全身都是煤灰和樹脂。他一面啣着歌，一面不斷打着嗝，那歌全是些訛傳的和破損了的字眼，一會兒可怕地發着絲音，一會兒發着喉音。看來，他不是一個俄羅斯人。

他的後面坐着兩個摩爾達維亞婦人，衣服破碎，頭髮烏黑，面孔火紅，她們也在用酒醉後的聲音吱吱地唱着歌。

後來從暗中又顯現出各種不同的身形，全都是怪異地蓬頭亂髮的，全都是半醉的，喧囂的，不安靜的……

加夫里拉忐忑不安起來了。他亟盼主人快些回來。酒館裏的喧噪融成了一種音調，似乎這是一只巨大的動物在咆哮，牠，有着數百種不同的聲音，激怒地，盲目地要想從這個石砌的地窖裏衝出去，但是又找不到逃出的通路。加夫里拉覺得他的身上正黏貼着一種使人昏迷的，重壓的東西，由於它，他的腦袋旋轉起來了，由於它，那對好奇地同時又畏懼地在酒館裏瞟射着的眼睛朦朧起來了……

切爾卡斯進來了，他們開始吃喝，一面交談着。三杯落肚，加夫里拉已有點醉醺醺了。他高興起來，想對自己的主人說幾句悅耳的話，這主人真是一個好人，款待他這樣好。可是那些像整串波浪似地湧到他喉頭的字句却不知爲什麼總不能從那突然變沉重了的舌頭上說出來。

切爾卡斯望着他，嘲弄地微笑着，說道：

「醉了嗎！……唉，這軟骨蟲！還祇五杯！……你怎麼工作呢？」

……」

「朋友！……」加夫里拉含糊地說着。「別怕！我尊敬你！……讓我親親你！……好嗎？……」

「啊！……諸，再喝一點！」

加夫里拉喝着，喝着，終於到了這樣的地步，所有的東西都以平滑的波形的動作在他的眼裏幌蕩起來。這是很不舒服的，而且因此覺得要嘔吐。他的臉變成蠢憨驚喜的模樣。他可笑地顫動着嘴唇並牛鳴着，要想說出點什麼來。切爾卡斯則一動也不動地凝視着他，彷彿回憶什麼似的，捲捲着自己的口髭，老是陰沉地微笑着。

酒館仍是用酒醉的喧噪聲咆哮着。紅髮的水手把肘撐在桌子上睡着了。

「喂，我們走吧。」切爾卡斯站起來說。

加夫里拉試了試要想站起，但是他不能，於是把自己痛罵一頓，開始用一個醉漢的無意義的笑聲大笑起來。

「醉倒了！」切爾卡斯說，一面重又坐到他對面的椅子上。

加夫里拉不住的哄笑着，用呆鈍的雙眼瞪望着主人。那一個則一動也不動地凝視着他，目光炯炯地但又沉思地。他看見他面前有一個生命已經落入他的狼爪裏的人。他，切爾卡斯，覺得自己有力任意處置這生命。他能够像撕一張紙牌那樣地撕碎它，他也能够幫助它在穩固的農家基礎上立定足跟。在覺得自己是另一人的主人時，他想到這個少年一定從沒有喝過像命運賜予他切爾卡斯所喝的那樣一杯酒……。他嫉妒這個年輕的生命，但是又憐惜他，嘲弄它，但是甚至又替它沮喪，惟恐它會再一次落到像他那樣的手中……。所有這一切的感覺最後却在切爾卡斯心裏融成一種爲家長的，有關經濟的心情。這少年是可憐的，這少年是需要的。於是切爾卡斯就把加夫里拉挾在腋下，輕輕地用膝蓋從後面頂着他，把他攙到酒館的院子裏，放到柴堆蔭下的地上，而自己則在他身旁

坐下抽起煙來。加里夫拉稍稍輾側了一下，半鳴了一會就入睡了。

## 二

「喂，準備好了嗎？」切爾卡斯低聲問那正在整理槳的加夫里拉。

「馬上就好！槳架有點鬆了，可以用槳敲一下嗎？」

「不——不！不要有絲毫的聲音！用手把它壓得緊些，它自然會歸還原位。」

他們兩人正悄悄地在整理一只小船，它繫在一整隊帆船和許多很大的土耳其式三角帆船中間的一只的船尾上，這隊帆船都裝着橡樹板，而那些土耳其式三角帆船上則放着棕櫚，檀香和很粗的松柏木料。

夜是漆黑的，天空中浮動着厚厚的，絮亂的烏雲，海是平靜的，深黑的，濃得像油一般。它散發着潮濕的，鹹味的郁香，愛撫地發出聲音，潑激着船只的邊緣和堤岸，略微震蕩着切爾卡斯的小船。在離岸很遠的空間，從海上矗立起黑幢幢的船隻的骨架，它們向天空伸出尖長的，在頂端上掛有各種顏色的小燈的桅桿。海反射出這些燈火，被撒滿了一簇簇的黃色斑點。它們在那天鵝絨般的柔軟的，有黑色光澤的海面上美麗地幌動着。海已像一個白天做得非常疲憊的工人一樣甜蜜地睡熟了。

「我們出發吧！」加夫里拉說，一面把槳投入水中。

「好！」切爾卡斯用力掉動着舵，把船送到那些小船中間的水帶上，船就很快地在那平滑如鏡的水面上浮行起來，水在槳的撥划下激成了淡藍的磷光，它長長的波紋在船尾後面旋舞，柔軟地閃着光。

「喂，頭怎麼樣？痛麼？」切爾卡斯愛撫地問道。

「痛得要命哪！……像一塊生鐵在嚶嚶着一樣……。我馬上要用水來把它淋一淋濕。」

「做什麼？你，你瞧，還是濕濕內臟吧，或者可以更快地清醒過來，」接着他就遞給加夫里拉一個瓶子。

「真的嗎！主保佑我！……」

發出了骨碌碌的吞飲聲。

「噯，你！開心嗎？……够了！」切爾卡斯止住他。

船兒又疾駛起來了，默默地，輕快地在船隻中間鑽動着……。突然它已經從船叢中鑽了出來，海——無邊無際的，雄偉有力的——在他們面前展了開來，它直通到碧藍的遠方，那邊，從它的水面上向天空湧起高山一般的雲層，有的是淡紫暗藍的，在邊緣的地方帶着黃色的柔毛似的鑲邊，有的是淺綠的，像海水一般的顏色，也有的是陰鬱的，鉛色的雲塊，從自己身上投擲出這樣悲苦的，沉痛的暗影。雲片迂緩地爬動着，一會兒互相融合，一會兒互相追逐，它們混亂着自己的顏色和形狀，自己吞食着自己，又再度在新的輪廓中出現，有偉大莊嚴的，但也有陰沉險惡的……。在這無靈魂的塊體的迂緩運動中存在着一種定命的東西。看來，那邊，在海的邊涯，它們是無窮無盡的多，它們永遠將這樣冷漠地爬向天空，懷着一種兇險的目的永不再讓天空用自己千百萬的金眼——五光十色，活活潑潑，夢幻地閃耀着，在那些珍視它們純潔的閃光的人們中間燭起崇高的願望的星星——在昏睡着的大海之上閃爍。

「海美嗎？」切爾卡斯問道。

「不錯！祇不過在海裏有點害怕。」加夫里拉回答，一面平穩地但是用力地在水中划着雙槳。水略微有點可聞地發出了聲音，在長槳的搖划下潑激着，老是閃爍着溫暖的，藍色的燐光。

「害怕？你這傻子！……」切爾卡斯嘲笑地喃喃道。

他，一個偷兒，却是愛海的。他的沸騰的神經質的天性，對印像很貪婪的天性從不會對這黑沉沉的，無邊無際的，自由而有力的廣大空間

底欣賞表示過厭倦。所以聽到關於他所愛事物的美麗與否問題的這樣回答，他認為是受辱的。他坐在船尾，用花撈着水，一面鎮靜地向前眺望着，充滿了要久久而且遠遠地在天鵝絨般的軟滑平面上航行的願望。

在海上，他的心中總湧起了一種開闊的，溫暖的感覺，——它抓住他整個靈魂，稍稍澄清了靈魂中的人世間的醜惡。他珍視這種感覺，喜歡在水天之間觀賞這較為美好的自己，那裏，對生活的掛慮總是失却尖銳性，而生活本身則失却它的價值。夜闌，睡夢中的海的柔和的呼吸聲在海上流暢地飄蕩着，這一浩蕩無際的聲音把安靜注進了人的靈魂，並且愛撫地馴服了靈魂中兇惡的衝動，在它裏面孕育出雄偉的夢想……

「漁網在那裏？」加夫里拉突然發問，一面不安地環視着船。

切爾卡斯震了一震。

「漁網嗎？它在我的船尾上。」

但是他覺得在這小子面前說謊是可惱的，而且他還痛惜那些被這個少年用問句所打散了的遐思和感覺。他發怒了。他常有的尖銳的怒火在胸中和喉口引裂着他，他聲勢洶洶地，暴戾地對加夫里拉說：

「你這是怎麼的，——坐着就好好的坐着！不關你的事情就不要把鼻子插進來。僱你來划槳，你就划槳。假使你要多嘴，結果會很不好的。明白嗎？……」

船震抖了一下子，停住了。槳遺在水中，把水激起了泡沫，加夫里拉不安地在坐凳上挪動着。

「划啊！」

粗暴的罵語掀動了空氣。加夫里拉用雙槳一划。船兒似乎受驚了，就以急速的，神經質的挑動奔跑起來，刷啦啦地破着水。

「平穩一點！……」

切爾卡斯從船尾略微站起，並未從手中放下槳，他那對冷酷的眼睛釘住了加夫里拉的蒼白的臉孔。他揜着身，向前弓着背。活似一隻預備蹶躍的貓。

聽得到狠狠的切齒聲和一種骨頭的輕脆軋擊聲。

「那一個在喊叫？」海上傳來了嚴厲的叱咤聲。

「噯，魔鬼，搖啊！……輕一點！我要打死你這狗！……噯，搖啊！……一，二！祇要你出一點聲音！……我就撕碎你！……」切爾卡斯低聲么喝着。

「上帝的母親啊……聖母娘娘……」加夫里拉呢喃着，由於恐怖和緊張而顫抖着，軟癱着。

船兒輕快地掉轉身，向碼頭回駛，那裏，燈火羣集成五光十色的一簇，桅桿也可以望得見了。

「喂！是那一個在喊叫？」又傳來了這聲音。

現在聲音已比第一次要遠些。切爾卡斯放了心。

「那是你自己在喊叫！」他對喊叫的方向說，接着就向那還在呢喃禱告的加夫里拉說道：「啊，老弟，是你的運氣！假使這些魔鬼追着我们——那你就完蛋了。懂嗎？我馬上會把你餵了魚！……」

現在，當切爾卡斯說得很鎮靜甚至很溫和時，那因為恐怖而仍在發抖的加夫里拉就哀求道：

「你聽，放了我吧！我用基督的名禱求你放放吧！讓我到什麼地方上陸吧！哎嘍，哎嘍，哎嘍！……我完全完了！……啊，念着上帝，放放吧！我對你有什麼用呢？我不能做這個啊！……我從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啊……。主啊！我真的要完了！老兄，你怎麼騙我啊？啊？你有罪的！……你在摧毀一個靈魂啊！……唉，這樣的事情……」

「什麼事情？」切爾卡斯惡狠狠地問道。「啊？喂，什麼事情？」

少年的恐怖使他歡喜，他欣賞着加夫里拉的恐怖，也欣賞着他切爾

卡斯是一個多麼厲害的人這件事。

「黑暗的事情啊，老兄！……看上帝的份上放了我吧！……我對你有什麼用呢？……啊？……親愛的……」

「喂，不准作聲！如果不需要，我就不會帶你來。明白嗎？——別出聲！」

「主啊！」加夫里拉嘆了一聲。

「怎麼！……在我這裏不舒服嗎！」切爾卡斯截斷他道。

但是加夫里拉現在已經不能自制了，他輕輕地飲泣着，哭了，擤着鼻涕，在坐位上擲動着，但仍用力地，絕望地搖划着。船兒箭似的疾駛着。又是黑幢幢的船身聳立在途中，接着這船兒就在它們船舷中間的狹窄水帶上像螺旋般的轉動着，消失在其中了。

「喂，你！聽着！假使有人問你什麼話——不要作聲，如果你想活命的話！明白嗎？」

「唉，我的媽啊！……」加夫里拉對這嚴厲的命令祇答以絕望的長嘆，接着悲痛地加了一句：「我的命運完結了……」

「別哭哭啼啼！」切爾卡斯威勢地低喝道。

由於這一聲低喝，加夫里拉喪失了考量的能力並麻木了，他已被大禍的冷冰冰的預感抓住。他機械地把雙槳插入水中，身子往後一仰，把它們提起，重又放下，在這時候他一直牢牢地望着自己的草鞋。

波濤的夢囈似的嘩啦聲陰沉沉地洪洪着，很是可怕。這裏已是港灣了……隔着它的花崗石堤牆可以聽得到人的聲音，水的潑激聲，歌聲以及尖利的汽笛聲。

「停住！」切爾卡斯低喝道。「放下槳！用手扶着牆！輕些，小鬼！……」

加夫里拉用手攀着膩滑的石塊，把船挨着牆挪過去。船兒一無聲息地移動着，船舷挨着石塊上附着的黏液滑過去。

「停住！……槳拿過來！拿到這裏來！你的護照在那裏？在背囊裏嗎？把背囊拿過來！喂，快些拿過來！這，親愛的朋友，是爲了使你不



能逃走……。現在你逃不掉了。沒有槩你還能想方法逃，可是沒有護照你不敢逃了。等着！瞧，如果你一作聲——那麼即使到海底我也要找着你的！……」

突然，切爾卡斯用手抓着什麼東西，騰到空中，就在牆上不見了。

加夫里拉震了一下……。這來得如此的快。他覺得他在這個多口髒的，瘦削的偷兒身上所感覺到的那個重壓和恐怖已從他身上滾下來了，爬開了……。現在逃走吧！……於是自由地呼了一口氣，環顧了一下四周。左面，聳立着一座黑壓壓的，沒有桅桿的物體——似乎是一口很大的棺槨，無人的，空闊的……。浪濤每一次衝擊着它的邊緣時，裏面就發出一種遲鈍的，空洞的回聲，很像沉重的嘆息。右面，在水上蜿蜒着一塊潮濕的，石砌的堤壩底牆，宛似一條冷陰陰的，粗重的蟒蛇。背後也可看見一些黑幢幢的骨架，而前面，在牆與這口棺槨的邊緣中間的空隙裏，則可以望得見海，死寂無聲的，空曠的，上面掛着深黑色的雲塊。這些雲塊慢吞吞地移動着，它們是巨大的，沉重的，從黑暗中注出了恐怖，準備用自己的重量去壓碎人們。一切都是冷冷的，黑色的，猙獰可怕的，加夫里拉恐怖起來了。這一恐怖比切爾卡斯所加於他的恐怖還要利害；它緊抱住加夫里拉的心胸，把他擠成了長縮的一團，釘到了船裏的坐位上……

可是四周，一切都默不作聲。除了海的嘆息外，一無聲響。烏雲在天空中還是像先前那樣慢吞吞地，煩鬱地爬動着，但是它們從海上騰起得愈來愈多，當瞪望着這升天的時候，可能遐想它也是海，祇不過是一個波濤洶湧的，覆在另一個熟睡的，寧靜的，平滑如鏡的海上的海罷了。烏雲就宛如波濤，它們用灰色的，蹣跚的脊背衝向地面，衝向深淵——這些波濤就是被風從它們裏面吹出來的，——也衝向那些新生的，尚未覆有狂暴和憤怒的淡綠泡沫的巨浪。

加夫里拉覺得自己已被這陰鬱的寂靜和美麗壓碎了，又覺得他想快

些見到主人。可是如果他在那邊逗留下來呢？……時間過得很慢，比在天空爬行的烏雲還要慢……而寂靜却漸漸變得更猙獰可怕了……。但就在這時，在堤牆後面聽到了潑潑聲，悉索聲和還有一種像耳語的聲音。加夫里拉覺得他立即要死了……

「喂！睡着了嗎？接住！……小心點！……」傳來了切爾卡斯模糊的聲音。

從牆上落下一包立方形的重物。加夫里拉把它接到船中。還有一包同樣的東西落下來。跟着在牆上伸出切爾卡斯長長的身軀，槩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出現了，向加夫里拉의 脚跟摔下了他的背囊，而沉重地喘着氣的切爾卡斯則已坐在船尾上了。

加夫里拉望着他，快活地但是畏縮地微笑着。

「倦了嗎？」他問道。

「怎麼不倦呢，犢兒！現在你好好地搖吧！儘力的搖吧！老弟，你可大大地賺一筆錢了！一半工程已經完成了。現在祇要在鬼子的兩眼中間偷偷駛過就可以去見你的瑪斯加<sup>①</sup>了。你有一個瑪斯加嗎？喂，孩子？」

「沒——有！」加夫里拉使出全身的氣力搖，他用那像風箱般的胸膛和鋼條般的雙臂工作着。水在船底下發出轟響的聲音，船尾後面的藍色波紋現在更寬闊了。加夫里拉全身都濕透汗，但仍繼續使勁地搖着。這一夜兩次經歷了這樣的恐怖後，他現在懼怕再會第三次經受它，他祇希望一件事情：快些了結這件可詛咒的工作，到岸上去，逃開了這個人，趁現在他事實上還沒有謀害他或是把他拖進監獄的時候。他打定主意無論什麼都不與他談，也不違背他，他吩咐什麼就做什麼，如果能好好地和他分手，那麼明天就立即到尼古拉神面前去還願。熱情的祈禱已準備好從他胸中衝出。但是他克制着，像汽鍋似的喘着氣，沉默着，祇覺周旋顛地向切爾卡斯投着警視。

① 瑪斯加——最通行的女人名字，在這幾句中意即妻子。

可是那一個，乾瘦的，長條子的，像一隻準備飛到什麼地方去的鳥兒般前屈着身軀，用那對鷹眼審視着船前的暗空，掉動那好掠奪的，鉤子般的鼻子，一只手緊緊地握着舵柄，另一只手則在捻掙那因微笑而顫抖着的口髭，微笑使他薄薄的嘴唇歪扭了。切爾卡斯正得意他的成功，得意他自己，也得意這個少年被他嚇得那樣厲害並且變成他的奴隸。他望着加夫里拉如何的在拚力，於是他覺得可憐起來，想鼓勵鼓勵他。

「喂！」他含笑輕聲說道。「你大大地受驚了吧？是不是？」

「沒——有什麼！……」加夫里拉呼了一口氣並哼了一聲。

「現在你已經可以不必這樣用力搖了。現在是終局了。祇有一個地方還要通過……。你休息一下……」

加夫里拉聽話地停止了，用衣袖抹去了臉上的汗，又把槳放入水中。

「現在，輕些搖。不要叫水發出聲音。有一洞閘門要通過。輕些，輕些……。否則，老弟，那邊的人很厲害……。他們正巧是會耍鎗的。會在額上打出這樣一個大疙瘩，使你連叫喊都來不及。」

現在船兒幾乎全無聲息的在水上潛行着。祇從槳上滴下淡青色的水珠，當它們掉落到海面上時，在掉落的地方就暫時激起了也是淡青色的小渦紋。夜逐漸變得更黝暗，更寂靜了。現在天空已經不像一個波濤洶湧的大海——烏雲在它上面四散浮開，用一張平滑的，厚重的，低低壓在水面上而且是不動的帷幕覆蓋着它。可是海覺到還要平靜，還要深黑，還要強烈地飄蕩着溫暖的，鹽腥的氣味，並且似乎已經沒有剛才那樣的寬闊了。

「啊，要是下雨就好了！」切爾卡斯喃喃着。「那麼我們就可像在簾子後面那樣地溜過了。」

船兒的左右，從深黑色的水中升起了幾幢建築——幾隻駁船，靜止

的，暗幢幢的，也是深黑色的。在它們中間的一艘上游動着燈火，大概是一個人帶了燈在行走。海撫拂着它們的邊緣，有所請求地，遲鈍地發出聲音，可是它們却以空洞的，冷冷的回響答覆它，彷彿在爭論，不願向它讓步似的。

「巡邏隊！……」切爾卡斯低聲說得幾乎聽不見。

自從他吩咐加夫里拉搖得輕些的時候起，加夫里拉就已再度被那尖銳的，預期的緊張所抓住了。他全身撲向前，向着暗中，他覺得通體都大了起來，——骨頭和血管在身上帶着滯鈍的痛楚伸張着，腦袋中充滿了一個思想，在發着疼，背上的皮戰慄着，而腳上則有小小的，尖銳的，冰冷的芒針在鑽刺。眼睛也因緊張審視黑暗而作痛了，他等候從這黑暗中——眼見就會有什麼東西出現並向他們大聲么喝道：「站住，偷兒！……」

現在，當切爾卡斯低聲說出「巡邏隊！」的時候，加夫里拉震抖了一下：一種猛烈的，燃燒的思念鑽進他的心，鑽進去並且在那緊張着的神經上刺戳着——他想大聲呼喊，叫人來援救他……。他已經張開了嘴，在座位上略微站起，突出胸脯，吸進大量的空氣，再張開了嘴——可是突然之間，他被那鞭子般抽打着他的恐怖愣住了，閉起了眼睛從座位上滾了下來。

……在船兒的前面，遠遠的在水平綫的地方，從深黑色的海水中升起一柄龐大的火藍色的長劍，它舉起來，劈開了夜之黑暗，把它的鋒刃在天空的烏雲上滑了一下，並像一條寬闊的，藍色的帶子般躺到海的胸脯上。它躺下來了，在它的光帶上從暗中浮出了以前沒有看見的，黑幢幢的，默然無聲的，籠罩着輕柔的夜霧的船隻。看來它們曾久留在海底，是被風暴的猛烈的力量曳引到那邊去的，可是現在却因這海所產生的火劍的勅令而從那裏昇了起來，——昇起來看看天空和一切在水面上的東西……。它們的索纜繞着桅桿，似乎就是和這些黑幢幢的巨怪一同從

海底昇起來並網裹着它們的黏性的水草。現在，這一可怕的淡藍色的長劍，它從海的深處舉向上空，昇了起來，閃耀着，又劈開黑夜，又躺了下去，但是這已在另一方向了。跟着，在那邊，在它躺下的地方又浮起了在它出現之前所未見的船隻暗影。

切爾卡斯的船停了下來，在水面上幌蕩着，似乎在猶疑未定。加夫里拉倒在船底，雙手掩住了臉，而切爾卡斯則用腳在踢着他，並暴怒地，但是低聲地叱喝着：

「優子，這是海關緝私船……。這是電燈！……起來，壽頭！馬上就要把光射到我們這裏來了！……小鬼，你會害了你自己，也害了我！噯！……」

最後，當一下較用力的靴跟的踢擊落到加夫里拉背上時，他跳起來了，但仍不敢睜開眼睛，他坐到座位上去，在摸索到雙槳後，就把船推向前去。

「輕些！打死你！噯，輕些啊！……優子，你這該死的東西！你怕什麼？啊！豬臉！……祇不過是一個燈罷了。槳划得輕些！……可惡的小鬼！……這是查緝私貨的。不會來碰我們的——它們已遠遠的駛開了。不要怕，不會來碰我們的。現在我們……」切爾卡斯得勝地四面環顧了一下。「完工了，我們溜出來了！……呼——呼！……噯，你很幸運，你這壽頭麻子！……」

加夫里拉一聲不響，祇搖划着，他沉重地呼吸着，斜目望着那邊仍在升降着這一火劍的地方。他無論怎樣都不能相信切爾卡斯，說這不過是一盞燈。這冷颼颼的，淡藍色的，劈着黑闇的光芒，它能使梅顯耀出銀色的閃光，那一定有一種神祕的東西在它裏面，所以加夫里拉重又陷入了悲苦的可怖的催眠狀態中。他像一架機器似的搖划着，不住的蹙縮着，彷彿準備接受從上面來的打擊，在他心裏已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願望了——他已是空虛而無靈魂的了。這一夜的激動，最後已把他身上一切人性的東西都噬蝕去了。

可是切爾卡斯却得勝了。他的慣於震駭的神經已經安靜下來。他的口髭熱情地顫抖着，眼中則燃起了火星。他覺得自己很是豪壯，他透過齒縫吹着口笛，深深地吸着海上的潮濕空氣，四面環顧着，當他的眼睛停在加夫里拉身上時，他溫和地微笑了。

一陣風吹拂而過，驚醒了海，它陡地起了晶瑩的波濤。烏雲彷彿已經變得薄些，明澈些了，可是整片天仍被它們佈滿着。不管風——雖然還很輕微——已在海面上自由地吹動着，烏雲仍是一動也不動，宛似在轉一個灰色的，陰鬱的念頭一般。

「喂，你，老弟，清醒清醒吧，是時候了！你瞧，你——好像整個靈魂都被摔出了你的皮肉似的，祇留下一囊骨頭了！一切都已結束了。唉！……」

在加夫里拉，這時祇要聽到人的聲音，即使是切爾卡斯所說的話，也是很舒適的。

「我聽見了。」他輕輕地說。

「這樣就好了！軟骨蟲……喂，坐到舵上來，我來搖槳，你疲倦了，來啊！」

加夫里拉機械地換了位置。當切爾卡斯和他交換位置，看了看他的臉，發覺他在那顫抖的雙足上搖幌時，他更加可憐這少年了。他拍了拍他的肩。

「噯，噯，不要怕！你已經賺了一筆了。我，老弟，要重重的賞你。二十五魯布的票子，你要拿嗎？啊？」

「我——什麼都不要。祇要到岸上去……」

切爾卡斯揮了揮手，吐了一口痰，就用自己的長臂把雙槳遠遠的向後揮着，開始搖划起來。

海醒了。它起着小小的波浪，它一面孵育出它們，用泡沫鑲起了邊，一面却又使它們互相撞擊着而粉碎為微細的水點。泡沫在融消的時候發出絲絲的聲音並嘆息着，——四週的一切都充滿了音樂的聲響和潑激聲。黑暗似乎更生動了。

「來，告訴我，」切爾卡斯說話了，「你到鄉下去，討了老婆，開始耙掘田地，播種穀物，老婆會生出孩子，吃的東西將要不夠；這樣你就得終生勞碌了……。啊，怎樣？這裏面有很多的樂趣嗎？」

「這算是什麼樂趣！」加夫里拉長縮地，戰慄地回答。

風在一處地方突破了烏雲，幾小塊蔚藍的天和綴在它們上面的一兩顆星星從裂罅中俯視着。這幾顆星星被嬉戲着的海反射出來，在水波上迸跳着，一忽兒消失，一忽兒又閃耀着。

「轉向右一點！」切爾卡斯說。「我們就要到了。啊！……完工了。頭等的工作啊！你覺得怎樣？……一夜天——我就撈到了五百！」

「五百?!」加夫里拉不信地拖長着聲音說，但他馬上就驚駭起來，用足觸着船裏的包裹，急急問道：「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很貴重的東西。如果照價出賣，總共一千也值的。可是我不要索價過高……。巧妙嗎？」

「哦？……」加夫里拉詢問地拖長聲音說。「假使我也能這樣就好了！」他嘆息了一聲，馬上記起了村子，微薄的家產，自己的母親以及一切遼遠的但很親切的東西，爲了它們他才出來工作，爲了它們他才在今夜受到這般的磨折。他被那回憶自己的村子的思潮抓住了，那村子沿着陡峭的山坡下延，直到小河旁邊，藏在白樺，白柳，山槐，櫻樹的叢林裏……「唉，多麼好啊！……」他悲哀地嘆了口氣。

「是的！我想你馬上就可以趁火車回家去……。家裏的姑娘們都已經要愛你了，啊，多好啊！……隨便你揀那一個！你還可替自己搭一所屋子——唔，要搭屋子，錢似乎還嫌少一點……」

「這倒確實的……搭屋子是不夠的。我們那邊木料很貴呢。」

「那麼，怎麼辦呢？舊的修它一修吧。馬怎麼樣？有嗎？」

「馬！牠有是有的，不過非常的老了，——他媽的。」

「好，就是說要一匹馬，一匹很好的馬！牛……羊……各種家禽都要……是不是？」

「別說了！……噢，你，主啊！如果能夠這樣，我就可算是活過一生了！」

「啊，老弟，你的生活會不錯的……我也懂得這事情的意義。我也有過自己的家……。父親是村子裏的一個首富……」

切爾卡斯緩緩地搖着。船兒在那戲弄地潑激着它邊緣的波浪上擺蕩着，幾乎沒有在這黑沉沉的海上移動，而海却玩得愈來愈興高采烈了。兩個人在幻想着，他們在水上搖幌着，沉思地眺望着自己的周圍。切爾卡斯想把加夫里拉引到鄉村的思念上去，希望藉此稍稍鼓勵他和安慰他。起初他一面說，一面還在口髭之間私下微笑着，但是過了一會，當他向對話者發出了短短的答語，並使其憶起農村生活的快樂，那他自己早已失望了的，忘懷了的，祇在這時才會記起的快樂時，他自己也逐漸心嚮往之了，於是代替了詢問少年關於鄉村和它的事情，却自己不知不覺地向他講述起來了：

「農村生活中最主要的——這，老弟，就是自由！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有自己的屋子——縱使它祇值一個格洛斯——可是它是你自己的。你有自己的田地——即使總共也不過一掌那麼大——可是它也是你自己的！在自己的田地上你就是一個土皇帝！……你有面子……。你能要求任何人尊敬你……。是不是？」切爾卡斯興奮地這樣結束了。

加夫里拉好奇地瞪望着他，也興奮了起來。在這次談話時他竟忘掉是和誰在周旋，他在自己的面前祇看見了一個像他自己一樣的農夫，那被無數代的汗液永遠黏貼在田地上，被童年的回憶同它連接起來，但却擅自離開了它，不去照料它，於是就因為這一離開而背負着應受的懲罰的農夫。



「這個，老兄，是確實的！啊，多確實啊！祇要看一看你自己，沒有了田地你現在成了怎麼一付樣子？田地，老兄，就好比是母親，你永不能將它忘掉的。」

切爾卡斯變了主意……。他覺得在胸口有一種刺激的燒痛，這每當他的自尊心——一個暴亂的大胆者的自尊心——受到別人的觸犯，尤其是受到一個在他眼中認為無價值的人的觸犯時總要出現的。

「嘮叨！……」他兇狠地說道，「你大概以為我，全是一本正經的……。你把口袋再張得大些④！」

「你真是一個怪漢子！……」加夫里拉又害怕了。「難道我是在說你嗎？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哩！唉，世界上有多少不幸的人啊！……那些浮浪的人！……」

「坐到槳上來，海狗⑤！」切爾卡斯簡短地發出命令，不知為什麼他竟抑制住了那衝到他喉頭的滿腔火熱的詈罵。

他們又對換了位置，當切爾卡斯經過包裹抓到船尾時，他覺得心裏有一種銳利的念頭要給加夫里拉以一踢，使他翻到水裏去。

短短的談話終止了，但是現在，甚至從加夫里拉的靜默裏也撩起了切爾卡斯對鄉村的思念……。他憶起了過去，忘掉了掌舵，船兒被波浪簸動着，在海中不知所往地漂浮着。浪濤似乎知道這隻小船已迷失了目標，於是就不斷的把它拋得更高，輕輕地戲耍着它，在槳下面激起愛撫的，淡藍的光芒。而在切爾卡斯的面前這時正飛快地閃現着過去的畫面，那遼遠的，和現在相隔有整整十一年浮浪生活之高牆的過去的畫面。他看見了孩提時的自己，自己的村子，自己的母親，一個兩頰紅潤，肥胖，長着一對和藹的灰色眼睛的婦人，還有父親——紅鬚鬚的，臉孔嚴峻的高大漢子；他也看見了結婚時的自己，看見了妻子，眼睛烏黑的安菲莎，拖着長長的髮辮，豐滿，溫柔，活潑，又看見好男兒時當近

④ 意即假的，沒有還回事的。

⑤ 對粗手粗腳的人之稱語。

的自己；又看見了父親，已經鬚髮灰白，因操勞而駝起了背，還有母親，也皺紋滿面，匍伏向地了；他還看見了當他服役歸來全村子歡迎他的畫面；他看見了父親如何在全村子面前以自己的葛里戈里——蓄着口鬍的壯健的兵士，機靈的好男兒——而自豪……。回憶，這不幸者的鞭策，它甚至使過去的石塊也復活了，它甚至在舊日所飲的毒汁上也注下了幾滴蜜糖……

切爾卡斯覺得自己已被那生身之地的溫柔的，愛撫的氣流圍罩住了，這氣流帶給他的聽覺以母親的愛撫的字句，也以道地的農民父親的結實的談吐以及很多忘懷了的聲響和很多大地之母的濃郁氣味，這大地是剛剛溶解的，剛剛開墾的，並且是剛剛覆蓋着一幅綠絹般的冬麥……。他覺得自己是孤獨的，被剝奪了的，已經永被拋出了那種生活秩序以外，而他血管中流着的血就是在這種秩序裏形成的。

「噢！我們在向什麼地方走啊？」加夫里拉突然問道。

切爾卡斯震了一震，以猛禽的驚惶目光環顧了一下。

「啊，鬼把我們帶到這裏來了！……用力些搖……」

「在想心事嗎？」加夫里拉微笑地問道。

「倦了……」

「這樣，我們現在，就是說，已經不會和這些東西一同落網了嗎？」加夫里拉用腳踢了一下包裹。

「不會了……你祇管放心。馬上我就送去換了錢……唔！……」

「五百？」

「不會比這少的。」

「這個——好一個數目啊！如果給了我這個苦命人哪！……唉，那我就好好的用它一下了！……」

「按照莊稼人的用法嗎？」

「沒有別的用法！馬上就……」

於是加夫里拉展開幻想的翅膀飛起來了。而切爾卡斯則不作一聲。他的口鬍下垂着，右半身因受波浪的潑濺已經濕了，雙眼陷落並失去了

光芒。他身上的一切兇猛的氣質都變柔和了，已被那憂鬱的沉思融化了。這種沉思甚至從他骯髒的襯衫的摺皺上都表露出來。

他陡然地掉轉了船身，把它駛向一個黑黝黝的，突出水面的東西。天空又佈滿了烏雲，下着溫暖的細雨，它落到波濤的脊背上，愉快地發出了淅瀝的聲音。

「停下來！輕些！」切爾卡斯命令道。

船兒和那三桅船的船身碰鼻了。

「睡着了嗎，是不是？這些鬼頭？……」切爾卡斯一面抱怨着，一面用船鉤勾住了從船舷上垂下來的什麼繩索。「拿船梯來！……還落着雨，不能快一點嗎？唉，你們這些膿包！……唉！……」

「這是薛爾卡斯嗎？」上面發出了柔軟的喉音。

「喂，放下船梯來！」

「你好⊕⊖！薛爾卡斯！」

「放下船梯來，你這黑炭鬼！」切爾卡斯咆哮起來了。

「啊，今天你怎麼一來就發火……到這裏來⊕⊖！」

「爬上去，加夫里拉！」切爾卡斯對同伴說。

轉眼之間，他們已在甲板上了，那裏，有三個長鬚蒼的暗色身軀。他們一面興奮地互相以一種奇怪的，發着嗖嗖口音的語言喋喋着，一面隔着船舷向切爾卡斯的小船探望着。第四個，披着一件長外套的，則走到他跟前，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後來又懷疑地打量了一下加夫里拉。

「把錢存到明天早晨，」切爾卡斯簡短地對他說道。「現在我要去睡了。加夫里拉，我們去吧！你要吃一點東西嗎？」

「睡吧……」加夫里拉回答說，過了五分鐘，他已鼾聲如雷了，而切爾卡斯則坐在他的旁邊，把不知是誰的一隻靴子向自己腳上試着，並且沉思地向一邊吐着痰，憂鬱地從齒縫裏吹着口笛。過了一會他和加夫里拉並排伸直躺下，把雙手枕在頭下，扭動着口髭。

三桅船靜悄悄地在嬉戲着的水上幌蕩，不知那裏，木頭以鳴不平的

⊕⊖，⊕⊗本為希臘文。

聲調在吱吱作響，雨柔軟地洒撒在甲板上，波濤潑激着船舷……一切都是憂鬱的，像一個對自己兒子的幸福失去希望的母親的催眠歌一樣震響着……

切爾卡斯毗露出牙齒，略微抬起頭，四面環顧了一下，接着喃喃了幾句什麼，又躺下了……。又開了兩腿，他就活像一把大剪刀。

### 三

他第一個醒來，驚愕地向周圍環顧了一下，但立即鎮定下來，望了望還在熟睡的加夫里拉。那一個正甜蜜地發着鼾聲，在夢中用他整個稚氣的，健康的，被太陽曬黑的臉孔對什麼東西微笑着。切爾卡斯嘆息了一聲就攀着狹窄的繩梯爬上去。一塊鉛色的天瞅着船艙的洞孔。天已經亮了，但却像秋天一般的陰鬱和灰暗。

約摸過了兩小時，切爾卡斯回來了。他的臉孔是紅紅的，口髭威勢地朝上高捲着。他腳踏一雙結實的長統靴子，穿一件短褂和一條皮袴，很像一個獵人。他全部的服裝都是磨損了的，但很牢固，而且非常的稱身，使他的身軀闊了一點起來，掩藏了他的骨角並賦與他一種威武的風度。

「喂，犍兒，起來！……」他用腳觸了觸加夫里拉。

那一個跳了起來，睡夢後一時認不得他，祇管駭怕地用惺忪的眼睛瞪望着他。切爾卡斯哈哈大笑起來。

「啊，怎麼這個樣子！……」加夫里拉終於張開嘴微笑了。「變成一個紳士了！」

「對我們還是很快的。啊，你真是一個怕事的人！昨天夜裏你預備死幾次啊？」

「是的，可是你自己想一想，對這樣的事情我還是第一遭啊！可能把整整一生的靈魂都給毀了的！」

「喂，還要再做一次嗎？啊？」

「再做一次？……啊，這個——怎麼對你說呢？有什麼樣的好處？……問題就在這一點！」

「唔，假如是兩張虹票呢？」

「就是說兩百魯布嗎？很不錯……這倒可以……」

「且慢！那麼你毀了靈魂怎麼辦呢？……」

「不是也可能……不毀嗎！」加夫里拉微笑了起來。「不毀掉，就一輩子做定人了。」

切爾卡斯高興地打了個哈哈。

「好！玩笑也够了。我們到岸上去吧……」

於是他們又在小船裏了。切爾卡斯把舵，加夫里拉划槳。他們的頭上是灰色的，均勻地張佈着烏雲的天，混濁的綠海戲耍着船兒，在波浪上刷啦啦地顛簸着它，暫時還很小的波浪與沖沖地把亮晶晶的，鹹腥的白沫擲向船舷。船頭的前方，遠遠地可以望見沙岸的黃帶，而在船尾後面則是向遠方拖延的大海，給一列列的，鑲有輕柔的，白濛濛的泡沫的波濤攪得凸凹不平的海。也在那一邊的遠方，還可以望見無數的船隻；遠遠的向左望去——是一帶桅桿的林子和城中房屋的白堆。從那邊向大海傳來滯鈍的洪洪之聲，它轟響着並和波濤的澎湃聲一起製成了優美雄壯的音樂。一切都給一幅灰色迷霧的薄幔罩住了，物體與物體之間的距離加遠了。

「啊，晚上一定要猛烈地爆發了！」切爾卡斯對海頷了一下首。

「風暴嗎？」加夫里拉問，一面拚力地用雙槳劈着波浪。他被風刮向海面所激起的水沫濺得自頂至踵都濕了。

「唉！……」切爾卡斯證實道。

加夫里拉試探地望了望他……

「喂，他們給了你多少？」看見切爾卡斯並不預備談話，他終於問

了出來。

「你瞧這！」切爾卡斯說，把一疊從口袋裏掏出來的東西遞給加夫里拉。

加夫里拉看見花花綠綠鈔票，於是什麼都在他的眼睛裏閃起燦爛的虹彩的光影來。

「啊！……我還當你向我吹牛哩！……這——多少？」

「五百四十！」

「能幹啊！……」加夫里拉輕聲說，貪婪的雙眼追送着那重又藏進口袋的五百四十魯布。「啊，我的媽！……假使這些錢！……」於是他受壓迫地嘆了口氣。

「我們倆去痛喝一場，小夥子！」切爾卡斯快活地喊了起來。「唉，我們儘够了……不要害想思病！我，老弟，要分給你的……我分給你四十！好不好？够嗎？要我馬上給你嗎？」

「如果你不生氣的話……怎麼辦呢？我會受下的！」

加夫里拉通體都因那尖銳的，吮啞他胸口的切望而戰慄起來了。

「啊，你這獸子！「我會受下的！」老弟，請收下吧！我真心的求你收下吧！我不曉得我把這許多錢往那裏藏！你得幫幫我的忙，收下吧，諸！……」

切爾卡斯把幾張鈔票遞給加夫里拉。那一個用顫抖的手接了它們，拋下了槩，把它們藏進了懷中，貪婪地瞇瞇起眼睛，吁吁地狂吸着空氣，彷彿飲了什麼火熱的東西似的。切爾卡斯含着嘲弄微笑望着他。而加夫里拉則已重新抓起槩，激動地，急促地，好像害怕什麼東西似地搖蕩着，眼睛也垂着。他的肩膀和耳朵都在發抖。

「你很貪婪！……還不好……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一個種田的……」切爾卡斯沉思地說。

「對於錢真是一無辦法的！……」加夫里拉叫了起來，突然全身爆發了熱烈的興奮。他斷斷續續地，急促地，宛似追逐着自己的思念和捕捉着飛去的字眼一樣講起鄉中有錢和沒有錢的生活來了。尊敬，富裕，快樂！……

切爾卡斯帶着一付正經的面孔和一對因為冥想而縫縫起來的眼睛注意地聽着他。他間或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們到了！」他打斷加夫里拉的談話。

一陣浪頭從下擊着船，把它巧妙地推上了沙灘。

「喂，老弟，現在完事了。船兒應當拖得前一點，不要給沖了去。有人會來收拾它的。現在你我要分手了！……從這裏到城裏大約有八維爾斯達。你怎麼樣，再回到城裏去嗎？啊？」

切爾卡斯的臉上閃動着和藹而狡猾的微笑，他徹頭徹尾都有一個已經思忖好一種對自己非常愉快而對加夫里拉則是意外的念頭的人的樣子。他把手插進口袋，在那裏把鈔票搓得悉索作響。

「不……我……不去……我……」加夫里拉喘着氣，似乎被什麼梗住着。

切爾卡斯看看他。

「你這算扭扭的什麼？」他問道。

「這……」但是加夫里拉的臉却一忽兒紅起來，一忽兒又變成了灰色，他躊躇不前，也不知是想撲向切爾卡斯呢，還是又被另一種他覺得難以實行的欲念粉碎了。

當切爾卡斯在這少年身上見到這樣的激動時，他開始冒火了。他等着，看這種激動會爆發成什麼東西。

加夫里拉不知怎的用一種像號哭的笑聲怪異地大笑起來。他的頭下垂着，他臉上的表情切爾卡斯看不見，隱約可見的祇是加夫里拉的耳朵，一會兒紅起來，一會兒又蒼白下去。

「見你的鬼！」切爾卡斯揮了揮手。「你戀愛着我嗎，是不是？像姑娘一樣扭扭捏捏的！……難道捨不得同我分離嗎？唉，小娃娃！說啊，你怎麼啦？不然，我要走了！……」

「你要走嗎？」加夫里拉尖聲地叫了起來。

荒涼的沙岸因他的喊聲震顫了一下，被海浪沖積的黃色沙波也似乎蕩了一下。切爾卡斯也震了一震。猛地加夫里拉從他站的地方衝起，直

撲到切爾卡斯的腳前，用他的雙手抱住了它們，向自己跟前拉着。切爾卡斯幌了一幌，重重地坐倒在沙上，他磨了磨牙齒，用他那已握成拳頭的長臂在空中猛揮了一下。但是他還不及敲下，就已被加夫里拉羞愧的，懇求的低語聲止住了：

「親愛的！……把這些錢送給我吧！爲了基督，給我吧！它們對你算得了什麼呢？……一夜之間——祇不過一夜……。可是對於我——就得好幾年……。給了我——我將替你禱告！永世的——在三個教堂裏——祈禱你的靈魂得救！……你不過把它們任意揮霍……而我却是用到田地上去！唉，把它們給我吧！它們對你算得什麼呢？……難道對你很有寶貴嗎？一夜之間——就發財了！行行好事吧！你是已經毀了的人……。你是沒有前途的……。可是我——噢！把它們給了我吧！」

被駭嚇的，被驚愕的，被激怒的切爾卡斯坐在沙上，身子後仰，用雙手在沙上撐着，他坐着，不作一聲，可怕地對少年圓瞪着雙眼，少年則正把頭撲在他的膝上，一面喘着氣，一面呢喃着他的禱告。切爾卡斯終於推開他，跳起來，站直身子，伸手進口袋，把鈔票擲給加夫里拉。

「諾！吞下去吧……」他大喝一聲，因爲激動和對這貪婪的奴隸的強烈憐憫與憎恨而戰慄着。他擲出了錢鈔以後，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了。

「我本來就想多給些你。昨天我起了同情心，我記起了鄉村……。我想：讓我來幫助這個小夥子吧。我等着，看你怎樣做，求呢還是不求？可是你……。唉，你這軟骨蟲！叫化子！……難道爲了錢就可以這樣糟塌自己嗎？優子！貪婪的魔鬼！……忘記了自己！……。五個戈比就會出賣自己！……」

「親愛的！……基督會救你！現在這算是我的嗎？……我現在……是一個富翁了？……」加夫里拉在狂喜中叫了起來，一面顫抖着，把錢藏進懷裏。「唉，你這好人！……我永世不忘！……永不！……老婆，孩子，我都要叫他們替你祈禱！」

切爾卡斯聽着他快樂的號叫，望着那發光的，被貪婪的狂喜扭歪了



的面孔，他覺得，他雖是一個和一切親屬割斷關係的偷兒、流氓，但卻永遠不會這樣貪婪，這樣下賤，也不會這樣忘掉了自己。永不會這樣！……這一思想和感覺，用自由的意識灌注着他，拉住他站在這荒涼的海岸上的加夫里拉旁邊。

「你賜給我幸福了！」加夫里拉大叫着，隨即他抓住了切爾卡斯的手，使它親偎着自己的面孔。

切爾卡斯不作一聲，狼一般吡着牙齒。加夫里拉還是滔滔不絕地講下去：

「你可知道我會想過些什麼？當我們向這裏划的時候……我想……我用槳蔽他——就是你……着！……錢——就是自己的了，把他——就是你——弄到海裏去……啊？誰會發覺他？即使找到了，也不會查究是怎樣死的，死的是誰。他不是這樣的人，值得為他惹起麻煩！……一個世界上不需要的人！誰肯為他挺身而出呢？」

「把錢拿過來！……」切爾卡斯狂叫一聲，抓住加夫里拉的喉嚨。加夫里拉一再想掙脫——但切爾卡斯另一只手却已像蛇一樣纏住他……發出被扯碎的短衫的裂帛聲——加夫里拉便倒在沙灘上了，他發狂地圓睜着眼，手指向空中亂抓，雙腿亂蹬。而那挺直的，乾瘦的，兇狠的切爾卡斯則惡狠狠地吡露着牙齒，發出一種破碎的，毒辣的笑聲，他的口髭在那參骨的，兇猛的臉上神經質地顫動個不住。他的一生中從沒有受到這樣厲害的鞭擊，他也從沒有這樣激怒過。

「怎樣，你幸福了嗎？」他透過笑聲向加夫里拉發問，跟着就掉轉身軀，背向他，走開了，朝着城市的方向。但是他還沒有走到五步，加夫里拉已經像貓一般的弓起背，跳了起來，用力地在空中一揮，就對他擲出了一塊圓石，同時狠狠地叫道：

「着！……」

切爾卡斯哼了一聲，兩手捧住了頭，向前一個踉蹌，向加夫里拉轉過身來，撲倒在沙灘上。加夫里拉呆然若失，祇望着他。看他掙動了一

下腿，試想昂起頭，但是又直挺挺地躺下，像絃綫般抖了一下。這時加夫里拉拔起腳來就逃，向着那邊在霧迷的草原上掛着毛茸茸的黑雲並且很昏暗的遠方。波浪奔向沙灘，和沙子混合起來，又向上奔去，發出了潺湲的聲音。泡沫嘶嘶着，水花在半空飛舞。

洒着雨。起初很疏，但很快的它就變成了稠密的，大滴子的，從天空中像細流般注瀉下來的雨了。這些細流交織成整張的水錢做的網——一張立即遮住了草原的遠方和海的遠方的網。加夫里拉就在它後面消失了。除了雨和那躺在海邊沙灘上的長人以外，好久好久望不見一些東西。但再過了一會，從雨中又出現了那個奔跑着的加夫里拉，他像一隻鳥兒般飛奔着；他奔到切爾卡斯跟前，伏倒在他的面前，開始在地上翻動他。他的手浸入了溫暖的，血紅的黏液裏……他抖了一下，帶着一張慌亂的，蒼白的臉孔往後退了一步……

「老哥，起來！」他在雨的嘩啦聲中對準切爾卡斯的耳朵細語着。

切爾卡斯恢復了知覺，把加夫里拉從自己身旁推開，嘎聲地說道：

「滾開！……」

「老哥！饒恕我……這是魔鬼叫我……」加夫里拉戰抖地細語着，一面吻着切爾卡斯的手。

「走……。滾……」那一個嘎聲道。

「取去我靈魂中的罪孽吧！……親愛的！饒恕我！……」

「滾開……你滾開！……滾到魔鬼那裏去！」突然切爾卡斯嘶了一聲，在沙灘上坐起。他的臉是蒼白的，兇相的，雙眼是混濁的，並且闔閉着，彷彿他非常想睡似的。「你還要什麼？你已經幹完了自己的事……滾吧！走！」他想用腳去踢那被苦痛擊昏了的加夫里拉，但是不能夠，如果加夫里拉沒有抱住他的雙肩，支持住他的話，他便要倒下去了。現在切爾卡斯的臉和加夫里拉的臉並排在一起了。兩張臉都蒼白而可怕。

「呸！」切爾卡斯在自己的夥計的張得很大的眼睛上吐了一口唾沫。

那一個則溫順地用袖子拭去了，喃喃地說：

「任你怎樣做吧……我一個字都不回嘴。爲了基督，饒恕我吧！」

「賤胚！……連浮浪都不够格！……」切爾卡斯鄙夷地叫了一聲，同時從自己短褂裏面的襯衫上撕下一塊布，一聲不響，偶而磨着牙，開始替自己包紮腦袋。「錢拿了嗎？」他逼出牙齒縫說道。

「錢沒有拿，老哥！我不要了！……爲了它們會惹禍的！……」

切爾卡斯把手伸進了自己短褂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扎鈔票，祇把一張虹票放回口袋，其餘的都塞給了加夫里拉。

「拿了走罷！」

「我不拿，老哥……我不能！饒恕我！」

「拿去，我說！……」切爾卡斯咆哮起來，可怕地轉動着眼珠。

「饒恕我！……那麼我才拿……」加夫里拉長縮地說，一面跪倒在切爾卡斯的腳跟前，在那被雨水所慷慨地沖洗過的濕沙子上。

「你騙人，你會拿去的，賤胚！」切爾卡斯確信地說，接着就抓住他的頭髮，用力將他提起，把鈔票塞到他的臉上。

「拿去，拿去！你不能白做工的！拿去，不要怕！不要因爲險些兒殺死一個人就害臊！對於像我這樣的人誰也不會來懲罰你的。他們知道了，還要謝謝呢。諾，拿去！」

加夫里拉看見切爾卡斯笑了，於是他覺得輕鬆了一些。他緊緊地把鈔票握在手中。

「老哥，你饒恕我嗎？不肯嗎？啊？」他流着淚問道。

「嫡親的！……」切爾卡斯仿着他的腔調回答，一面站起來，但身子仍搖晃着，「爲了什麼？不爲了什麼！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唉，老哥，老哥！……」加夫里拉搖着頭，嘆了口氣。

切爾卡斯站在他的面前，怪異地微笑着，他頭上的包布稍稍紅了起來，很像一頂土耳其氈帽。

雨傾盆般下着。海震耳地在轟響，浪濤狂暴地，憤怒地衝擊着海岸。

兩個人都沉默了半響。

「那末，再會了！」切爾卡斯嘲弄地說，一面預備上路。

他踉蹌着，他的腿顫抖着，並且他是這樣怪樣地按住頭，彷彿怕它丟了似的。

「饒恕我，老哥！……」加夫里拉再一次請求道。

「沒關係！」切爾卡斯冷冷地回答，一面上路。

他去了，踉蹌着，一直用左手手掌按住了頭，右手則輕輕地持着他那棕褐色的口髻。

加夫里拉目送着他，直到他消失在那愈來愈密地像無窮無盡的細流般從烏雲裏注瀉下來並用不能透穿的鋼色濃霧裹罩着草原的雨中。

過一會，加夫里拉脫下他淋濕的無邊帽，畫了個十字，望了一下緊握在掌中的鈔票，舒暢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錢藏進懷裏，跨着寬闊的，堅定的步伐沿岸走去，向那和切爾卡斯消失了的相反方向走去。

海嘯着，把重而大的浪頭拋向沿岸的沙灘，把它們粉碎為水花和泡沫。雨熱心地劈削着海水和土地……風咆哨着……。四週的一切都充滿了咆哮聲，呼嘯聲，洪洪聲……。隔着雨望不到海也望不到天。

不久雨水和浪花就洗去了切爾卡斯騎過的地方的紅點，洗去了沿岸沙灘上切爾卡斯和那年輕小夥子的足跡……。在這荒涼的海岸上絲毫沒有留下什麼可以想起兩個人之間所發生的短劇的痕跡。

（水夫譯）

## 有一次，在秋天<sup>⊖</sup>

……有一次，在秋天，我被處在很不愜意，很尷尬的地位：在我剛到所到的，我一個認識人都沒有的城市裏，——我弄得袋裏一個錢都沒有，也沒有房子住。

最初幾天我已把衣服中間所有沒有它也可以過得去的東西都賣掉，之後便離開城市到一個名叫「河口」的小地方去，那裏有輪船碼頭，在航行的時節，沸騰着鬧忙的勞動生活，但是現在却空曠無人和寂靜無聲，因為事情是發生在十月的末了幾天。

我在潮濕的沙上踏着沉重的脚步，用心地細看沙地，想在它上面發現些什麼滋養品的殘渣，孤獨地在空房子和籬牆之間蹣跚着，心裏想着，吃飽了該是多麼好……

在現下的文化狀態之下，精神的飢餓倒比肉體的飢餓可以快些滿足。你在街上漫步，圍繞着你的是房子，外表並不難看，——可以並不錯誤地說——裏面也陳設得不壞，——這可以喚起你關於建築學，關於衛生學，再有是關於許多別的英明而高雅事物的慰藉的思想；你可以碰到穿着得舒服而且溫暖的人們，——他們很有禮貌，總是避讓，敏感地不願意注意到你存在的這一悲哀事實。天曉得，飢餓人的靈魂總比飽壯

⊖ 原文是Однажды осенью，即本文的第一句，以前有人把它譯做「秋夜」。

人的要營養得更好和更健康，——這便是可以用來爲飽肚人作出很機智結論的規律！……

……天黑下來了，下着雨，風從北面遒勁地吹來。風在空空的櫃台裏和攤架上唸哨着，它擊打着釘有板條的客店窗戶，河裏的浪頭由於它的擊打而起着泡沫，喧鬧地撲到岸上的沙裏，高高地捲起它白色的脊背，一個逐着一個地力謀一個跳過一個地向模糊的遠方推去……似乎河水已經感覺冬令的逼近，正惶恐地跑出冰的枷鎖，因爲北風可能就在今天夜裏把冰的枷鎖撲在它身上。天是沉滯而陰暗的，肉眼幾乎看不見的小雨點，不倦不怠地從天上落下來，兩棵被砍伐過而畸形了的柳樹和一隻丟棄在樹根旁的、底朝上的小船在我四周的自然界中着重地勾畫出淒涼的哀歌。

一隻被棄的、船底已經破壞的獨木舟和幾株被寒風洗劫過的可憐而蒼老的樹……周圍的一切都是毀壞的、凋零的和死沉沉的，天則洒滴着流不盡的眼淚。四周荒涼而陰暗——似乎，一切都將死去，活着的快將就剩我一個人了，而寒冷的死神也在等着我。

我那時才十七歲——是年華正好的時候！

我在寒冷和潮濕的沙上走着，走着，爲了向寒冷和飢餓致敬，牙齒撞擊出顫抖的聲音，在尋找食物一無所得的時候，我走到一個櫃台的後面去，突然，——看見那櫃台後面有一個蟄伏在地上的穿女人衣服的身形，衣服被雨打濕了，緊貼在傾斜的肩上。我在她的身後站住，細看她在做什麼？原來她用雙手的沙裏挖一個坑，往一個櫃台下面挖着。

『你這是做什麼？』我在她身旁蹲下，問道。

她低低地喊叫一聲，迅速地跳立起來。現在，當她站着，張大着灰

色的，充滿怕懼之色的小眼睛向我看的時候，——我看見，這是一個和我差不多年齡的少女，小臉兒的模樣長得很可愛，可惜點綴着三塊很大的青傷。這把她的臉損毀了，雖然青痕分佈得非常勻稱——在兩眼下面，各有一塊一樣大小的，在額上，有一塊較大的，正巧在鼻樑上面。在這齊整中可以看出一位藝人的工作，這位藝人在毀傷人面的工作上，也很有手法。

那少女看着我，懼怕在她的眼睛裏漸漸地熄滅了……於是她把手上的沙粒撒去，整一整頭上的紗布巾，身子緊縮起來，說道：

「你，大概，也是要吃吧？……那末，來挖吧……我的手乏了。那裏面，」——她用頭指指櫃台，「一定有麵包……這櫃台還在做生意……」

我開始挖掘。她呢，等了一會，看了我一會之後，也坐在旁邊開始幫助我……

我們默默地工作着。我現在不能說，在這時候我是否記得刑法、道德，私有財產和依照許多有見識人的意見應該一生中隨時隨地記得的其他東西。爲了要儘可能更加接近真實，我必須承認——似乎，我非常專心注意於在櫃台底下挖掘的事情，所以簡直把一切別的事情都忘記了，除了想要在這櫃台裏能找到什麼東西之外……

黃昏了。黑暗——潮濕的、腐爛的、寒冷的——在我們四周愈加稠密起來了。浪濤比以前更加震響，雨點像敲鼓似的打在櫃台板上愈加響亮和愈加頻繁了……不知什麼地方已經有更夫的警報器，在發出顫抖的響聲了……

「它有沒有底？」我的女助手低聲地問。我不明白，她是說什麼，所以我默不作聲。

「我說，這櫃台有底嗎？假使有的話，那末我們就白挖了。我們挖好坑，——也許，那裏還有很厚的板……那可把它們怎麼辦呢？最好把鎖打掉……鎖不是不堅實嗎……」

好主意是難得拜訪女人腦袋的：但是，你們看，好主意終於來訪問她們的腦袋了……我總是重視好主意的，並且總要竭力儘可能利用它們。

我找到了鎖，扭它，和圈環一同拔了下來，……我的同謀者頓時屈曲着身體，像蛇似的向櫃台上已經打開的四角形的洞裏鑽進去。她的讚美的呼聲從裏面傳出來：

「你真能幹！」

女人一個小小的讚美對於我比男子整首的讚歌都寶貴，即使他像古今一切演說家合併在一塊那樣善於說話。但是那時我的情緒比現在更少歡欣，所以對於一個少女的稱讚，並沒有加以注意，只是簡短地、懷着恐懼地問她道：

「有什麼東西嗎？」

她濁白地給我歷數她的發現：

「一管子瓶……幾個袋子是空的……一把傘……一隻鐵桶。」

這一切都是不能吃的。我覺得我的希望熄滅了……但是她突然高興地喊道：

「啊！他可在這裏了……」

「誰？」

「麵包……大型的……不過是濕的……拿去！」

一個大麵包滾到我的腳前，隨着，她，我的勇敢的同謀者也跟了出來。我已經剝下一小塊，把它塞在嘴裏並且咀嚼了……

「來，給我……應該離開這個地方。我們上那裏去呢？」她探索地向四周暗中看着……是黑暗，潮濕，喧鬧……



「看，有隻小船拋棄在那裏……到那裏去好嗎？」

「去！」

於是我們便去了，一面走一面把我們的戰利品分劈，塞進嘴裏……雨加強起來了，河怒吼着，不知從那裏傳來一聲長長的嘲笑的哨聲，——好似這是一個無名的，誰都不怕的巨人向一切人間的秩序，這個討厭的秋晚，以及我們，這秋晚的兩個主人公長嘯……由於這個長嘯，心創痛地呻吟起來了；然而我還是貪慾地吃着，在我左面走着的那少女也不亞於我。

「你叫什麼名字？」我不知爲什麼問她。

「娜泰莎！」她回答說，很響地嚼着。

我朝她看看，我的心緊縮起來了，我看看我前面的黑暗，我覺得，我命運之神的譏嘲的醜臉正向我謎樣地，冷冷地微笑着……

★

……雨點在小船的木板上不停地敲着，柔軟的雨聲撩起人們的愁思，風也唸哨着，飛進破壞的船底裏，——縫隙裏，縫隙裏有一個小木片在抖動，抖動出如泣如訴的不安的聲音。河裏的浪濤擊打着河岸，並且是這樣獨白地和絕望地喧響着，好似訴說什麼寂寞和艱苦得難於忍受的，使它們討厭憎惡的事情，訴說它們想逃避的，但是它們又必須把它說出的事情。雨聲和浪花的撲擊聲混合在一起，在被棄的小船上面似乎浮動着嘆息聲——拖長的，沉重的大地的嘆息聲，大地因被光明與和暖的夏天易以寒冷、迷霧和潮濕的秋天的永久之交替所欺凌而困倦了。風還是在空曠無人的河岸上和起泡的河水上吹過，吹送着和歌唱着陰鬱的歌曲……

處在小船底下是沒有什麼舒適的：裏面很擠、很濕、細小的，寒冷的雨滴經過穿透的船底撒落下來……風絲也闖進來……我們默默地坐着，冷得發着抖。我記得，我要睡覺。娜泰莎背靠着船舷，縮做小小的一

團。雙手抱着兩膝，把下巴擱在膝上，她專心注意地看着河水，張大着她的眼睛——眼睛由於眼下的青痕，在她的白臉上，顯得很大。她一動也不動，這不動和沉默——我覺得——漸漸地在我心裏產生出對於我這位女鄰的恐怖……我想和她拌談，但是我不知道，從什麼說起。

她自己說起來了。

「可咒詛的生活！……」她明晰地，清楚地，在聲調裏帶着深刻的信念說。

但這並不是怨暴，要說是怨暴，那在這幾個字裏，是太多冷淡了。僅僅是一個人照他所會的那樣想了一想，想了之後，便得到某一個結論，這結論便出聲地表達了出來，對於這結論，既不與我矛盾，我也就不能反對。所以我默默無聲。但是她，好像沒有注意到我似的，繼續不動地坐着。

「去死呢，還是怎的……」娜奈莎又說了，這一次是低聲地，深思地。在她的話語裏仍舊沒有一個怨暴的音符。看來，是一個人把生活想了之後，看看自己，於是便安靜地得到一個結論，爲了保持自己不被生活所揶揄，他除了那個，就是「死去」之外，無力再做什麼別的事情。

由於思想的如此顯明，我無可形容地煩惱起來了，我覺得，假使我再沉默，那末我一定要哭起來了……而還在女子面前是可恥的，尤其是，她並沒有哭。我決定和她談談。

「這是誰打你的呢？」我問，沒有想出什麼更聰明的話。

「這是巴斯卡呀……」她暢快而高聲地回答道。

「他是誰呢？……」

「情人……一個做麵包的……」

「他常常打你嗎？……」

「只要一喝醉就要打……」

突然，她移近前來，開始講她自己，講巴斯卡，講他們之間的關係。她是「那種做生意的姑娘」……他是長着紅鬍子的麵包工人，手風琴拉得很好。他上「窩子」裏去玩她，被她喜歡上了，因為他是一個快樂的人，也穿得很淨乾。他的上衣值十五魯布，靴子上帶有「摺子」①……就爲了這些原因，她愛上他了，於是他做了她的「長客」。他做了她的「長客」之後，便搜去她別的客人給她買糖菓的那些錢，並且拿這些錢去喝酒，漸漸地還打起她來了，——這還沒有什麼，——而且還當着她的眼和別的姑娘「胡攪」……

「難道這不使我難堪嗎？我並不比別人壞……這就是說，是他欺負我，這混蛋。前天我向老板娘請假出去玩，我上他那裏去，吃醉的冬卡坐在他那裏。他也醉了。我對他說：「你是混蛋，混蛋！你是騙子！」他便把我渾身亂打。用腳踢，揪頭髮——什麼都來……這還沒有什麼！還把渾身都扯破了……現在可怎麼辦？我怎麼好去見老板娘？什麼都扯破了；衣服和裙子——還完全是簇新的呢……把頭巾都從頭上扯下去了……天呀！我現在可怎麼辦呢？」——她突然用苦痛的裂帛的聲音叫喊道。

風咆哮着，漸漸顯得愈加强烈和寒冷起來……我的牙齒又跳起舞來了。她也冷得緊縮起來，她移到我身跟前，靠得這樣近，我可以透過黑暗看見她眼睛裏的光亮……

「你們男人都是些什麼壞蛋啊！我要把你們一個個都踐踏，都扯得不像人樣。你們無論那一個，就是死……我也要唾他的臉，毫不憐憫！下賤的厚臉！……你們硬來軟來地懇求、懇求，搖頭擺尾地獻殷勤，像無恥的狗一樣，要是一個優女人向你們屈服了，事情那就成了！你們就立刻把她騎在自己的腿下……狠毒的壞蛋……」

① 俄國曾經流行過的一種靴子，統子很高，皮統摺疊如手拉風琴的摺頁，以示美觀。

她各式各樣的話都罵了出來，但是在她的詈罵中並沒有力量；其中我並沒有聽到對於「狠毒的壞蛋」的憤恨和憎恨。一般地說，她說話的聲調毫不符合內容，是很安靜的，聲音是悲哀地貧於音符的。

但是這些話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以前和後來所聽見過的，以至今今天還聽着和讀着的不少最雄辯的和最有說服性的悲觀主義的書籍和演講更要有力。這是因為，你們知道，垂死者的掙扎永久比最準確的和藝術的「死」的描寫要自然得多，有力得多。

我很難過，——大概，由於寒冷的成份比由於我住宅裏女鄰居談話的成份來得更多。我低低地呻吟着，撞擊着牙齒。幾乎就在那一瞬間，我感到身上有兩隻寒冷的小手，——其中一隻繞在我的頸子裏，另一隻手放在我的臉上，同時發出驚慌的、低聲的、親暱的問話：

「你怎麼啦？」

我準備這樣想，這是另外一個什麼人問我的，而不是剛才還聲言一切男子都是壞蛋，並且咒他們都毀滅的娜泰莎。但是她已經迅速而急促地說起話來了……

「你怎麼啦？啊？冷還是怎的？凍着了嗎？哎呀，你這人！坐着，不作聲……像隻鴉鴉！你早該告訴我，怕冷，呵……喂……躺在地上……伸直了……我也躺下……就這樣！現在你用雙手抱着我……緊一些……就這樣，現在你一定可以暖和了……然後——我們再背對背地躺一會……我們總得把黑夜熬過去……你怎麼啦，喝了酒還是怎的？從做事的地方趕出來了嗎？……沒有關係！……」

她安慰我……她鼓勵我……

我是該被咒詛的！在這一事實中，對於我有多少諷刺啊！你們想想看！因為我那時已經嚴肅地關心到人類的命運，幻想改造社會制度，幻想政治的變革，讀過各種魔鬼似的英明的書籍，這些書籍的思想深度，

大概，甚至連它們的作者都是達不到的，那時我還竭力要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巨大的積極力量」。而我却是由一個賣身的女人用她的肉體來溫暖着，一個不幸的、被毆打的、被驅逐的生物，她在生活裏沒有地位，沒有價值，我還沒有想到幫助她，而她自己却先來幫助我了，即使我想到了，幾乎也不會給她什麼幫助。

啊，我預備這樣想，我這一切事情都是發生在夢裏，在一個昏迷的夢裏，在一個沉重的夢裏……

但是——呸！——我決不能這樣想，因為寒冷的雨點落在我的身上，女人的胸膛緊緊地貼住我的胸膛，她的溫暖的呼吸，噴在我的臉上，雖然稍微帶着一些酒味，但是是這樣有生氣……風呼號着和呻吟着，雨點打着小船，浪花撲擊着，我們兩個互相緊抱着，仍舊是冷得發抖。這一切是這樣現實，我相信，誰都沒有做過像這現實這樣沉重和難過的夢。

而娜泰莎還是說着話，說得這樣親切、這樣深情，只有女子才能够這樣說。在她所說天真和親切的話語的影響之下，我的內心微微地暖熱起一個無名的星星之火，由於這個星火，好似有一個什麼東西在我的心裏溶化開來了。

於是，在這一夜之前在我心裏所沸煎着的許多憤恨、苦惱、愚蠢和污穢，都被淚水從我的心裏洗去，淚珠從我的眼眶裏大粒地突出來……  
娜泰莎又勸我道：

「喂，够了，親愛的，別哭吧！够了！上帝祝福，你就會改邪歸正，仍舊去做事情……而且總會……」

她老是吻我……許多次，無數次，熱烈地……

這是生活所賜給我的最初的女人的親吻，這並且是最好的親吻，因

爲以後所有的一切物，代價都很高，並且幾乎沒有給我什麼。

「喂，別哭呀，怪東西！你假使沒有什麼地方好去，我明天給你想法子……」好似透過沉夢，我聽到低聲的確信的耳語。

……直到黎明……我們互相擁抱地躺着。

黎明的時候，我們從小船底下爬出來，跑往城裏去……後來友誼地告別了，以後永久沒有再碰見，雖然我半年來在所有一切陋巷窮居裏尋遍這位有一次，在秋天，和她度過我所描寫的那一夜的善良的娜泰莎……

假使她已經死了——這對於她是多麼好啊！——就讓她在平安中安息着吧！假使她還活着——就讓她的靈魂裏有平安吧！讓墮落的自覺不要在她的靈魂裏甦醒吧……因爲這對於生活是多餘的和無益的受難……

（林 陵譯）

# 筏 上

## 復活節的故事

---

……沉重的陰雲迂緩地在昏昏入夢的河的上空爬游着；似乎，它們愈降愈低；似乎，在遠處，它們灰褐褐的碎片已經觸到了湍急而混濁的春浪，而那邊，在它們觸到水的地方，則直冲九霄地矗立起一堵難以穿透的雲牆，以自身擋住了河流和木筏的去路。

浪濤無效地沖洗着這堵牆，帶着悄擊的，怨訴的轟響叩擊着它，它們叩擊着，而在被它反擲出來之後，就向凝結着清新春夜的濕潤的黑闇的所在左左右右地散奔開來。

但是木筏仍游動向前，遠方在它的面前也就退入那佈滿沉重雲塊的空間。

看不見兩岸——它們給夜色遮住了，給氾濫的巨浪推向什麼地方去了。

河——彷彿是海。天在它的上空裹着雲塊，沉重，濕潤，悶人。

木筏迅速地，無聲地在水面上滑駛，從昏暗中，迎着它湧出了一艘汽船，從煙筒裏吐出一陣陣高興的火星，用輪翼鈍重地拍擊着水面……

船頭上領路的兩盞紅燈不斷擴大着，變得更清楚，而桅桿上的燈則靜靜地來回搖幌着，神祕地向黑闇眨着眼。

空中充滿了被擊碎了的水浪的喧聲和機器沉重的喘息。

「留——神哪！」筏上發出了一聲有力的，出自胸腔的呼喊。

在舵槳旁，在筏尾上，站着兩個人：米嘉——筏主的兒子，一個金髮的，荏弱的，憂鬱的二十歲光景的小夥子，和謝爾蓋——僱工，一個陰沉的，精壯的赤鬚漢子；從鬚圈中露出了未曾給那嘲弄地向上翹起的上唇遮住的堅固的大牙齒。

「把向左！」從筏頭上來的響亮的喊聲重又震撼着黑闇。

「我們自己也曉得的，要你嚷些什麼？」謝爾蓋不滿地咕嚕着，隨即，喘息着用胸膛緊壓向槳。

「噢——嚇！用勁些轉，米秋克<sup>⊖</sup>！」

米特里<sup>⊖</sup>雙足抵着水濕的樑木，用那兩條纖細的手臂把一根沉重的棒——舵——拉向自己，一面沙聲地咳嗽着。

「轉啊……再向左一點！……死人，惡鬼！」前面警告地，惡狠狠地高叫着。

「你去嚷吧！你那個瘦弱的兒子連稻草抵着膝蓋都折不斷，你却叫他掌舵，過後還要嚷得全河都聽見。小氣的公公又捨不得再僱一個夥計。哼，現在你去喊破喉嚨吧！……」

謝爾蓋咕嚕得已經很響，顯然不怕人家聽見他，甚至還似乎希望如此……

汽船疾駛過木筏，澎澎地從水輪下面拋擲着泡沫四濺的浪花。樑木在水上擺蕩起來，由枝條紮成的絡繹吱吱地發出怨訴而濕潤的聲音。

汽船的燈光照亮的窗子就像一排巨大的眼睛似的瞪望着河水和木筏，在波濤洶湧的水面上反映成亮晶晶的，搖幌不定的點子，接着又消失了。

水浪狠狠地拍擊着木筏，樑木跳動着，米特里站不穩腳，緊緊地靠着舵，唯恐跌倒。

⊖、⊖米嘉、米秋克均為米特里之愛稱。



「唔，唔！」謝爾蓋嘲弄地嗚嗚着，「跳起舞來了！瞧你的老子又要向你吆三喝四了……不然他過來對準腰眼打你幾下，那個時候你就不會這樣跳舞了！把向右！噢——啲啲！噢——噢！……」

於是謝爾蓋就用那鋼條般的富有彈性的雙臂有力地轉着他自己的槳，深深地用它翻掘着河水……

精力充沛的，高個子的，有點兇狠和好嘲弄的他宛似用一雙赤腳生根在樑木上一般地站着，在那緊張的姿勢中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每一秒鐘都準備掉轉木筏。

「瞧，你那個老子正撲着瑪麗卡哩！哼，真是一批魔鬼！沒有廉恥，沒有良心！米特里，你爲什麼不離開他們，這班骯髒的魔鬼，到別的地方去？……啊？你聽見嗎？」

「聽見！」米特里低聲說，並不朝那邊謝爾蓋穿過黑闇看見他父親的地方望。

「「聽——見」！唉，你這膿包！」謝爾蓋激着說，同時哈哈大笑起來。

「這種事情！」被米特里的感情麻木激得上火的他，接下去說。

「啊，老頭子也是個惡鬼！給兒子娶了親，却又佔奪了媳婦，還是對的！老色鬼！」

米特里不作一聲，祇朝後順着那邊也形成有一堵密雲之牆的河面望着。

現在到處都是雲，似乎，木筏並未浮駛，而是一動也不動地停立在這被一堆堆沉重的灰暗陰雲所壓着的濃厚的，黑黝黝的水面上，——這些陰雲從天上降到水面，阻住了水的去路。

河彷彿是無底的深淵，四面環抱着高聳天際並裹着濃厚的霧幕的山嶺。

四周——因人地寂靜，水無力地拍擊着木筏，宛似在期待着什麼。在這微弱的，夜間唯一的並且更襯托出夜之寂靜的音響中，可以聽得到無窮的哀傷和一種胆怯的問訊……

「現在要是起一點風哪……」謝爾蓋說。「不，不要風——風會催出雨來的。」他又自己駁斥了自己，一面裝着煙筒。

火柴擦亮了，聽得到塞住的長煙筒裏的咕嚕聲，紅紅的火星時亮時熄地照着那在黑暗中下俯的謝爾蓋的開臉。

「米特里！」響起了他的聲音。現在這聲音比較不大陰沉了，其中嘲弄的調子也響得更清晰了。

「啊？」米特里低聲回答，並不從遠方移轉目光，他正用那對大而憂鬱的眼睛在那裏目不轉睛地審視着什麼東西。

「這倒底是怎樣的，你這我的好兄弟，啊？」

「什麼？」米特里不高興地應道。

「你討過老婆？！笑話！這是怎麼會事？唔，就是說，你同老婆睡過覺嗎？喂，倒底是怎樣的啊？！」

「喂，你們那邊！留——心！」威嚇地在河上響起了這幾個字眼。

「瞧，在嚷叫了，這個該死的公公！」謝爾蓋贊賞地指出，接着重又回到他的原題。

「喂，你說啊，怎麼啦？米奇<sup>㉑</sup>！說啊，我等着你！啊？」

「別纏了，謝廖迦<sup>㉒</sup>！——我不是說過了麼！」米特里討饒地囁嚅着；但是，大概，曉得擺脫不了謝爾蓋的糾纏，就忽忽地開始：

「呸，我們去睡了。我就對她說：我不能跟你行丈夫的事情，瑪麗亞<sup>㉓</sup>。你是一個壯健的姑娘，我却是一個瘦弱的病夫。而且我一點也不願意娶親，可是爸爸強迫我——他說，你去結婚，就完了！我說，我不愛女人，尤其是不愛你。女人都是極大膽的……。是的……。我對這樁事情一無辦法……你明白嗎……。醜事一椿，還是罪孽……。還要有孩子……。得替他們向上帝負責……。」

「醜事！」謝爾蓋高叫起來，同時哈哈大笑。「唔，那末她怎樣呢，那個瑪麗卡？啊？？」

「呸……」「那末我現在，」她說，「怎麼辦呢？」她坐着啼哭。「

㉑ 米奇——即米嘉。

㉒ 謝廖迦——謝爾蓋之愛稱。

㉓ 瑪麗亞——即前所指的瑪麗卡。

我那一件，」她說，「不稱你的心？」「難道。」她說，「我是一個醜八怪嗎？」她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謝廖迦！……「怎麼，」她說，「我帶着我的身子去見公公嗎？」我說：「隨你的便……。你要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違背良心，」我說，「我是做不來的。」伊凡老公公說——這樁事情是死罪。我說：我同你是畜生嗎？她老是啼哭。「你們糟塌了，」她說，「我處女的青春。」我很憐惜她。「不要緊，」我說，「過過就慣了。」「否則，」我說，「你到修道院去吧。」她就咒罵起來：「你這傻子，」她說，「米奇卡<sup>㉞</sup>，下流氓……」

「啊，我的爸！」謝爾蓋用感嘆的耳語聲絲絲地說道。「那末你就這樣挺撞她——「到修道院去」嗎？」

「我這樣說過，」米嘉簡截地說。

「那末她就叫你傻子？」謝爾蓋提高了聲調。

「是的……她咒罵了。」

「罵得對，老弟！啊，罵得真對！最好還得揍一頓！」謝爾蓋突然變換了調子。現在他說得嚴厲而激動了。

「難道你能够違反法律嗎？可是你竟犯了！確定了——唔，就是說完事了！你不能爭論。可是你却對它磨拳又擦掌！唉，你是要把水底的沈木扳出來！到修道院去！傻頭傻腦！姑娘要的是什麼？難道是修道院嗎？啊，現在的一班人！你想想——結果怎樣？你自己壓根兒連個屁也不懂，却把一個姑娘毀了……她變成了老頭子的情婦——你使老頭子犯了爬灰的罪。你破壞了多少的法律啊？你這個腦袋！」

「法律嗎，謝爾蓋，是在良心裏頭。有一條法律是關乎一切的：別做違背你良心的事，那麼你就不會在世界上犯什麼罪了，」米特里搖了搖頭，輕聲地，和解地說道。

「可是你已經犯了！」謝爾蓋精神十足地反駁道。「在良心裏頭！哼，也是……。良心裏有的東西還少嗎。不能什麼都禁止——是禁止不了的。良心，良心……。老弟，得瞭解它，過後就已經會那個了……」

「不，你不能這樣說，謝爾蓋！」米特里彷彿突然激動起來，開始

㉞ 米奇卡——即米特里的車稱。

熱烈地說話了。「良心，老兄，總是像露珠一樣純潔的。它藏在貝殼裏，你瞧！它藏得很深。要是你聽從它的話，那末你就不會做錯事了。要是依着良心做事，那末總有好報的。上帝不就在心裏嗎，法律，就是說，也在它裏頭。它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它是上帝吹進人身裏的。祇要善於透視它。祇要不顧惜自己……」

「喂，你們！昏睡的魔鬼！睜大兩眼瞧啊！」這幾句話像滾雷一般響了起來，順着河飄浮開去。

根據這聲音的力量就覺得叫喊的是一個壯健的，精力旺盛的自滿的人，一個具有巨大的，明白地自覺到生活力的人。其所以叫喊並非因為這是由筏夫們所引起的吡叱，而是因為心中充滿了某種快樂和強力的感覺，——這一快樂的，強力的感覺要求自由，所以這裏它就掙脫出來變成了雷鳴一般的強力的聲音。

「你瞧，那老鬼又在吠叫了！」謝爾蓋興緻勃勃地指出，同時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那對鴿子多熱絡啊！不嫉妒嗎，米奇卡？」

米特里冷漠地望了望前槳那邊，那裏，兩個人形在筏上左右穿梭着，而在互相靠得很近的時候，有時就融成了緊密的，黝黯的一團。

「不嫉妒嗎？」謝爾蓋重說了一遍。

「對我有什麼關係？他們的罪孽——他們的報應，」米嘉悄聲地說。

「這——樣！」謝爾蓋諷刺地拖長聲音說，一面把煙裝進煙筒。在黑闇中重又閃起了紅紅的火星。

可是夜變得越來越濃了，灰褐褐的，烏黑的陰雲也愈來愈低垂到寂靜的，寬闊的河面上了。

「你這是在什麼地方，米特里，學到這種聰明的，啊？難道你還是天生就的嗎？你不像爸爸，老弟。你的爸爸可是一個英雄。瞧——他年紀已經半百了，可是他還在愛撫這樣的姜娘！是一個風流的婆娘啊。她

也愛他——這還有什麼呢！她愛，老弟。不愛這樣的好漢是辦不到的。你爸爸是一個好漢之王，一個勇士啊。他幹起事來——瞧瞧也歡喜，收入又大；名譽呢——即使你削去一點，也無傷大體的。噫。可是你不像媽，也不像爸。米奇？要是死了的安菲莎還活着的話，你爸爸會怎麼呢？妙啊！我真想看看，她怎樣對付他……。你那個母親，也是一個狠婆娘——潑辣貨……。和西蘭<sup>④</sup>正好擺對。」

米特里用肘撐在槳上，凝望着水，默不作聲。

謝爾蓋也開始沉默了。從木筏前頭傳來了嬌聲的女人的嘻笑。隨着它的是一個男人的低音的哄笑。他們那鑲着濃霧的身軀對好奇地透過黑闇瞅着他們的謝爾蓋說來是很難看清。可以看到的是：男人的個子很高，站在槳旁，寬闊地叉開了兩腿，半轉身向着一個頗為飽滿的嬌小的女人，她正把胸脯靠在離開第一根槳約有一沙繩<sup>⑤</sup>半遠的另一根槳上。她用一隻手指威嚇着男人，一面清脆地，潑辣地嬉笑着。謝爾蓋嘆了一口痛心的氣，就掉轉身來，收心斂神地沉默了半響，重又說起來：

「媽的！他們在那邊倒快活。相親相愛！我這個窮光棍——流浪漢，要是能够這樣哪！那我一輩子都不會離開這樣的女人！唉，你！我就要老把她捏在手裏揉個不放了。諾！你去想像想像吧，我多麼的愛女人……。見鬼！我沒有桃花運……。顯然，娘兒們不愛紅鬚子的人。哼。她怪會挑剔——這種婆娘……。啊，騙子！對於生活貪求無厭。米嘉！唉，你睡着了嗎？」

「沒有，」米嘉輕聲地回答。

「那就好！老弟，你將來怎樣過活呢？假如說實話——你是孤零零的光棍一條。難受啊！你現在預備把自己按頓到那兒去呢？你在人間找不到真正的生活。你真可笑得很。這是不會自衛的人！需要有爪還有牙，老弟。誰都會凌辱你。難道你能够保護自己嗎？你用什麼來保護自己

④ 西蘭——茂主，米嘉的父親。

⑤ 沙繩——舊俄長度，合二·一四三米。

「唉，唉！你真古怪！你到底往何處存身啊？」

「我嗎？」米嘉重又震了一震。「我要走的。我，老哥，今年秋天就要到高加索去，那時——就了結了！主啊！祇要快些離開你們！沒有靈魂的！你們這批背叛神明的人，避開你們是唯一的超度！你們活着爲什麼？你們的上帝在那裏？你們祇在說說而已……。難道你們是活在基督心裏嗎？唉，你們，——你們都是豺狼！可是那邊却是另一種人，他們的靈魂活在基督心裏，他們的心藏着愛，他們都爲救世而受苦。可是你們呢？唉，你們！宣揚醜事的禽獸！有另外一種人。我見過他們。他們召喚過我。我就是要到他們那邊去。他們帶給我一本聖經。「讀吧，」他們說，「聖徒，我們敬愛的弟兄，讀讀真理的字句吧！……」我讀了，我的靈魂因爲上帝的字句而復活了。我要走。我要丟掉你們，你們都是瘋狂的豺狼，都是互相用肉慾來養活你們自己的。你們該死啊！」

米特里用熱情的耳語聲說出了這些話，他因爲那過於充塞着他的對瘋狂豺狼的輕蔑憎惡的感覺，因爲對那些靈魂總想救世的人的渴望而喘息起來。

謝爾蓋被弄得茫然摸不着頭腦了。他張大了嘴，半響無言，手中握着他的烟筒，想了一會，環顧了一下四周，才又用低沉的，陰森的聲音說道：

「你瞧，竟生氣得這樣！……也很兇。你讀那本書是白費的。誰知道它，它是什麼書？唔……快快避開它吧，否則你會完全毀了自己的。解脫出來吧！逃開吧，趁現在還沒有完全獸性化的時候……。那邊在高加索的是那一種人啊？和尚嗎？也許是舊教徒吧？他們是摩洛哥教徒<sup>①</sup>嗎？啊？」

但是米特里已經像激動起來那樣快速地靜默下去了。他撥動着槳，因爲用力而喘息着，同時急速而神經質地喃喃着什麼話。

謝爾蓋等他的回答等了好久，但是等不到。他的健康的，單純的本性被那黯澹的，死一般寂靜的夜抑壓着，他要把生命向他自己提醒，他要用音響震醒這一寂靜，他要用任何方法來驚擾並嚇走那緩流入海的滯

<sup>①</sup> 摩洛哥教——正教中之一派，可肉食。

重液體的這一隱藏的。冥想的靜寂以及那些陰鬱地凝結在空中的不動的雲堆，在木筏的那一端，生氣蓬勃，把他也鼓舞得躍躍欲動了。

從那邊不時傳來了一忽兒是悄聲的，得意的嘻笑，一忽兒是斷斷續續的，給這夜之寂靜和黑闇驅散了的叫聲，夜充滿了春天的氣息，喚起了求生的熱望。

「算了吧，米特里，你往那兒撥？老頭子要罵了，你瞧，」再也忍受不住沉默並且看見米特里在無目的地用槳鑽着水，他終於開始讀責了。米特里停住了，揩了揩滿流汗水的前額，胸倚着槳，艱難地呼吸着，茫然失神了。

「今天的輪船很少，不曉得爲什麼……。我們浮了多少時候，可是總共祇碰到了一只。」

但是看見米特里並不預備回答，謝爾蓋就理由十足地自己對自己解釋道：

「這是因爲航運還沒有開始的緣故。還祇剛剛開端哩。我們很快的就會浮到喀山——伏爾加河拖得真有勁啊。它的脊背是有力的——什麼都馱得起。你站着幹麼？生氣了嗎，啊，米奇？唉？」

「唔。什麼？」米特里不高興地問。

「沒有什麼，你這怪人……。我說，你爲什麼不聲不響？老在轉念頭嗎？丟開吧。這對人是有害的。唉，你，聰明人，你想得透澈，想得透澈，可是你不合情理，——這，你就從未想過！哈哈！」

於是謝爾蓋笑了笑，意識到自己的優勢，結實地咂了一下嘴，沉默了半響，就開始吹起口哨來，但是截斷了口哨，又繼續把他的意思發揮下去。

「冥想！難道這是常人的功課？那邊，你瞧，你的爸爸想得並不透澈，——可是他活着。他愛撫你的老婆，並且還同她嘲笑你這個聰明的傻子。就是這樣啊！瞧，他們活得如何？啊，你，叫他們滾蛋吧！恐怕

，那個瑪麗卡已經有了喜了！別怕，小孩子不會像你的。一定，也是個像西蘭·彼得洛夫那樣的好漢。可是那個小孩子却要算是你的。這種事情！哈！他要對你說：「爹爹」。可是你却不是他的爹爹，而是他的哥哥。他的爹爹就是爺爺！唉，你，真妙呀！這批亂倫的傢伙！不過倒是敢作敢為的人！是這樣嗎，米嘉？」

「謝爾蓋！」發出了熱情的，激動的，幾乎是嚎哭的低語。「看基督的面上，我求你別再撕裂我的靈魂吧，不要刺戟我吧，饒了我吧！別再作聲吧！我用上帝基督的名義求你，別同我說話，別使我痛苦，別吸我的血。我投了河，重大的罪孽就要降到你頭上了！我會毀了我的靈魂的，別惹我吧！我用上帝的名義起誓——我求你！……」

病態地尖聲的號泣撕破夜的寂靜，米特里直挺挺的撲倒在樑木上，彷彿他被一件從那些高懸在黑沉沉的河上的陰險的烏雲上面掉向他的重物打傷了似的。

「怎麼，怎麼，怎麼！」謝爾蓋害怕地咕噥着，一面瞅着他的同伴好像被火燒着一般的在樑木上打滾。「怪漢子！這樣的怪人……怎麼不早說呢，要是對你有點那個這個的……」

「你一路磨折我……爲着何來？我是你的仇敵嗎？啊？仇敵嗎？」米嘉激動地喃喃着……

「你這怪人，老弟！啊，這樣的怪人！」謝爾蓋惶惑地，受屈地喋喋着。「難道我知道麼？我又不曉得你的心！」

「我要忘掉這個，明白嗎！一輩子忘掉！我的恥辱……慘痛的苦痛。你們是一班殘忍的人！我要離開！永遠的離開……。我忍受不下了……」

「離開吧！……」謝爾蓋大喝得整條河都聽見，他還用轟雷一般的譏諷的咒語加重這一聲叫喊，可是馬上中斷了，不知怎麼的蹣跚起來並且坐下了，顯然，他也被那在他面前展開的精神悲劇所壓住了，這一悲劇現在他已經不能不加以瞭解了。

「喂，你們！」西蘭·彼得洛夫的聲音在河上盤旋。「你們有什麼



事情？幹麼吠叫？啊？」

大概，西蘭·彼得洛夫喜歡在重壓的靜默中間用他低沉而堅實的低音在河上喧嚷。咕叱一聲接着一聲地湧來，震撼着溫暖而潮潤的空氣，用它那種活力壓迫着已經重新站在槳旁的米特里的羸弱的身軀。謝爾蓋則全力報答着主人，但同時却低聲用結實而辛辣的俄羅斯咒語罵他。兩種聲音撕裂着夜的靜謐並驚醒它，它們震抖着，一會兒融成一種低沉的濃厚的音調，恰如一支很大的銅喇叭的聲音，一會兒又高至尖叫，在空中飄浮着，隱滅着和消散着。過了一會，重又是寂靜一片。

點點暈黃的月光透過陰雲的裂罅投到暗色的水面上，接着，閃爍了一下後，就消失了，被潮潤的黑闇拭去了。

木筏繼續在黑闇和沉默中浮向前去。

## 二

在前槳之一的旁邊站着西蘭·彼得洛夫，他穿着紅色的襯衣，領口敞開，露出了他的強壯的頸項和那毛茸茸的、像鐵砧般結實的胸脯。一頭灰髮垂到他的額上，從它下面，一對熱情的，褐色的大眼睛在微笑着。捲到肘上的衣袖露出了那雙牢牢地握着槳的青筋暴突的手臂，他身軀略衝向前，目光炯炯地觀察着遠方的濃密黑闇中的什麼東西。

瑪麗卡站在離他三步的地方，側向着河流，含笑地瞅着愛人的胸膛寬闊的身軀。他倆都默不作聲，忙着觀賞：他——觀賞着遠方，而她——則觀賞着他生動的鬚髯叢生的臉孔的表情。

「一定是漁火！」他轉過身來面對着她。「不要緊。我們一直向前！噢——嚇！」他從胸裏吐出整整一股熱氣，穩健地向左敲了一下槳，

有力地把它順着水面引過去。

「不要過度用力啊，瑪淑爾卡<sup>⊕</sup>！」他看見連她也在用她的漿做着敏捷的動作時，就這樣輕責一句。

圓圓的，豐滿的，雙眼烏黑而機敏，通頰緋紅，赤足，穿一件濕透的，緊貼在她身上的上衣，——她掉轉身來，面朝西蘭，愛撫地微笑着說。

「你太疼愛我了。我真是謝天謝地！」

「我在吻你的時候——就不疼愛你了！」西蘭聳了聳肩。

「那也用不着疼愛！」她挑逗地咕噥道。

他們開始沉默起來，互相用貪慾的目光打量着。

木筏下面，水沉思地潺潺着。從右面遠遠的什麼地方傳來了公雞的啼叫。

木筏幾乎感覺不到地在腳下擺蕩着，向前，向着那邊黑闇已經稀薄並融消，而雲塊已獲得了更顯明的輪廓和更光亮的襯影的地方浮去。

「西蘭·彼得洛維奇！你可曉得他們在那邊爲什麼亂叫！我知道的，真的我知道！這是米特里向謝廖日卡<sup>⊕⊖</sup>抱怨我們，他還悲哀得這樣如泣似訴地嗚咽了一陣，謝廖日卡也把我們罵了。」

瑪麗亞探究地注視着西蘭的臉孔，現在，在她說話之後，這臉孔已變得嚴峻和冷酷了。

「唔，那末怎麼樣？」他簡短地問。

「就是這樣。沒有什麼。」

「要是沒有什麼，那又何必多說呢。」

「你不要生氣啊！」

「對你？我很歡喜下一次能夠生氣，可是力不從心啊。」

「你愛瑪煦卡<sup>⊕⊖</sup>嗎？」她倚身向着他，惡作劇地軟語道。

「唉！」西蘭富有表情地啞了一下嘴，接着向她伸過了他的強有力

⊕ 瑪淑爾卡——瑪麗亞之愛稱。

⊕⊖ 謝廖日卡——謝爾蓋的卑稱。

⊕⊖ 瑪煦卡——瑪麗亞的卑稱。

的雙臂，透過齒縫說道：

「來吧……。別生氣了……」

她像貓一般弓起身子，溫柔地貼向他。

「我們又要把木筏弄錯方向了！」他喃喃着，一面吻着她的在他嘴唇下面發燒的臉龐。

「已經够了！天要亮了……。從那一頭望得見我們了。」

她試圖從他手中掙脫出來。但他却用手把她攬得更緊。

「看得見嗎？讓他們看見吧！讓大家都看見吧！我吐棄所有的人。我犯了罪，確實的。我知道。哼，怎麼樣？我慢慢自會答覆主的。可是無論如何你沒有做過他的妻子。就是說，你是自由的，屬於你自己的……。他難受嗎？我知道的。可是我呢？難道做公公值得恭維嗎？比方，雖然你不是他的妻子……。可是還不是一樣！我的名譽——現在對我有什麼關係？在上帝面前不是罪孽嗎？是罪孽！我全知道！可是我依舊犯罪。因為——值得的！人生在世，不過一次，每一天都可能死的！唉，瑪麗亞！我要是晚一個月替米奇卡娶親哪！這事情就一點也不會發生了。在安菲莎死後，要是我馬上打發媒人到你那邊來——那就完事了！合乎法律。也不犯罪，也不丟人。這是我的錯誤。這一錯誤，它會啃去我五年，十年的壽命。一個人會因為它而早死的……」

「唔，好，算了吧，別自尋煩惱了。關於這已經說過不止一次了，」瑪麗亞輕輕的說，接着緩緩地從他的懷抱裏脫身出來，走到了自己的槳邊。他開始燥急地，猛力地划着，似乎想給那橫在他胸中並使他相貌堂堂的臉孔蒙上暗色的重壓以一條出路。

破曉了。

陰雲稀薄起來，懶洋洋地在天空散爬開去，彷彿不願給剛昇的太陽一個位置似的。河水已獲得了鋼的寒光。

「這幾天他又噁哩咕嚕了。「爸爸，」他說，「難道這不是對你我的恥辱嗎？你丟掉她吧，」那就是說丟掉你吧，」西蘭·彼得洛夫乾笑

了笑，「『丟開吧，』他說，『守守規矩吧。』『孩子，』我說，『我親愛的，滾開些，假如你要活命的話！我會把你像爛布一樣撕成片片的。你的美德將一點都不會留下了。』『我多痛苦，』我說，『我生出你來，就是個畸形的東西。』他顫抖了。『爸爸！』他說，『難道是我的罪過嗎？』『有罪的，』我說，『是你這個嗡嗡的蚊蟲，——因為你是我路上的絆腳石。』『你有罪，』我說，『是因為你不會自立。』『死屍，』我說，『你這腐屍。』『要是，』我說，『你強健的話，——即使把你害死也可以的，可是連這也不够格。可憐你這個不幸的怪物。』他噙哭了！唉，瑪麗亞！人們變得不中用了！要是別人哪——媽的！很快的就會從那個活結裏脫身出來了。可是我們却陷在它裏面！啊，恐怕，我們還是這樣互相結緊着呢。」

「你還是指什麼？」瑪麗亞膽怯地問，一面駭懼地瞪望着那嚴峻的，强有力的，冷冷的他。

「這樣……。他要是死了……。瞧。要是他死了……。那就妙啦！什麼都跳入正軌了。我會把田地送給你家的人，堵住他們的口，而同你——到西比利亞去……。或是到古班去！這是誰？我的太太！你懂嗎？我們會拿到這樣的證書……。一張紙兒。我會在什麼地方的村子裏開一戶鋪子。我們就住下了。我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祈求饒恕我們的罪過。我們要的多嗎？我們可以幫助人家生活，而他們也就會幫助我們安慰良心……。好嗎？啊？瑪莎⊕⊗！？」

「好——！」她嘆息了一聲，半闔着眼睛，深深地遐想起什麼來了。他們沉默了半響……。水潺潺着……

「他很虛弱……。也許，他很快就會死的……。』西蘭·彼得洛夫含糊地說道。

「主啊，你讓他快一點吧！」瑪麗亞祈禱地說，同時畫了畫十字。

★

春天的陽光迸射出來，在水面上嬉弄起金光和虹彩。一陣風吹來，一切都震抖了，甦生了，笑開了。陰雲間的藍天也對着那抹上陽光的水面微笑。陰雲已經留在木筏的後面了。

⊕⊗瑪莎——瑪麗雅的愛稱。

那邊，陰雲凝聚成沉重的黑塊，猶豫地，不動地滯留在寬闊的河的上空，宛似在選擇着一條道路，由此可以快些避開那富於光輝與喜悅的活潑的春陽，它們——在春天之前遲遲撤退的冬季暴風雪的母親們——的敵人。

木筏前面輝照着淨潔的，明朗的天，而那還像朝陽般的寒森森，但却像春陽般鮮明的太陽則威嚴而美麗地從紫金色的河浪裏愈來愈高地升向蔚藍的天漠。

木筏的右面可以看見林子的蔥綠邊緣上的棕色山岸，左面——淡翡翠色的草毯閃爍着露珠的金剛石般的輝光。

空中飄過了一陣泥土和剛長出的草的濃郁氣息以及松柏的脂香。

西蘭·彼得洛夫望了望後漿。

謝爾蓋和米特里就彷彿生根在它們身上一樣。但是，因為隔得遠，還難於看清他們臉上的表情。

他把眼睛移到瑪麗亞身上。

她覺得很冷。她站在槳旁，縮做一團，變成了渾圓的一個。她全身都浴着陽光，用那對沉思的眼睛朝前眺望着，而她嘴唇上則浮着那種甚至會把一個不美的女人都變成使人銷魂的，意中的美女的謎樣的，迷人的微笑。

「兩眼留神哪，孩子們！噢——噢！……」西蘭·彼得洛夫用全力轟喝了一聲。感覺到他的胸膛裏勇氣的強有力的洶湧。

由於他的叫喊，周圍的一切似乎都震抖了一下。回聲久久地在山岸上震響着。

（水夫譯）

一八九五年作

# 草 原 上

我們離開貝列考普時心境惡劣到極點——飢餓得像狼一樣，憎恨着全世界。在半晝夜中，我們毫無成就地施出我們所有的一切才智和努力，想偷竊或者賺取些什麼東西，但是最後醒悟，無論這件事或者那件事，我們都不會成功，就決定向前走去。那裏去呢？總之——向前而已。

我們準備無論如何要循着我們已經走了好久的那條生活之路向前走去，——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默默地決定和清晰地閃爍於我們餓眼的陰鬱的光澤中的。

我們三個人；我們大家結識不久，是在赫爾桑聶泊河岸上的一家小酒店裏互相碰見的。

一個是鐵路營的兵士。後來——好像做過路工，頭髮煊紅和筋骨強健的人，有一對冷靜的灰眼睛；他會說德國話和有着很詳盡的牢獄生活的知識。

我們的這位弟兄不愛多說他自己過去的事，他對此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充分的原因，所以我們大家都互相信任——至少外形上信任，因為內心上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也不大信任。

我們第二位朋友是一個頹頹和矮小的人，嘴唇很薄，老是懷裏地緊閉着，當他說到他從前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的時候，我和那兵士把這當作是事實。實際上，不管他從前是做過大學生，偵探或者小偷，對我們反正完全是一樣的，——要緊的倒是在我們相識的時刻，他同我們是不等的：他挨着餓，受到各城市裏警察特別的注意和各鄉村裏農人們的懷疑的態度，他以一個被迫害的餓獸的仇恨去憎恨這一箇和那一個，夢幻着想普遍地向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復仇，——總之一句話，不論在他處於大自然的君王和生活的主宰之間的處境上，或者在心境上——他是我們田野裏的果實。

第三個是我。由於我從小就天生謙虛拘謹，我不說一句溢美自己的話，我不願向你們眩示樸實天真，我緘口不說自己的瑕瑜。不過，大概爲了供給描寫我們特性的資料，我得說，我老是自認爲優於旁人，而且直到今天還順利地繼續保持着這種見解。

於是——我們離開貝列考普，向前走去，我們着眼於佳本<sup>⊖</sup>，向他們總可以討到一點麵包，他們對此是難得拒絕過路人的。

我同兵士並排走着，那「大學生」在我們後面大踏步的走着。他肩頭上掛着一件鐵外套之類的東西；在那修剪得很平的嶙瘦露骨的頭上安戴着一頂殘缺不全的闊邊帽子；補着五顏六色的破布的灰色袴子罩住他的小腿，而腳上他却用他的衣服夾裏搓成的細繩縛上了一隻在路上找到的長統靴筒子，他把這造出來的東西叫做芒鞋，他一聲不響的大踏步的走着，揚起許多灰塵，閃耀着綠幽幽的小眼睛。那兵士穿着一件紅羽毛布的襯衫，這據他說是他「親手」在赫爾桑獲得的；襯衫之上，他還

⊖ ( Чабан ) 久爾克人 ( Тюрк ) 話，意即牧羊人。

有一件暖熱的棉背心，頭上，照軍隊的規矩——「上圈壓在右眉上」的——戴着一頂顏色模糊的制帽；腿上纏着一條朱馬克<sup>㊟</sup>式的寬大的褲子。  
• 他赤着腳。

我也穿着衣服和赤着腳。

我們四周，草原像英雄張開懷抱似的向四面八方伸展開去，它被那萬里無雲的穹蒼的炎熱的藍色半球形籠罩着，像一隻滾圓的黑色大食盤似的攤着。塵土遍地的灰色的大路宛如一條闊寬的帶子般的把草原切開和燒着我們的腳。四方各處只見剛硬的毛髮似的一帶一帶稠密的叢物，古怪地有點類似那兵士的好久未修的面頰。

兵士一面走，一面聲音低沉沙啞地唱道：

「……謳歌頌讚你神聖的復活……」

他在服役的時候曾經當過營部教堂的小教士之類的東西，他知道的聖歌，讚美詩和短頌歌的數目多到數不清，每逢我們隨便爲了什麼事話不投機的時侯，他就濫用這種知識。

前面，在地平綫上，生出一些輪廓柔和，陰影可愛的從紫丁香花色到粉紅色的形體。

「顯而易見，這就是克里米亞山嶺，」「大學生」說。

「山嶺？」那兵士叫起來，「朋友，你瞧見它還早呢。這是雲。你不看見嗎，那好像是山茱萸牛奶酸菓醬……」

我覺得，如果雲真的是酸菓醬做成的，那好極了。

「啊呀，見鬼！」那兵士唾吐着罵起來。「一個活人也瞧不見。一個人也沒有……祇好像冬天的熊，舐吸自己的爪了。……」

---

㊟ (Чумак) 古代在烏克蘭的一種農民，他們運載物到克里米亞(Крым)及頓河(Дон)去銷售，又從該處運鹽及魚來販賣。



「我原說該向有人住的地方移動，」【大學生】教訓地的說。

「你原說！」兵士激怒起來。「這也就是你有學問的地方，說話。有什麼有人住的地方？——鬼知道它在那兒！」

【大學生】緊閉嘴唇，住口不響。太陽落山。地平線上的雲霞的色彩的變幻千變萬化，非言語所能捉摸形容。傳來泥土和鹽的氣息。

由於這乾燥有味的氣息，我們的食慾更激增了。

胃裏在咀吸。這是一種古怪和不舒服的感覺：髒髒液汁從身上一切的肌肉裏慢慢兒的流出來流到什麼地方去，蒸發起來，於是肌肉喪失了自己的彈性。刺痛的乾燥的感覺充滿了口腔和咽喉，頭裏昏沉沉，眼前閃耀着黑點。有時候，這些黑點化成幾塊熱氣騰騰的肉，大塊麵包的樣子；回憶以它們所特有的氣味供給着這些「過去的幻象，無聲的幻象」，因此胃裏猶如有刀子在絞一樣。

我們依然走着，互相描述我們的感覺，目光炯炯地望着四面八方——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有羊羣，一面聽着——有沒有運水菓到亞美尼亞市場上去的驢租人的貨車的刺耳的咿啞聲傳來。

但是草原是空闊的，寂靜的。

在這難過的一天的前夜，我們三人一共吃了四豐特<sup>②</sup>黑麵包和大約五隻瓜，而走却走了近四十維爾斯達<sup>③</sup>——入不敷出！我們在貝列考普的市場上入睡後餓醒了。

【大學生】正當地勸我們別躺下來睡覺，在夜裏做點事……不過在規規矩矩的社會裏是不容許大聲講破壞私有財產權的計劃的，所以我不作聲。我要做的祇是正直的人，做租人對我沒有好處。我知道，在我們

② 俄羅斯重量單位，合·四·一公斤。

③ 俄羅斯長度單位，約合一·〇六七公里，一譯俄里。

的高度文化的時日，人們的心愈變愈軟了，甚至於當他們扼住自己親人的喉嚨，公然懷着勒死他的目的的時候——他們還要竭力做得可能地親切和遵守當時適用的禮義來幹這件事。我自己的喉嚨的經歷迫我指出這種道德的進步，我懷着愉快的自信的感覺認為，在這一個世界上，一切是在發展和改善。這種卓越的進步特別重要地證實於每年在生長的牢獄，酒店和娼寮……

於是，嚥着饑涎和竭力想以友情的談話來壓制胃裏的劇痛，我們在落日的微紅的光彩裏走着那荒涼寂靜的草原；我們前面，太陽慢慢兒的落入為它的光所強烈煊染的柔軟的雲裏，我們後面和兩旁邊，淡藍色的暗霧從草原裏向天空中昇去，收縮着那粗野的地平綫。

「弟兄們，拾些生篝火の柴吧，」那兵士說道，從大路上拾起一枝樹枝。「祇好在草原裏過夜了——露水！乾牛糞，隨便什麼枝條——都拿來！」

我們四散到大路的各方去拾枯草和一切可以燃燒的東西。每逢要俯身向地時，體內發生一種熱烈的慾望，想倒下去吃這又黑又肥的泥土，吃它許許多多，吃到貧乏不堪，然後——睡去。即使永睡不醒，還只是要吞吃、咀嚼和覺得又暖又濃的糜粥從口裏慢慢兒的沿着乾凜的食道降入那給想吸收些東西逃去的慾望所熾燃着的胃。

「能找到些什麼根也是好的呀……」兵士嘆了口氣。「這種可以吃的根是有的……」

但是在這已耕墾的黑土上什麼根也沒有。南方的夜來的很快，最後的太陽光還沒有消失，深藍的天空中已經羣星閃爍了，我們四周，暗影愈來愈濃，收縮着那無邊無際的平坦的草原……

「弟兄們，」「大學生」輕聲說，「那邊左面有一個人躺着……」

「有一個人？」兵士狐疑起來。「他為什麼躺在那裏？」

「前去問問。大概他有麵包，如果他耽擱在草原裏。」

兵士向躺着人的那面望了望，堅決地說：

「我們上他那兒去！」

祇有「大學生」的銳利的綠眼睛纔能夠辨別出來擡起在大路左面約摸五十薩仁<sup>⑤</sup>地方的那黑黝黝的一堆是人。我們向他走去，迅速地沿着耕地上的泥塊大踏步跨去，覺得我們身上產生的想吃的慾望加銳着飢餓的痛楚。我們已經近了，——那人不動。

「也許，這不是人，」兵士陰鬱地說出了大家所共有的心思。

但是我們的懷疑在這一剎消散了，因為地上的那一堆忽然微微的動起來，長起來，我們看見這是一個真正的活人，他跪着，向我們伸出一隻手，聲音模糊和戰抖地說：

「別走近，——我就開槍！」

昏暗的空氣中傳來枯燥短促的一聲。

我們像遵從命令似的站住，不客氣的接待使我們茫然的沉默了幾秒鐘。

「這流……悞！」兵士富於表情地喃喃道。

「悞，」「大學生」沉鬱地說。「帶了手槍走路……顯然，是一條

⑤ 約合中國七尺。

漁子豐富的魚呀……」

「喂！」兵士叫了一聲，顯然有了什麼決定。

那人姿勢不動的不作聲。

「喂，你！我們不來碰你，——祇要給我們麵包——有嗎？給吧，弟兄，看基督的份上！……你還該咒詛的可惡傢伙！」

最後幾個字兵士說得輕得祇有自己聽見。

那人不作聲。

「聽着！」兵士又憤怒和絕望地戰慄着說。「拿出麵包來！我們不走近你……把麵包扔給我們……」

「好吧，」那人簡短地說。

他可以對我們說：「我的好弟兄們！」假使他在這六個字中注入了一切最聖潔的感覺，它們也不會使我們覺得如此激動和有人性有如這簡短含糊的字：

「好吧！」

「你別害怕我們，好人呀，」兵士柔和地微笑着說，雖然那人不能看見他的微笑，因為至少有二十步的距離把他和我們隔離開。

「我們是好人——從俄羅斯上古班去……路上失了錢，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吃光了，——現在已經第二天沒有吃了……」

「接住！」那好人說着，在空中向上揮了揮手。一塊黑東西躍動着掉到我們不遠的田地上。「大學生」衝上去拾它。

「再接住！再沒有了，……」

當「大學生」拾起這個珍奇的佈施物，原來我們有了大約四隻特僵硬的小麥麵包。它在地上弄髒了，而且很硬。硬麵包比較軟麵包吃得飽，其中水分比較少。

「這樣……這樣……這樣！」兵士專心一意地分成一塊塊。「等一

霉……不公平！讀書人，你應該扳一小塊下來，要不然他太少……」

「大學生」不可抗地服從着喪失一小塊大約五淑洛特尼克<sup>⊗</sup>重的麵包；我接過來，放進嘴裏。

於是我開始咀嚼，慢慢兒的咀嚼，勉強忍住那可以粉碎石頭的顎的搖動。我感覺到食道的躍動和逐漸逐漸一點一滴的滿足它的強烈的滿足。好吃到無法形容地溫暖地一口一口滲入胃裏去，似乎立刻就變成血和腦了。當胃充實起來的時候，一種快樂——這樣奇異的——平靜和活躍的快樂溫暖着心。我忘懷了那慢性飢荒的可咒的日子，忘懷了那浸沉於享受我所經驗到的快感的同伴們。

但是我把手掌中最後一小片麵包丟進嘴裏的時候，我覺得拚命的要想吃。

「他這混蛋那裏還剩有脂油，或者什麼肉……」兵士嚥哩咕嚕地說，他坐在我對面的地上，雙手撫摸着胃。

「大概是有的，因為麵包有肉的氣味，……而且麵包大概也還有着，」

「大學生」說，接着又輕輕的加上一句：

「要是沒有手槍……」

「他是怎麼樣的人？」

「顯然是我們的弟兄伊薩基……」

「狗！」兵士決定了。

我們緊擠作一團坐着，望着我們那個帶着轉輪手槍的施主坐的那邊。那邊沒有聲息，也沒有活動的徽狀傳到我們這裏來。

夜在四周收集它的黑暗的力量，草原裏死一樣的寂靜，——我們互相聽到大家的呼吸聲。有時某處傳來花金鼠的憂鬱的哨聲。……星星，

⊗ 等於九十六分之一豐特。

天上的活的百花，在我們頭頂上熾然……我們要吃。

我傲然說——我在這一個有點奇異的夜裏，並不比我那些好朋友來得差，也並不比他們好。我對他們提議起來向那人走去。不要碰他，不過我們要吃掉我們能找到的一切東西。他要開槍，——讓他開！三個人中祇有一個人會給打中——如果打中的話；而且即使打中，轉輪手槍的子彈也是難以打得致命的。

「我們去！」兵士跳起來站着說。

「大學生」起來得比他慢。

於是我們走去，差不多是跑的，「大學生」跟在後面。

「夥伴！」兵士叱責地對他喊道。

對我們迎面傳來模糊的嚕嚕聲和咕咕咯咯的槍機聲。於是火光一閃，發出一下枯燥的射擊聲。

「滑過！」兵士高興地叫道，一跳就跳到了那人面前。「哦，鬼東西，我現在得揍死你了……」

「大學生」撲到那行囊上。

那鬼東西本來是跪着的，現在仰天跌倒了，伸開兩手，聲音沙啞地叫着……

「見什麼鬼！」兵士驚奇起來，他已經提起腳來想蹴踢這人。「難道他自己在呻吟？你！你怎麼了？喂！開槍自殺了嗎？」

「又是肉，又是什麼餅，又是麵包……許許多多，弟兄們！」「大學生」發出了歡呼聲。

「哦，滾你媽的蛋，死吧……我們來吃！」兵士叫道。我取下那人手裏的轉輪槍，他已經停止嘶叫，現在一動也不動地躺着，轉輪槍中還有一顆子彈。

我們又吃着，沉默地吃着。那人躺着、也沉默着，身體一動也不動。我們不理睬他。

「親愛的弟兄們，難道你們還祇是爲了麵包嗎？」忽然傳來哆索的嘶叫聲。

我們大家都戰慄了一下。「大學生」甚至於噎住了，踉伏在地上咳嗽起來。

兵士嚼了一塊，罵起來。

「你這狗魂，要把你像枯木頭似打一頓！要我們剝去你的皮嗎？皮於我們有什麼用？你這醜陋的臉，骯髒的心腸。哼！——帶着武器，開槍打人！你這該死的傢伙……」

他一面罵，一面吃，因此他的咒罵失了表情和力量……

「等一等，我們吃好了，再來跟你算賬，」「大學生」惡意地允諾道。

這時夜籠沉靜中發出一種使我們膽戰心驚的號哭聲。

「弟兄們……難道我知道的嗎？我開槍……因爲我怕。我從新阿方來……到斯庫倫斯克省去……老天爺！熱病把我磨折得要死……太陽要落山的時候——我就倒楣了！爲了熱病我才離開阿方……我在那裏做木匠……我是木匠……家裏有老婆……兩個女孩子……有三年，第四個年頭不見他們了……弟兄們！都吃了吧……」

「我們會吃的，不用你請，」「大學生」說。

「老天爺！」如果我知道你們是和善的好人……難道我還會開槍嗎？這裏，弟兄們，是草原，夜……我錯嗎？」

——他一面說，一面哭，說得準確些——發出戰慄驚懼的號哭聲。

「哭哭啼啼的！」兵士鄙夷地說。

「他身上一定有錢，」「大學生」說。

兵士眯着眼睛，望了望他，微微的笑起來了。「你倒眼睛尖……這樣吧，我們生起篝火來睡吧……」

「那末他呢？」「大學生」問訊道。

「管他媽呢！難道說我們把他烤了嗎？」

「應該如此呀，」「大學生」幌了幌他那尖頭說。

我們去取我們採集的柴料，這些柴料是扔在我們被這木匠以呼喊聲阻住的地方，我們把它們拿來，不久我就坐在篝火周圍了。篝火在這無風的夜裏慢慢兒熱烘烘的燒起來，照耀着我們盤據着的一小塊地方。我們有了睡意，雖然我們還能夠吃一頓晚飯。

「弟兄們！」木匠喊起來。他躺在離我們三步路的地方，我時常覺得他在竊竊私語。

「啊？」兵士說。

「我可以上你們那兒來……靠着火嗎？我將要死了……骨頭痛！……天！看來，我回不了家了……」

「爬到這裏來，」「大學生」允許了。

木匠慢慢兒的，彷彿害怕失去手或者腿似的在地上爬着移到火旁邊來。這是高身材而羸瘦得可怕的人；他身上的一切好像都在晃動，迷惘的大眼睛反映出侵蝕着他的劇痛。歪扭着的臉骨瘦嶙嶙，甚至在篝火的照耀之下有着一種土黃的，死人的顏色。他混身戰抖着，給人激起一種輕蔑的憐憫心，他把那又長又瘦的手伸向火去，搓搓骨瘦如柴的手指，它們的關節遲鈍緩慢地曲着。最後，厭惡看他了。

「你這怎麼的——這副樣子——是步行的嗎？——捨不得化錢嗎？」兵士陰鬱地問道。

「人們勸我……說別走水路……還是走克里米亞，——說是空氣好。我不能走了，要死了，弟兄們！我將一個人死在草原裏……將給鳥啄光，誰也認不出……老婆……女兒將等着——我寫過信給他們……可是我的骨頭將給草原裏的雨水來沖洗了……天哪，天哪？」



他像一頭受傷的狼似的悲哀地號哭起來。

「唉，鬼東西！」兵士激怒起來，跳起來站着……「你哭哭啼啼些什麼？你怎麼不讓人家安靜？要死嗎？哦，就死好啦，住嘴……」

「我們躺下來睡吧，」我說。「至於你，如果要耽在火旁邊，那末別號哭，實在說……」

「聽見嗎？」兵士兇惡地說。「哦，你得明白。你以為我們爲了你扔過麵包給我們和開過鎗而將跟你廝混嗎？惡鬼！要是別人，——嗤！……」

兵士沈默下來，直躺在地上。

「大學生」已經躺着。我也躺下。受了驚的木匠蹣縮成一團，移近火旁，開始靜默地望着它。我聽見他牙齒打戰的聲音。「大學生」躺在左面，似乎蹣成了一個小團，馬上入睡了。兵士把手攔在頭下，望着天。

「這樣的夜，啊？星星有多少啊……」他對我說。「天是被窩，不是天。朋友，我愛這種流浪的生活。它固然是飢寒交迫的，但自由却是很自由……你上面沒有什麼上司……就是你咬下自己的頭——也沒有人說你一句話。我這幾天挨了餓，生過氣……瞧，現在躺着望天……星星對我閃着眼：不要緊，拉古丁，去走走，見識見識，在地球上對誰也不要屈服……然而心地是很好的……可是你，——你叫什麼？喂，木匠！你別對我生氣，也別怕什麼……我們吃了你的麵包，這沒有關係——你有麵包，而我們沒有，我們就吃了你的……可是你這野人，開鎗……難道你不懂得鎗彈可以傷害人麼？我剛才對你生氣了。要不是你倒下，兄弟，我就爲了你的強橫，打你一頓。關於麵包——你明天走到了貝列考普，就在那裏買好了，——錢你當然是有的……你熱病得了好久了嗎？」

兵士的低沉的聲音和那害病的木匠的戰慄的聲音在我的耳朵裏還轟

隆隆的響了好久。夜很暗，幾乎是黑的——它向大地下降得愈來愈低了，胸口流進潮濕的新鮮空氣來。

篝火中發出適度的光和舒服的暖氣……眼睛粘闔了。

.....

「起來！快些！我們走吧！」

我驚慌地張開眼睛，趕快跳起來，兵士用力拖住我的手幫我從地上站起來。

「哦，快些！開步走！」

他的臉嚴肅而不安。我四周望了一下。太陽上昇，它那緋色的光已經射在那木匠的凝然不動的發藍的臉上。他的嘴掀開着，眼睛遠遠的凸出眼險，目光像玻璃似的望着，顯得非常可怕。他胸部的衣服全給撕破了，他姿勢不自然地彎曲地躺着。「大學生」不見了。

「哦，看够了！走吧，我說！」兵士拖着我的手，感動地說。

「他死了嗎？」我問道，由於早晨的新鮮空氣刺激得顫抖起來。

「當然。要是勒你，你也會死，」兵士解釋道。

「他是大學生勒死的嗎？」我叫起來。

「呸，還有誰呢？也許是你？要不然是我吧？這就是讀書人……他巧妙地處置了這個人……而把自己的夥伴們送入困難的境地。我要是早知如此，我昨天就把這大學生打死了。祇要一下子就可以打死了。一拳打在他的太陽穴裏……世界上就少了一個流氓！瞧他幹的好事，你懂嗎？現在我們一定要走得別讓有一隻人眼睛看見我們在草原裏。懂嗎？因為——這木匠今天將被找到和發現他被盜死和遭到了搶劫。於是就要來追究我們的弟兄……上那兒去，在那兒過夜？雖然我們跟你身上沒有什麼……可是他的轉輪槍在我懷裏！這樣的事！」

「你把它扔了吧，」我勸兵士。

「扔？」他沈思地說……「東西很貴重……也許我們還不會被抓吧？……不，我不扔……誰知道木匠身上有武器。不扔……它大概也要值到三盧布。槍裏還有一顆子彈……嘿，媽的！我得把這一顆子彈打進我們那個可愛的夥伴的耳朵裏才好！他這狗頭搶去了多少錢，——啊？可惡的傢伙！」

「還有木匠的女兒呢……」我說。

「女兒？什麼女兒？啊，這一個人的……哦，他們會長大的，又不會嫁給我們，關於他們談也不用談……我們走吧，弟兄，快一些……我們往那兒走呀？」

「我不知道……隨便。」

「我也不知道，也知道隨便。往右邊走吧——海大概在那邊。」

我們就往右邊走去。

我回頭往後看了一眼。離我們很遠的草原中突起着一個黑色的小丘，上面照着太陽光。

「你看看他復活了沒有嗎？別怕，他不會站起來追我們的……那讀書人，看來是一個熟練的漢子，他乾脆地處置了……哦，夥伴！他把我們可送得好兇啊！唉，弟兄！人在變壞，變壞的人一年一年的多起來了！」兵士憂鬱地說。

草原又靜默又荒涼，全部流滿了早晨的鮮明的陽光，在我們四周展開去，在地平線上和天空融合，陽光是這樣明朗，和愛和強烈，以致彷彿在這籠罩着蒼穹藍頂的豪放自由的平原的偉大地區間，任何黑暗和不公平的事是不可能的。

「想吃，弟兄！」我的夥伴捲着捲烟說。

「我們今天將吃些什麼，在什麼地方，怎麼樣吃法？」

這就是問題呀！

.....

講述者——我病榻旁的那人——把他的故事打住在這地方，他對我

說：

「完了。我跟這個兵很要好，我們跟他一塊兒走到卡爾州。這是一  
個和善有經驗的漢子，典型的流浪漢。我尊敬他。直到小亞細亞，我們  
是一塊兒走的，而在那兒我們就互相失散了……」

「您有時候還想起那木匠嗎？」我問道。

「照您看來，或者——照您聽來……」

「那末……沒有什麼嗎？」

他笑起來了。

「對這件事我該怎樣感覺呢？在他發生的事中我並沒有過失呀，正  
像在我發生的事中您沒有過失一樣……再說隨便那一個人對於隨便那一  
件事也沒有過失，因為我們大家都一樣——是畜生。」

(白 寒譯)

---

（原註）高爾基的『草原上』第一次發表在周刊『南方生活』（Жизнь Юга）一八九七年第一期附刊中。後來收入於一八九七年出版的『素描與故事』（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第二卷。兩種版本中都有一個小標題——『一個癩三講的故事』（Рассказ босяка）。

榮霍夫（А. П. Чехов）認為『草原上』是高爾基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譬如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的信中他寫給他道：

「……您問我對於您的短篇小說的意見怎麼樣。意見怎麼樣？確實有才氣，而且真正的有大才。譬如，在短篇小說『草原上』中，它是以非常的力量表現的，甚而至於我給羨慕心所攫住了：可惜這不是我寫的。您是藝術家，聰明人，您的感覺好極了，您是雕塑造型的，這就是說，當您描寫東西的時候，您是看得見它和手摸得到的，這是真正的藝術。這就是我給您的意見，我很高興，我能夠把它說給您聽。我，重複一遍說，很高興，如果我們能夠認識了談上一兩個鐘頭，那末您就會相信我是怎樣的賞識您和對您的天賦寄予着怎樣的希望。」

（『榮霍夫書簡集』（Письма А. П. Чехова）卷五，頁四七七。）

## 葉密良·皮萊

「除了到鹽場去，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了！這樁死人的工作多辛苦啊，可是依舊得做，因為，這樣下去，突然你就會餓死的。」

說完了這幾句話，我的夥伴葉密良·皮萊第十次從口袋裏摸出了烟袋，接着，在確信它還是像昨天那樣的空空如也之後，就嘆了一口氣，吐了一口涎沫，仰轉了身子，吹着口哨，開始望着那萬里無雲的，蒸發着暑熱的天空。我和他餓着肚子，躺在離奧德薩——我們就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離開那兒的——約三維爾斯達<sup>⊖</sup>的沙灘上。葉密良伸直四肢躺在沙子上，頭朝着草原，腳向着海，浪濤襲擊着海岸，柔和地發着聲響，沖洗着他的露裸的，骯髒的雙足。他因為陽光而睜起眼睛，一會兒像貓一樣欠伸着，一會兒低移向海，那時浪濤就滾滾着他，幾乎達到肩頭。這個他很歡喜。

我朝港灣那邊望了望，那裏高聳着給沉重的，暗藍色的烟球包裹着的槍檣之林，從那裏飄來了鏽鏈的滯鈍的騷音和機車的長嘯聲。那邊我辨別不出絲毫可以避生我們熾滅下去的賺錢之望的東西，於是就站起腳來，對葉密良說：

「唔，怎麼辦呢，就到鹽場去吧！」

「那末……走吧！可是你做得來嗎？」他並不朝我望，疑問地拖長聲音說。

⊖ 維爾斯達——約合一、七公里

「那邊我們瞧吧。」

「那末，就是說，我們走？」葉密良一肢都不動地重複說了一遍。

「嗯，自然囉！」

「啊哈！怎麼辦呢，這樁事情……我們走吧！可是這個該死的奧德薩——讓魔鬼吞掉它吧！——却還是留在它原來的地方。這個港市！恨不得叫你滾到地下去！」

「好了，起來走吧；咒罵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上那兒去？這是到鹽場去吧？……這樣，祇是你看見嗎，好兄弟，在這鹽場上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即使我們去了。」

「可是你不是說過，得到那邊去嗎。」

「這是確實的，我說過。我說過就說過；我決不否認自己的話。祇是不會有好處，這也是確實的。」

「那又爲什麼？」

「爲什麼？你以爲那邊等着我們嗎，說，請啊，葉密良和馬克西姆先生，行個好事吧，做斷你們的骨頭，受下我們的幾文錢吧！……不，不會這樣的！事情是這樣的擺着：現在你我是我們皮肉的全權主人了……」

「好了，够了！走吧！」

「慢來！我們得去拜見這個鹽場的經理先生，得恭恭敬敬地對他說：慈悲的先生，可敬的強盜和吸血鬼，我們是來把我們的皮肉獻給您生吞活剝的，您高興不高興用每晝夜六十戈比的代價來剝取它們！那時才能……」

「喂，你起來吧，我們好走了。黃昏以前我們可以走到漁場，我們可以幫忙拉網——也許，他們會管一頓晚飯的。」

「晚飯？這是合理的。他們會給吃的；漁夫們是好人。走吧，走吧

……• 但是好處，你這我的好兄弟，你我是找不到的了，因為你我整整一星期來都是倒霉，總是這麼一會事了。」

他站起來，混身濕透，欠伸了一下就把雙手插入那由他用兩只粉袋縫成的褲子的褲袋裏，那裏他探摸了一陣，接着拔出了雙手，捧到面前，幽默地審視了一下空空的它們。

「什麼都沒有！……我找了四天，可是仍舊什麼都沒有！這種事情，你這我的好兄弟！」

我們沿着岸走，偶而互相交換一些埋怨的話。腳陷入混雜着貝殼的柔軟的沙子裏，貝殼則因襲來的浪濤的輕輕拍擊而和諧地悉索着。偶而碰到給浪濤拋起的膠質水母，小魚，奇形怪狀的木片，都是潔淨而發黑的……• 從海上吹來和煦的，清新的微風，用涼意扇拂着我們並且飛進，揚着沙塵的小小渦旋。

總是高高興興的葉密良顯然意氣很為銷沉，我發覺了這情形，就試圖安慰他。

「喂，葉密良，講點什麼吧！」

「我很想給你講講，老弟，可是舌頭變得無力了，因為肚子空着。人身上的肚子——是主要的事情，任憑你在那一個殘廢的人身上都找得到——可是沒有肚子的人你就找不到，連想都不要想！在肚子安靜的時候，就是說靈魂也有生氣了；任何人類的事業都是從肚子出發的……」

他沉默了一會。

「唉，老弟，要是現在海給我拋來了一千魯布，——那就着啊！我馬上就開一家酒館；請你當伙計，自己在櫃台下面放一張床，直接從酒桶通一根管子到自己的嘴裏。一想到要從那叫人高興和快樂的源頭上喝一點，我馬上就發令給你：馬克西姆，旋開塞子啊！——於是就布爾布爾布爾地直流進喉嚨。喝個痛快吧，葉密里亞<sup>⊖</sup>！好事情，讓魔鬼來勒死我吧！而這個莊稼人，黑土的地主——嘿，你！——就搶他，剝他的皮！……把他的五臟六腑翻出來。他來喝還魂酒——「葉密良·巴夫樓

⊖ 葉密里亞——為葉密良的暱稱。

奇！賒一小杯酒吧！」——啊？……什麼？……賒賬嗎？！我不賒的！「葉密良·巴夫樓奇，發發慈悲吧！」——好，我答應……你趕一車子的東西來，我就給你一小杯酒。哈哈！我要把他這個大肚鬼刺一下！」

「啊，怎麼你這樣殘酷！……瞧——他餓着肚子呢，那個莊稼人。」

「怎麼？他餓着肚子？……我不餓着肚子嗎？我，你這我的好兄弟，從我出生以來就挨餓，這在法律上却沒有寫着的。哼！他挨餓——爲什麼？荒收嗎？他腦袋裏先荒收，後來就已經在田地上荒收了，就是這樣！怎麼在別的帝國裏沒有荒收？！因爲那邊，人的頭不是爲了可以搔搔後腦而生的啊；那邊是用來思想的，——瞧！那邊，你這我的好兄弟，雨可以延遲到明天下，如果今天不需要它，太陽可以移後一點。如果它太熱心。可是我們有些什麼自己的方法呢？沒有任何的方法，你這我的好兄弟……。不，這成了什麼！這全是說笑罷了。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千魯布和酒館，那這就是嚴重的事情了……」

他開始沉默起來，又習慣地去摸烟袋，掏出了它，裏朝外地翻過來，望了望，接着狠狠地吐了一口涎沫，丟進了海裏。

波浪捧住了這只骯髒的袋兒，把它帶開了岸，可是審視了一下這件禮物，就又憤怒地把它擲還給海岸。

「不拿嗎？放屁，你要拿的！」抓起了濕淋淋的煙袋，葉密良把一塊石子塞進了它，隨即一揮手，遠遠地丟到了海裏。

我笑了起來。

「喂，幹麼你露着牙齒？……也是那種人！讀讀書，甚至還要隨身帶着它們，可是却不會理解人！四只眼的妖精！」

這是對我而發的，根據葉密良叫我爲四只眼的妖精那一點看來，我可以下一結論，他對我生氣的程度是非常厲害的：他祇有在對一切生物都懷着銳厲的惡意和恨憎時才讓自己嘲笑我的眼鏡；一般地說，這一非



自願的裝飾品在他心目裏是賦予了我如此的重重和意義，以致在認識的最初幾天中他不能不用「您」和充滿尊敬的音調來對我說話，雖然我和他曾結伴運過煤到一只羅馬尼亞的輪船上，並且我渾身也像他一樣的褴褛、破碎和像惡魔般漆黑。

我向他道歉，接着，希望安慰他到某種程度，就開始講述關於國外各帝國的事情，企圖向他證明他的關於駕駛烏雲和太陽的消息是屬於神話範圍的。

「你瞧！……真的嗎！……啊！……這樣，這樣……」他偶而插進來說；但是我覺得他對於國外各帝國和其中生活的進行的興趣並不大，反乎常——葉密良幾乎不在聽我，祇執拗地望着自己前面的遠方。

「這一切原來是怎樣，」他截斷我，不置可否地揮了揮手。「可是我問你：要是我們現在迎面碰着一個有錢的，並且是非常有錢的人，」他向我眼鏡底下斜瞥了一眼，特別着重地說，「那末你也許會爲了你的皮肉獲得任何的必需品而幹掉他吧？」

「不，當然不，」我回答。「誰也沒有權用旁人性命的代價去購買自己的幸福的。」

「哼！不錯……。這在書本子裏是說得一本正經，但是祇爲了良心罷了，事實上就是那個最先想出這些話的老爺，要是他處境困難的話，——在適當的時機，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一定要殺人的。法律！瞧它們，這些法律！」

我鼻子跟前閃耀着葉密良威勢逼人的青筋凸露的拳頭，「不管是誰——祇是方式不同——總是受這條法律統制的。也是法律！……」

葉密良皺起了眉頭，把眼睛深深地鑿到了那長長的，褪色了的眉毛下面。

我默不作聲，由經驗知道，當他激怒的時候，反駁他也是無用的。他把一塊脚下碰到的木頭擲入海中，嘆了一口氣說道：

「現在要是能够抽一會兒煙哪……」

我朝右面草原那邊一望，看見了兩個躺在地上瞅着我們的牧羊人。

「你們好，先生們！」葉密良大聲招呼他們，「你們沒有煙嗎？」

牧羊人中間的一個把頭轉向另一個，從口中吐出了被他嚼得細爛的草莖，懶懶地說道：

「要煙呢，噯，米海伊爾？」

米海伊爾注視了一下天，顯然在求它允許同我們談話，接着才向我們轉過身子。

「你們好！」他說，「你們上那兒去？」

「到奧恰柯夫的鹽場去。」

「哦！」

我們不作一聲，祇靠近他們散坐到地上。

「喂，尼基達，把袋子收拾起來，別讓穴鳥把它啄光了。」

尼基達狡猾地在口髭裏笑了笑就收拾起布袋。葉密良磨着牙。

「你們是要煙嗎？」

「我們好久不會抽煙了，」我說。

「怎麼會這樣的？你們該抽點兒煙啊。」

「嗨，你，鬼霍霍爾<sup>⊖</sup>！住口！你要是肯給，就給，可是不許笑！墮落的東西！難道你在草原上浪蕩，丟了魂嗎？我祇要當頭一下，你就就連叫喊都來不及了！」葉密良轉動着眼珠，大叫道。

牧羊人震了一震就跳了起來，抓住了他們的長棒，互相靠得緊緊地。

「唉，老弟們，瞧，你們是那樣的請求嗎！……哼，怎麼，滾開吧！……」

⊖ 霍霍爾——原文指前烏克蘭人頭上所盤之辮髻，為前俄羅斯狹義愛國主義者口中的烏克蘭人。

鬼霍霍兩要打架，這一點我沒有絲毫疑問。葉密良呢，根據他捏緊的拳頭和燃燒着野火的眼睛看來也不會逃避打架。我沒有參加決鬥的興趣，我試圖調解雙方：

「等一等，弟兄們！我這伙伴有點激動——也算不了什麼事情啊！你們瞧——如果不可惜的話，請給一點煙，我們就要上自己的路的。」

米海伊爾揪了一下尼基達，尼基達也揪了一下米海伊爾，兩人都笑了起來。

「你們怎麼不早說呢！」

接着米海伊爾就探了探短襖的口袋，從那裏拔出了一只容積很大的煙袋，遞給我：

「那麼，拿點煙吧！」

尼基達把手伸入布袋，取出一只很大的麵包和一塊豐富地撒着鹽的奶油遞給我。我拿了。米海伊爾笑了笑，再加了我一點煙絲。尼基達咕噥了一聲：「再見！」我道了謝。

葉密良陰沉地蹲到地上，很響地嗷嗷道：

「死豬！」

霍霍兩們跨着沉重的闊步走向草原的深處，不時回頭眺望我們。我們坐到地上，不再去理會他們，開始吃那美味的半白的塗着奶油的麵包。葉密良咀嚼得很響，氣息呼呼並且不知爲了什麼竭力迴避我的目光。

天暗下來了。在遠方的海上產生了昏暗，它在海的上空浮游着，以淡藍的濁色蔽遮着細碎的波濤。在海極邊升起了一列鑲着玫瑰色金光的黃紫色雲塊，它們浮向草原，把昏暗更濃縮起來。而在草原上，那邊，遠遠的在它的邊上，則散射出晚霞的紫紅色的龐大的扇子，它把大地和天空竟煊染得這樣的柔和、溫存。波浪拍擊着岸，海——這裏是緋紅的，那裏是暗藍的——顯得異常的美麗和強悍。

「現在我們可以抽一會煙了！讓魔鬼把你們這兩個霍霍爾屍解了吧！」於是在結束了霍霍爾們之後，葉密良鬆快地嘆了一口氣。「我們往下走呢還是在這裏歇夜？」

我懶於往下走。

「歇夜吧！」我決定說。

「好，就歇夜吧，」於是他伸開了四肢躺在地上，一面審視着天空。

葉密良吸着煙，不時吐着痰；我望着四周，欣賞着神妙的晚景。草原上共鳴地浮蕩着浪濤拍岸的單調聲。

「當頭啄有錢人一口——無論你怎麼說——都是大快人心的；尤其是在會佈置事情的時候，」葉密良出人意外地開口了。

「你嘮叨得夠了，」我說。

「嘮叨？！幹麼要在這裏嘮叨！這樁事情是要完成的，請相信我的良心吧。我四十七歲了，爲了這事情我也苦惱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的生活是什麼生活？狗的生活。沒有一間可住的，沒有一片可吃的，——比狗的生活還要壞！難道我是人嗎？不是的，老弟，不是人，而是比爬蟲走獸還要不如！誰能了解我？誰都不能夠！如果我知道人能夠好好的生活，那末——爲什麼我不能生活呢？唉！讓鬼把我們抓了去吧。鬼蛋！」

他突然轉過身來，臉對着我，急急地說：

「你曉得嗎，有一次我差點兒那個了……可是沒有成功……我，可呪咀的，真該死，做了傻子，遺憾得很。你要不要我講出來？」

我連忙表示了我的同意，於是葉密良抽了一口烟，開始了。

「這是，你這我的好兄弟，在波爾達華……八年以前了。我跟一個商人做伙計，他是販賣木材的。一年過得還不錯，很順意；後來我忽然喝起酒來了，我喝掉了主人的錢差不多有六十魯布。爲了這事情我吃了官司，被押進拘留所裏三個月，諸如此類的事情都照法律做。坐滿了期，我出來了，——現在到那兒去呢？城裏都知道我的；到別的城市去，

沒有錢，也沒有衣服穿。我就到一個認識的黑道中人那裏去；他開着一家酒店，做着偷竊的買賣，包庇着形形色色的年輕漢子和他們的買賣。是一個漢子——好良心，正直得驚人，頭腦又聰明。他是一個大學問家，他讀得很多，對生活有很深的理解。這樣，就是說，我去見他：「唉，」我說，「巴維爾·彼得洛夫，救救吧！」「好，」他說，「可以！人對人——如果他們是同類的話，——是應該幫助的。住下吧，喝喝，吃吃，照顧照顧。」一個聰明的傢伙啊，你這我的好兄弟，這個巴維爾·彼得洛夫！我非常尊敬他，他也很愛護我。他白天常常坐在櫃台後面，讀着描寫法國強盜的書——他所有的書都是描寫強盜的；你聽，你聽……他們都是驚天動地的好漢，幹着驚天動地的事業——可是結果總是可恥地失敗了。啊，看看是這樣的頭腦和雙手——唉！可是在書的結尾，突然——吃官司了——給抓住了！完了！什麼都化爲灰燼了。

「我在這個巴維爾·彼得洛夫家裏住了一兩個月，聽着他的誦讀和各式各樣的談話。我看見——黑道中的好漢來來去去，帶着光輝奪目的細軟：鐘錶，鐳子等等東西，我也見到——在所有他們的買賣裏一文錢的好處都沒有。偷來了一件東西——巴維爾·彼得洛夫就爲它付出一半價錢，——他，老弟，是公平付錢的，——馬上就呼五喝六！請啊……酒宴啊，窮奢極侈啊，叫喊啊，結果——弄得一乾二淨！微末不足道的事情啊，你這我的好兄弟！一會兒是一個陷入了法庭，一會兒又是一個落到那邊去……

「爲了那一些重要的原因呢？爲了盜劫的嫌疑，其中偷去了一百魯布！——一百魯布！難道一條人命祇值一百魯布嗎？傻子！……於是我就對巴維爾·彼得洛夫說：

「『這一切，巴維爾·彼得洛夫，都是蠢事。不值得下手的。』」「啊！怎麼對你說呢？」他說。「一方面，」他說，「母雞總啄出點穀粒

來，而另一方面——真的在所有的事情上人都是沒有自尊心的，這就是事情的本質！」「難道，」他說，「一個懂得自己的價值的人肯讓他的手染上偷盜二十戈比的污點嗎？！無論那一次都不會的！」「現在，」他說，「即使是我，一個用自己的智慧和組織歐洲相連起來的人，我肯爲一百魯布出賣自己嗎？」於是開始舉例給我聽，一個懂得自己的人該怎樣行事。我們這種性質的談話談了很久。後來我對他說：「我心中早就想，巴維爾·彼得洛夫，試試運氣，現在，您，生活經驗豐富的人，幫幫我的忙吧，告訴我怎麼做和做什麼。」「噫！」他說，「這可以的！可是你不預備安排一樁買賣，自己冒險，照自己的計劃，不要人家的幫助嗎？」「這樣，比如……那個奧巴亦莫夫，」他說，「唯有他一人是從木場坐了馬車經過伏爾斯克拉回來的；像你所曉得的一樣，他身邊總是有錢的，在木場裏他從夥計那裏拿到賺頭。賺頭是一星期一次的；每天他們做三百魯布或是還要多的買賣。你對這件事情意見怎樣？」我開始轉念頭了。奧巴亦莫夫——這就是那個我跟他做夥計的商人。事情——是一舉兩得：又可以爲了對付我的舉動向他報仇，又可以剽一塊肥肉。「得考慮考慮，」我說。「非此不行，」巴維爾·彼得洛夫回答」。

他沉默起來了，開始慢慢地旋轉烟捲。夕陽幾乎隱滅了，祇有一道小小的緋色光帶，一秒鐘一秒鐘地不斷蒼白下去，把那宛似慳乏得不能動彈地凝結在暗下去的天空裏的柔毛雲片的邊緣略微染上了彩色。草原上是這樣的寂靜、憂鬱，而那不絕從海上注入的波浪的愛撫的濺激聲又不知怎的以它單調而柔和的音響更襯托出這一憂鬱和寂靜。在海的上空，一個跟着一個地，鮮明地亮起了星星，都是這樣的淨潔、清新，彷彿還是昨天爲了裝飾天鵝絨般的南方之天才做成的一樣。

「唔，老弟，我對這樁買賣考慮了一下，就在那天夜裏埋伏在近伏爾斯克拉的矮叢林裏，隨身帶着一根七磅重的鐵門。事情發生在十月裏，我記得——在月底。夜——是最合適的夜：像人的靈魂裏那般的黑……位置——不必希望更好的了。這裏馬上便是一頂橋，在下橋的地方木板是脫落掉的，——就是說，要一步一步的走。我躺着，等着。在那個時候，你這我的好兄弟，我的兇狠即使是對付十個商人也是綽綽有餘的。我把這樁事情設想得這樣簡單，以致再要簡單已不可能：篤一聲！——就完了！……嘿！……我就這樣躺着，你可曉得，我什麼都預備好了。一下！——你就會拿到錢。是這樣的。着！就是說，全都在這裏了！

「你，也許，以為人自身是自由的嗎？休想，老弟！請告訴我，你明天預備做些什麼？胡說八道！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明天向右走還是向左走。我躺着，等着一樁事情，可是結果却完全不是那樁事情。全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來了！

「我看見：城裏走出一個人——好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搖搖擺擺，手裏拿着一根棒。他咕嚕着什麼；語無倫次地咕嚕着，啼哭着，啜泣着……。走得更近了，一看——是個女人！「呸，倒霉！我要結結實實的罵你一頓，」我暗想，「你來吧。」她一直向橋走來，突然叫了一聲：「親愛的，為什麼！」啊，老弟，她竟叫起來了！——我因此吃了一驚。「怎麼會事？」我想。可是她却直向我走來。我躺着，緊貼向地，全身都顫抖着——我的狠心那兒去了！看看就要碰到，腳馬上要踩着了！可是她又號叫起來：「為什麼？！為什麼？！」隨即彭的一聲，直挺挺的撲到地上，幾乎和我並排。她這樣嚎陶大哭起來，你這我的好兄弟，以致我告訴你都不夠——我聽着，心碎了。但是我仍舊一聲不響地躺着。她呢，嚎哭着。悲傷抓住了我。「溜了吧！」我心裏暗想。可是這時月亮已經從烏雲裏鑽了出來，而且是這樣的清楚和明亮，簡直可怕。我用肘撐着略微抬起身來，望了望她……。這個時候。老弟，什麼都化為灰燼了，所有我的計劃也都飛去見鬼了！我一望——心就一跳：一個小小

的丫頭，全然是個小孩子——白白的，鬢髮披在兩片小腮子上，眼睛是  
■■■■的大——這樣的望着……小肩頭抽搐個不住，愈來愈大的淚珠就這  
■■■■一顆接着一顆地從眼睛裏湧出來，湧出來。

「我起了憫隱之心。你這我的好兄弟。於是我就咳了幾聲：唉呀！  
唉呀！唉呀！——那時她就叫起來：「這是誰？誰？誰在這裏？」……  
就是說，她嚇了一跳……。唔，我馬上那個……站起腳來，說：「這是  
是我。」「您是誰？」她說。她的眼睛變了色，全身像肉凍一樣顫抖着。  
「您是誰？」她說。」

他笑起來。

「「我是誰嗎？」我說。「首先您不用怕我，小姐，——我不會加  
害您的。」「我——一個普通人，我的出身是光足隊，」我說。是的，  
就是說，我騙了她；難道可以說，你這怪人，我伏在這裏是要謀害一個  
商人嗎！可是她却回答我：「對我反正一樣，我是到這兒來投河的」。  
她一說這話，我就起了一陣寒顫——已經非常嚴重了，你這我的好兄弟  
。啊，現在怎麼辦呢？」

葉密良痛心地揮了揮雙手，望着我，張大了嘴溫和地微笑着。

「這個時候，你這我的好兄弟，我突然說起話來了。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但是我說得這樣，甚至連我自己都聽起自己來了；多半是關  
■■■■她年紀青青而且是這樣的一個美人的事情。她既然是美人，那末還  
已經是那樣子了，就是說——一個絕世美人了！唉，你，你這我的好兄弟  
！啊！她叫莉莎。這樣，就說，我也說話；談些什麼呢——誰知道它  
——什麼？心說過話了。是的！她老是望着，嚴肅地而且注目地，後來  
突然微微一笑！……」葉密良大叫得整個草原都聽見，眼中、聲音中都  
帶着淚水，握緊的拳頭則在空中揮舞。

「她一笑，我就銷了魂；撲的一聲跪在她面前：「小姐，」我說，



「小姐！」這樣不斷叫着！她呢，你這我的好兄弟，用雙手捧住了我的頭，注視着我的臉，微笑着，像在畫裏一樣；她翕動着嘴唇——要說什麼話：後來她鼓起勇氣，說：「您，我親愛的，您也是個不幸的人，像我一樣！是不是？告訴我吧，我的好人！」唔，你，我的朋友，你瞧！但這還不是全部呢，她還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老弟，——真的是這樣！你領會得到嗎？我對天起誓！唉，親愛的！你可知道，比這再要好，在我全部四十七年的生活裏還不會有過！啊？！瞧！可是我來幹什麼的？唉，你，生活！……」

他把頭撲倒在手上，開始沉默了。被故事的奇特性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我也默然無言，祇望着那個好像誰的闊胸膛似的海面，均勻地，深深地，在甜夢中呼吸着。

「唔，後來她站起身來，對我說：『請送我回家吧』。我們走了。我走着——不覺得脚下疲倦，她呢，不住的對我講着事情的經過。你明白嗎，她是爹娘的獨養女兒，他們是商人，——唔，合攏來，就是說，她是嬌養慣的；後來來了一個大學生，在那邊開始教她的書，他們相互戀愛起來。他後來走了，她就等着他——說是在那邊念完了他的書，好來結婚；他們有過這樣的密約。可是他沒有來，祇寄給她一封信：說，『你配不上我』。這姑娘，當然，覺得受了辱。所以她就要那個了，就是說……。唔，她把這些告訴給我聽，『我和她就這樣走到了她住的家。』「啊，」她說，『小鴿子，再見了！』「明天，」她說，『我就要離開此地了。您也許需要點錢吧？說啊，不要難為情。』「不，」我說，『小姐，不要，謝謝您！』「啊，我親愛的，您不要難為情，說啊，拿去吧！』「她堅持着。我是這樣的衣衫襤褸，可是我却說：不要，小姐。你可曉得，老弟，不知怎的還沒有到那種程度，還談不上錢。我同她告別了。她這樣愛撫地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雖然你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可是對我却是這樣的……』啊，這是瞎三話四，」葉密良截斷

了話頭，重又抽起煙來。

「她走了。我坐到門口的長凳上。我感傷起來了。守夜的走過來。「你，」他說，「幹麼待在這裏，難道要偷什麼東西嗎？」這幾個字結實刺着了我的心！我就對準他一巴掌——着！叫喊，警笛響……陷入了警網了！哼，好，陷入警網就陷入警網；即使陷入全部警網——對我反正也是一樣；我就再請他吃一下！我坐到凳子上，不想逃走。我就了一夜，早晨放了出來。我到巴維爾·彼得洛夫那裏去。「你在那裏逛啊？」他笑着問。我望了望他——還是像昨天一樣的人；但是我似乎看見了某種新的東西。唔，自然囉，我告訴他一切經過的情形。他很嚴肅地聽着，過了一會對我說：「您，葉密良·巴夫樓奇，——是個傻子和禿頭；您好不好收拾收拾走！」唉，怎麼辦？難道他不對嗎？我走了，故事也完了。——瞧，就是這麼會事，老弟！」

他默不作聲了，躺在地上，把手枕着頭，瞪望着天空——天鵝絨般的，滿是繁星的天空。四周，萬籟無聲。浪濤拍岸的喧響變得更柔和了，更悄聲了，它傳到我們耳際的時候已經成了微弱的昏沉的嘆息。

(水夫譯)

---

【附註】這篇小說是圖到尼士尼(Нижний)時寫的。最初刊登在一八九三年八月五日的莫斯科報紙「俄羅斯新聞」(“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二百十三期上。後選入一八九八年的「素描與故事」(“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第二卷。

這篇小說是由伐西里葉夫(Н. З. Васильев)，一個化學系大學生，高爾基在尼士尼的朋友，未經作者知悉帶到莫斯科的。高爾基在「俄羅斯新聞」上的投稿是偶然的，以後該報上就未曾出現其他高爾基的小說。

## 祖父阿爾希帕與廖恩卡

候着渡船，他們倆躺進岸上絕壁的陰影裏，久久默望着他們脚下斑斑的湍急而混濁的波浪。廖恩卡打起了瞌睡，可是祖父阿爾希帕却覺得胸口有一種遲鈍的，緊壓的疼痛，不能入睡。在大地的暗棕色背景上，他們褴褛和蹣跚的身形祇顯出兩個可憐的小塊，一塊大些，另外一塊小些；因疲、晒黑和滿沾塵灰的臉完全和棕褐色的破衣同色。

祖父阿爾希帕的瘦長的身子橫伸在狹窄的沙帶上，——沙灘在絕壁和河流之間像一條黃緞帶似的沿岸伸展着，——打起瞌睡的廖恩卡則像一個麵包捲那樣躺在祖父的身旁。廖恩卡是幼小的，脆弱的，穿了破衣服，他好像是一根彎曲的極枝，一根從祖父——一株被河浪捲來拋到這裏沙灘上的枯乾的老樹——身上折下來的極枝。

祖父略微用肘部撐起頭，凝望着那浴着陽光、貧瘠地鑲着稀碎的柳叢的對岸；從樹叢中正顯出了渡船的黑色邊緣。那邊乏味而空曠。灰色的路帶從河邊向草原的深處迤邐而去；它似乎無情地僵直、乾燥、並惹人愁思。

他那眼臉紅腫、昏花發炎的老眼不安地瞬眨着，而刻滿皺紋的臉孔則在困人的哀愁的神態中死板着。他不時抑制地咳嗽着，可是望望孫子

，就用手掩起嘴。咳嗽是嗆聲的，窒息的，逼使祖父從地上稍微抬起身子並在他的眼睛裏摔出了大滴子的淚水。

除了他的咳嗽聲和波浪拍打沙子的輕悄悄的聲音外，草原上沒有任何音響……。草原在河的兩邊橫躺着，廣大、棕色、受太陽的灼燒，祇有在那邊，在遠遠的地平綫上，老花眼很難看得清的金黃色麥海華麗地在波動着，鮮明得耀眼的天就直壓着它。它上面隱現出三株遠遠的白楊的婷婷倩影：似乎，它們一會兒縮短，一會兒變得高些，而天空與那被它罩蓋着的小麥則在起伏地翻蕩着。突然之間，所有這一切都隱進草原藍氣的燦爛的銀色帷幕後面去了。

這一帷幕，波動、鮮明、而又誘人，有時從遠方流來，幾乎要到河的岸邊，那時它本身就宛似一條突然從天空降注下來、也像天空那樣淨潔和平靜的河流。

那時，對這種景像覺得陌生的祖父阿爾希帕就拭了拭自己的眼睛，憂傷地自思着，這種炎熱和草原已像奪去腳上殘留的力量一般奪去他的視覺了。

今天，祖父比最近期內任何時候都要難過。他覺得他快要死了，雖然他對於這件事情是完全冷漠的，不加考慮的，就像對必需盡的義務一般，但是他情願死得老遠老遠的，不是在此地，而是在故鄉，並且還有那對於孫子的掛慮在劇烈困擾着他……。廖恩卡到何處去存身呢？……

他一天總有好幾次把這問題放在自己的面前，而在這時候，他身上總是有某一種東西在緊縮着，冷卻着，並且變得這樣地嫌惡，以致他立刻想要回家去，回到俄羅斯去。

但是——到俄羅斯是很遠的……。你反正是走不到，祇好死在路上的什麼地方。這裏，在古班流域，佈施倒很慷慨；人們雖然冷酷和喜歡

嘲笑，但仍是很富裕的。他們不喜歡要飯的，因為他們很富有……

祖父把濕潤着淚水的眼光停留在孫子身上，小心地用粗糙的手撫摩了一下他的頭。

那一個轉動了一下，抬起了淡藍的眼睛望着他，這是一對很大的，深幽的，非孩子式地沉思的，在他那配着兩片無血色的薄唇和一個尖尖的鼻子的瘦削而佈有痘痕的小臉上顯得更大的眼睛。

「在搖來嗎？」他問，同時把手遮在眼睛的前面望了望那反射着陽光的河水。

「還沒有，沒有搖來。停着。它幹麼要到這裏來？沒有人招呼，它就停着了……」阿爾希帕開始說話了，一面繼續撫摩着孫子的頭。「你瞌睡了嗎？」

廖恩卡不肯定地搖了搖頭，隨又伸開了四肢躺在沙灘上。他們沉默了一會。

「要是我會游水哪，那我就要去洗洗澡了，」廖恩卡一動也不動地凝望着河水，說道。「河水多麼急啊！我們那裏就沒有這樣的河。幹麼，要急急的跑。奔着奔着，彷彿怕遲到了似的……」

於是廖恩卡就不滿地從河水那邊扭轉了頭。

「那末這樣吧，」祖父想了一想之後說道，「讓我們解下腰帶，把它們接起來，我縛住你的腳，你就可以爬去洗澡了……」

「唔——唔！」廖恩卡解事地拖長聲音說。「你怎麼想得出來！難道你以為它不會把你拖去嗎？那麼我們兩個人都要淹死了！」

「倒是確實的！要給它拖去的。唔，就像推一樣……。春天的時候，大概要泛濫的——啊喲你！……那邊的刈草場——要糟糕了！無邊無際的刈草場啊！」

廖恩卡不願意說話，他放下祖父的話不答，把一塊乾燥的泥土抓在手裏，臉上帶着一本正經的，全神貫注的表情用手指把它捏成粉末。

祖父瞪望着他，縫縫起眼睛想着什麼。

「賤……」廖恩卡開始輕聲而單調無味地說話了，一面從手裏抖掉泥粉。「現在這塊泥土……我把它抓在手裏，搓一搓，它就變成泥粉了……祇成了一些細小的粉末，眼睛幾乎都看不見……」

「喂，怎麼啦？」阿爾希帕問，透過那湧現在眼睛裏的淚水望望孫子的乾澀地閃爍着的大眼睛，又咳嗽了起來。「你這是爲了什麼？」當他咳完的時候，再加上了一句。

「這樣……」廖恩卡搖了搖頭。「是爲了這，就是它原來全部都是如此的啊！……」他用手向河那邊一揮。「所有的東西都建立在它上面……。你我走過了多少的城市！多得很！各處有多少的人啊！」

因爲不善於捕捉自己的思想，廖恩卡重又不作一聲地陷入了沉思，不過時向自己的四周張望着。

祖父也沈默了一會，過後，緊緊地挨向孫子，愛撫地說道：

「你是我的乖孩子啊！你說得對——泥粉就是一切……連那些城市，連人，連你我——祇是一種泥粉而已。唉，你，廖恩卡！廖恩卡！……如果你識字的話！……你也許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你將成爲怎樣的人啊？……」

祖父把孫子的頭攬向自己，吻了它一下。

「等一等……」廖恩卡把自己亞麻色的頭髮從祖父的彎曲而顫抖的手指裏掙脫出來，略爲興奮地叫道。「你怎麼說的？泥粉？城市和一切？」

「可是那已經被上帝安排定了，寶貝兒。所有的一切都是土地，而土地本身則是泥粉。所有的一切都要死在它上面……。就是這樣！因此，人應當在勞動與和氣中生活。瞧，我也快要死了……」祖父跳過了話題，又憂慮地加了一句：「那時沒有了我，你往那裏去呢？」

廖恩卡常常聽到祖父的這一問句，他已經討厭議論死亡了，他不作一聲地轉向一邊，折下一根小草，把它放進嘴裏，開始慢慢地咀嚼起來。

但這正是祖父痛心的地方。

「你怎麼不響不響？沒有我，你怎麼辦呢？」他輕聲地問，一面俯身向着孩子，重又咳嗽起來。

「已經說過了……」廖恩卡斜睨着祖父，心不在焉地，不高興地說道。

他不喜歡這些談話還因為它們常常是以吵嘴為結束的。祖父老是說着他死亡的迫近。起初廖恩卡曾經注意地聽過他，因為呈現在他面前的新情勢而害怕過，哭過，但他漸漸地厭倦了——祇埋頭於自己的思念裏，不去聽祖父了，而當祖父察覺了這一點時，就生起氣來，抱怨廖恩卡不愛祖父，不重視他的關心，最後就譴責廖恩卡祈求他祖父的死日快些到來。

「什麼——說過了？你還有點傻哩，你還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哩。你生下來有幾年？祇不過第十一年<sup>⊖</sup>。而且你又軟弱，不適宜做工。你可以到什麼地方去呢？你以為善心的人會幫助你嗎？要是你有錢的話，他們也許會幫助你化費的——是如此。即使我這老頭兒也是不高興去討飯的。你得對每一個人賒頭，向每一個人討要。他們會罵你，有時會打你，撵走你……。你以為人家會把討乞的當作人嗎？沒有這種人！我浪蕩江湖十年——知道的。他們都是把一塊麵包看重得像一千個魯布。給了一點兒，就以為天堂的門已經馬上替他打開了！你想，他們大都是為了什麼才佈施的？要想安慰安慰自己的良心罷了；這就是為什麼的理由，朋友，而不是出於同情心！塞給你一塊，他自己吃起來就不難為情了。吃飽的人就是野獸。他從不可憐飢餓的人。他們互相是仇敵——吃飽的人和飢餓的人，他們將永遠互相把對方看作眼中之釘。所以他們是不能互相可憐，互相瞭解的……」

祖父由於怨憤和愁苦而激動起來。因此他的嘴唇顫抖着，昏花的老眼在睫毛和眼瞼的紅框子裏急速地閃爍着，陰暗的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

⊖ 即不滿十一足歲。

陷了。

廖恩卡不喜歡他這樣，有點怕起什麼東西來。

「我就問你，你將來怎麼對付這個世界？你——一個軟弱的小孩子，而世界——却是一隻野獸。它一口就會吞下你。可是我不要這樣……我愛你啊，孩子！我祇有你一個，你也祇有我一個……我怎麼可以死呢？我不能拋下你死掉……把你交給誰呢？……主啊！……爲什麼你不愛你的奴隸了呢？！我無力生，可是又不能死，因爲——孩子，——我得照顧啊。撫養了七年……在我的手中……老頭子的手中……主啊，幫幫我罷！……」

祖父坐下來，把頭埋入戰抖着的兩腿的膝蓋中間哭了起來。

河水急急地向遠方滾流着，響澈地拍打着河岸，彷彿想用這種拍打聲來蓋過老人的號泣似的。晴朗無雲的天鮮明地微笑着，傾注着灼人的暑熱，安靜地聆聽着濁浪的騷擾的噪聲。

「够了。別哭啦，爺爺，」廖恩卡望着一邊，聲調嚴肅地說，把臉轉向祖父後，又補充道：「我們不是什麼都已說過了嗎。我不會落難的。我會到什麼地方的酒館裏去做事……」

「你會挨打的……」祖父含淚呻吟道。

「也許，不會挨打。決不會挨打的！」廖恩卡有點激動地叫道，「那個時候怎樣？我決不會給每一個人打的！……」

但是這時廖恩卡不知爲了什麼却突然截斷話頭，沉默了一會，才輕輕地說道：

「再不然就到修道院去……」

「要是到修道院去哪！」祖父興奮地嘆了一口氣，可是又因爲窒息的咳嗽的攔襲而蹙縮起來。

在他們的頭上發出了喊叫與車輪的吱吱聲……

「渡——船！……渡——喂！」不知是誰的強有力的喉嚨在震抖着空氣。



他們跳起來站定脚，一面拾起肩袋和拐杖。

沙灘上馳來一輛馬車，尖銳地發出吱吱的聲音。它上面站着一個哥薩克，他把那戴着毛茸茸的，歪在一隻耳朵上的帽子的頭挺了挺，用張開了的嘴吸着氣，準備喊叫，因此他那闊闊的，突向前面的胸膛就突出得更厲害了。白白的牙齒在那始於充血的眼睛的黑鬚的絲絡裏鮮明地閃爍着。從敞開了的襯衣和隨便地披在肩上的搭掛下面露出毛茸茸的被太陽曬黑了的身體。而從他的結實而高大的全身，從那多肉的，斑色的，但也是那麼畸形地高大的馬，從那些高高的，裝着厚厚的橡皮輪胎的馬車輪子上，——則散發出飽食、力量 and 健康的氣息。

「喂！……喂！……」

祖父和孫子從自己的頭上脫下了帽子，低低地鞠了一躬。

「你們好！」那駕車來的人洪亮地簡捷地投過了這一句話，接着，望了望對岸——那裏，從樹叢中慢騰騰地，不靈活地爬出了一條黑色的渡船——，開始注意地打量這兩個叫化子。「從俄羅斯來的嗎？」

「是從它那裏來的，恩人！」阿爾希帕一鞠躬回答道。

「你們那邊鬧飢荒嗎，啊？」

他從馬車裏跳到地上，開始在車輓上拉緊一樣什麼東西。

「連蟑螂都餓死了。」

「噢——喲！連蟑螂都死了嗎？就是說，甚至連砵屑兒都不剩了，什麼都吃光了？你們吃餬很能幹。可是做起工來大概很不得法。要是好好的工作，飢荒是不會有的。」

「這裏，活命的恩人，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啊。它不肯長出東西，我們已把土地汲乾了。」

「土地？」哥薩克搖了搖頭。「土地是永遠應當長東西的，它被賜給人類也就是爲了這一用處。你要說：不是土地，而是手。手不好。有

好的手，連石板都個強不了，也會長出東西來。」

渡船駛近了。

兩個壯健的紅臉哥薩克，用粗實腳抵着渡船的船板，軋軋地把船推向河岸，幌了幌身子，從手裏拋出錨索，接着，相互望了望，開始喘息起來。

「熱嗎？」駕車來的人呲出了牙齒，把自己的馬牽到渡船上，一只手擺到帽邊。

「唉！」船夫中的一個，把手深深地插入了馬褲的褲袋裏，回答了一聲，隨即走到馬車跟前，對它瞥視了一眼，用鼻子嗅了嗅，用力吸進了一口氣。

另一個却坐到船板上，開始呻吟着脫靴子。

祖父和廖恩卡跨進了渡船，倚身在船舷上，望着哥薩克們。

「喂，開船罷！」馬車主人發出命令。

「你沒有帶着什麼好喝的東西嗎？」那個審視過馬車的人問他。他的夥伴已經脫下靴子，正疑惑起眼睛望着那靴筒。

「一點都沒有。可是做什麼？難道古班河裏少水嗎？」

「水！……我不是指水。」

「是指戈里爾加<sup>⊖</sup>嗎？我沒有帶戈里爾加。」

「你這怎麼沒有帶？」問話的人把眼睛訂向船板，惶惑不解了。

「喂——喂，我們開船吧！」

哥薩克向手心吐了口唾沫就去收攬錨索。一個走過的人幫助他。

「你，老頭，怎麼不去幫忙？」那個和靴子纏不清楚的船夫向阿爾希帕問話了。

「那裏有我幫忙的地方，親愛的！」那一個搖着頭用訴苦的音調呼道。

「而且不需要幫他們。他們自己就對付得了！」

跟着，彷彿要使祖父相信他的話是確實的一般，他重重地跪了下去

⊖ 一種烏克蘭的麥酒。

• 躺到了渡船的甲板上。

他的夥伴懶懶地罵了他一句，接着，沒有得到答語，就抵着甲板用腳很響地蹬了一下。

渡船被那帶着瘡疤的喧聲拍打着它兩側的水流所衝擊，震抖着，搖晃着，慢慢地向前移動。

瞪望着水的時候，廖恩卡覺得他的腦袋在甜蜜地旋轉，而那對被波濤的急速奔騰所弄倦了的眼睛則昏昏欲睡地在粘團攏來。祖父瘡疤的耳語聲，錨索的吱吱聲和波濤多水的拍打聲把他催眠着了；在瞌睡的疲乏中他要想躍到甲板上去，但是突然，一樣東西把他這樣地搖了一下，以致他倒了下去。

他把眼睛張得大大地，望着四周。哥薩克們一面取笑他，一面把渡船繫在岸上的燒焦了的樹根上。

「怎麼，睡着了嗎？你真軟弱。坐到馬車上來，我把你載到村子裏去。還有你，老頭，也坐上來。」

祖父用裝出來的鼻音向哥薩克道謝，一面咳嗽着爬進了馬車。廖恩卡也跳了進去，他們就在那迫使祖父咳嗽得氣喘起來的一團一團的細黑塵灰裏馳走了。

哥薩克唱起歌來。他用奇特的聲音唱着，把音符在中間截開，而用口哨來結束它們。看來，他是把聲音像繭一樣從繭捲裏放出，所以當他碰到結的時候，就割斷它們。

車輪怨訴地發着吱吱的聲音，塵埃飛揚着；祖父搖着頭，不停的咳嗽着，而廖恩卡則在想，馬上他們就要馳進村子，得用鼻音在窗下哼着：上帝，耶穌基督……。村裏的小孩子又要侮弄他，村婦們又要用關於俄羅斯的問題來使他厭煩。這時去看祖父也是很糟的，他咳嗽得更頻繁，蹲屈得更低，因此他本身已很不安和痛苦，而他再要用這樣哀訴的聲音說着話，不時啜泣着和講述着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所未有過的事情……

……他說，在俄羅斯，人們就死在街上，就是這樣的橫陳着，也沒有人來收拾，因為所有的人都餓昏了……。然而他和祖父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見過這種事情。不過這一切都很需要，爲了可使人家多佈施些。但是在這裏，把人家的施捨物藏到那兒去呢？在故鄉——那裏一普特<sup>①</sup>總是可以賣到四十個戈比，甚至半魯布，可是這裏却誰也不肯買。以後就得把這些麵包塊，有時是很好吃的麵包塊，從肩袋丟到草原裏。

「你們現在就去討要嗎？」哥薩克回過頭去望望肩後兩個蹲縮的身形，問道。

「自然得去的啊，可敬的人！」祖父阿爾希帕嘆口氣回答他。

「站起腳來，老頭，我指給你看，我住在什麼地方，——你們到我那裏來過夜吧。」

祖父試了試站起來，但又倒下去，斜撞着馬車的邊緣，於是就着啞地呻吟起來。

「唉，你，老了！……」哥薩克同情地喃喃道。「唔，反正一樣，不用看了；到要歇夜的時候，你問巧爾耐好了，安德列。巧爾耐，這就是我。現在爬下去吧，再見！」

祖孫倆便處身在一個白楊和黑楊的叢林前面了。從它們的樹幹背後露出了屋頂、矮牆，各處——左面和右面——都向天空豎起了同類的樹叢。它們的綠葉披着灰色塵埃的外衣，粗直的樹幹的樹皮則因炎熱而剝裂開來。

在叫化子的正前方，在兩排籬笆的中間，延伸着一條狹弄，他們就用很多步行人那樣的闊步走向這一條弄堂。

「喂，廖尼亞<sup>②</sup>，我們怎麼走法——一起呢還是分開？」祖父問，但是沒有等到回答就又加上了一句：「這是一起好些——人家給你非常的少。你還不會討要哩……」

「多了放到那兒去？反正你又吃不光……」廖恩卡環視着四周，陰鬱地回答道。

① 普特，舊俄重量單位，合 31.68 斤。

② 即李翁尼德（Леонид）的愛稱，亦即廖恩卡。

「放到那兒去？你這怪東西！……要是突然閃出了一個人，而且要買呢？這就是放到那兒去的地方！……他會給你錢。錢是大事情啊；有了它們，在我死了的時候，你就一定不會落難了。」

於是祖父慈祥地微笑起來，用手撫摩了一下孫子的頭。

「你可曉得我在路上積了多少錢？啊？」

「多少？」廖恩卡漠不關心地問道。

「十一個半魯布！……你瞧？！」

但是對於廖恩卡，這一數目和祖父的歡呼聲調，却沒有產生什麼印象。

「唉，你，小孩子，小孩子！」祖父嘆了口氣。「那麼分開走是不是？」

「分開……」

「嗯……要是有什麼事情，就到教堂來。」

「好。」

祖父朝左彎進了弄堂，廖恩卡則繼續往前走。約摸走了十來步路，他就聽見了顫抖的叫討聲：「善心的老爺和活命的恩人！……」這一叫討聲很像那用手掌在亂了調子的古琴上從最粗的絃絃摸到最細的絃絃所發出的聲音。廖恩卡震抖了一下就加緊了步子。每當他聽見了祖父的討要聲時，他總是變得難受而且有點悲哀，而當祖父被人家拒絕了的時候，他甚至害怕，等着祖父馬上就會大哭起來。

他的耳際還傳來迷失在村子上空昏沉暑熱的空氣裏的祖父躁音的顫抖的，乞憐的聲調，四周的一切是這樣的寂靜，宛似夜裏一般。廖恩卡走到籬笆跟前，坐到那些越過他頭上掛向路上的櫻桃枝的陰影裏。不知那裏有蜜蜂在營營地嗡嗡叫着……

從肩上脫下肩袋後，廖恩卡把頭擱在它上面，接着，透過他臉孔上方的葉子略為望了望天，就沉沉入睡了，那茂密的渡里羊草<sup>⑤</sup>和籬笆的

⑤ 一種很高的雜草。

格子陰影使他躲開了行人的注目……

他被那蕩漾在已由於迫近黃昏而新鮮起來的空氣中的奇怪聲浪驚醒了。不知是誰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哭着。哭得像小孩子——洶洶地而且不休地。哭聲在尖銳的短調中消失，但是猛地重又以新的力量爆發而且向他愈來愈近地傾瀉着。他抬起了頭，透過菠里羊草望了望大路。

一個六七歲光景的女孩子在路上走着，她穿得很乾淨，有一張紅潤的但是由於淚水而浮腫起來的臉，她不時用白色裙子的邊緣抹擦着它。她走得很慢很慢，在路上拖着那赤裸的雙足，揚着濃厚的灰塵，顯然她是不知道往那裏走和爲什麼要走。她有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現在——却是受屈的，憂悒的，淚汪汪的，而那對薄薄的，玫瑰色的小耳朵則頑皮地從那蓬鬆的，披到她前額、雙頰和肩上的栗色髮叢裏露了出來。

不管她的眼淚，廖恩卡仍覺得她怪有趣，——有趣而快活……。一定是個倔強的女孩子！……

「你爲什麼哭啊？」當她走近他的時候，他就站起腳來問道。

她吃了一驚，站住腳，馬上停止了哭，但還是輕輕地吸泣着。過一會，當她望了他幾秒鐘的時候，她的嘴唇又披了披，臉兒掙皺了起來，胸口抽搐了一下，跟着她就重又放聲大哭起來，走過去了。

廖恩卡覺得他心裏有什麼東西在壓縮着，突然也跟了她走。

「你不要哭啊。已經很大了——難爲情的啊！」他說，還沒有走近她的身旁，接着，當他趕上她的時候，就注視了一下她的臉，重又問道

：「喂，你幹麼大哭起來？」

「是——啊！……」她拖長聲音說道。「要是你碰到……」她用雙手掩住了臉，突然撲倒在路上的塵埃裏，並且絕望地痛哭起來。

「嗨！」廖恩卡輕蔑地揮了揮手。「女人！……真是——女人。吓，你！……」

但是這無論對她或他都沒有什麼幫助。當看到她那纖細的，玫瑰色的手指中間如何的一滴跟着一滴地流出了淚水的時候，廖恩卡也哀痛起來，也要想哭了。他向她俯下身子，小心地舉起一隻手，差不多要觸到她的頭髮；但是就在那個時候，他却因為自己的大阻而害怕起來，把手縮了回去。她仍是哭着並且一言不發。

「你聽！……」沉默了一會之後，廖恩卡開始說話了，他覺得有急需幫助她的必要。「你這是爲什麼？挨打了嗎，是不是？……這會過去的！……不然，也許有別的事情吧？你說啊！小姑娘——啊？」

女孩子並不從臉上移開雙手，憂愁地搖搖頭，但是終於，抽動着雙肩，透過哭泣的聲音慢慢地回答他：

「頭巾……丟了！……爸爸從市上帶回來的……天藍色的，有花，可是我戴戴——却丟了。『接着她又哭起來，更狠勁地，更高聲地，一面啜泣着並且用呻吟的聲音呼喊着奇怪的「噢——噢——噢！」』

廖恩卡覺得自己無力幫助她，於是膽怯地離開她一步，沉思而憂愁地望了望那暗下來的天。他很難受，並且很可憐這女孩子。

「不要哭！……也許會找到的……」他輕聲地喃喃了一句，但是當察覺她不在聽他的安慰後，就離開她更遠些，一面思量着，她一定要因為這一次丟東西而受到父親的責罰。他立刻想像到：父親，一個高大而黝黑的哥薩克，在鞭打着她，而她則吞着眼淚，因為恐懼和疼痛而全身

顫抖着，倒在他的腳下……

他站起來，走開了，但是走了五六步，陡地重又回轉身來，緊貼向籬笆，對着她站住了，他竭力回憶一些愛撫的，溫存的話……

「從大路上爬起來回去吧，小姑娘！該停止哭啦！回家去吧，把發生過的事情全部告訴他們。說是丟失了……。還難過些什麼？」

他用輕輕的，同情的聲音說出這些話，在用憤慨的呼喊作結束後，他高興起來了，因為看見她已從地上站起。

「這就好了！……」他微笑着並且興奮地繼續說下去。「去吧。要不要我陪你去，把事情全部講給他們聽？我保護你，不要怕！」

於是廖恩卡環顧了一下自己的四周，驕傲地聳聳肩。

「不要……」她輕聲說，一面慢慢抖掉衣服上的灰塵，但仍舊吸泣着。

「否則——我要走了？」廖恩卡懷着最充分的準備大聲宣佈說，同時把自己的鴨舌帽向耳朵上一推。

現在他是站在她面前，大大地又開了兩腳，因此那披在他身上的破衣也似乎勇敢地昂揚了起來。他用木棒堅實地敲着地面，執拗地望着她，他那對憂鬱的大眼睛則閃射着驕傲而勇敢的神情。

女孩子在自己的小臉上抹着淚水，斜睨了他一眼，隨即又嘆口氣，說道：

「不要，你別去……。媽媽不喜歡討飯的。」

她就離開他走了，回過頭來望了兩次。

廖恩卡覺得很沒趣。他不自覺地用滯緩的動作改變了他那堅決的，挑戰的姿態，重又屈着身子，溫靜下來，接着，把他在這以前掛在手上



的肩袋甩到背後，在女孩子的身後大叫了一聲——那時她已經隱入弄堂的轉角後面：

「再見！」

她一邊走一邊向他回一回頭就消失了。

黃昏接近了，空氣中停留着一種預告着大雷雨的特別的，重壓的悶熱。太陽已經很低，白楊的樹梢也已染上了淡紅的色彩。但是在裹着它們的極枝的晚影裏，它們，高高的，不動的，却變得更密了，更高了……它們頂上的天也暗下來，變成天鵝絨的狀態，彷彿已向地面垂得更低了。遠遠的什麼地方有人在說着話，而在更遠的地方，不過是在另一面，則有人在唱着。這些聲音，輕輕的，但却是濃重的，似乎也滲透着悶熱。

廖恩卡覺得更煩燥，甚至怕起什麼東西來了。他要到祖父那裏去，環顧了一下自己的四周，就急急地沿着弄堂向前走去。他不高興討要。他走着，覺得在他的胸口，心跳得這樣的頻繁，頻繁得使他似乎特別懶於走和想……。但是女孩子却並沒有逸出他的記憶，他思量着：她現在怎樣了呢？如果她是富有人家的孩子，那末她將挨打了；所有的富人都是吝嗇鬼；可是如果她是貧窮的，那末也許不會挨打……。在窮苦的人家，孩子們比較受鍾愛些，因為要等他們去做工。這種思慮一個接着一個在他的腦海裏煩擾地騷動着，而那鬱悶的困人的，緊壓的感覺則像影子一般伴着他的思慮，一分鐘一分鐘地變得更沉重，更厲害地攫住了他。

黃昏的影子變得更窒息、更濃密了。廖恩卡迎面碰到的是男男女女的哥薩克，他們走過去，對他毫不注意，他們對那些從俄羅斯湧來的逃荒人已經習慣了。他也懶懶地用朦朧起來的眼光溜視着他們的飽食的，魁梧的身形，快快地走向教堂，——它的十字架在他前面的樹背後放射

着光芒。

歸棚的畜羣的喧鬧聲迎着他飄來。這裏已是教堂了，低低的，但却是寬廣的，有五個漆着淺藍色的尖頂，四周圍植着白楊，樹頂高過教堂的浴着晚霞和透過綠葉而閃耀着淡紅的金光的十字架。

這裏，祖父在肩袋的重壓之下正俯着身子走向教堂的前廊，他把手掌按到額上，四面張望着。

一個把帽子低壓向額角，手裏拿着一根棒的村裏人在祖父的後面跨着沉重而闊大的步子。

「怎麼，肩袋是空的？」祖父走到停在教堂圍牆旁邊等他的孫子跟前，問道。「看我有多少啊！……」於是他就呻吟着從肩上把他的塞得飽飽的麻布袋扔到地上。「啊！……這裏真是樂善好施！啊，真好！……喂，你幹麼這樣的抑鬱不樂？」

「頭痛……」廖恩卡低聲地說，一面蹲到地上靠着祖父。

「哦？……你倦了……。你累了！……我們現在就去借宿。那個哥薩克叫什麼名字？啊？」

「安德列·巧爾耐。」

我們就這樣問：說是安德列·巧爾耐在什麼地方？瞧，有一個人向我們走來……。不錯……。人都很好，吃得飽飽的！他們總是吃着小麥做的麵包。您好，善心的人！」

哥薩克一直走向他們，慢吞吞地回答祖父的問好：

「你們也好！」

之後他就把腳又得開開地，把那對毫無表情的大眼睛停在叫化子的身上，不發一言地搔了一陣頭髮。

廖恩卡探究地望着他，祖父詢問地瞬曇着自己的老眼，哥薩克仍舊不作一聲，終於，伸出半段舌頭，用它來探捉他的鬚頭。成功地結束了

這一動作，他把口髭拖進了嘴裏，嚼了嚼它，重又用舌頭把它從嘴裏推送出來，最後他才打破了那已經變得懨人的沉默，懶懶地說道：

「唔——我們到集合場去！」

「做什麼？」祖父吃了一驚。

廖恩卡心中也有什麼東西抖了一下。

「得去……。有吩咐。喂！」

他背轉身來向着他們，已經起步了，但是回過頭來一望，看見他們倆還留在原地不動，於是就再一次地並且已經發怒地喝道：

「還要什麼?!……」

那時祖父和廖恩卡就急忙跟着他走。

廖恩卡死命地望着祖父，當看見他的嘴唇和頭在顫戰，當看見他一面害怕地向自己的四周張望着，一面迅速地在自己的懷中摸索着的時候，他就覺得祖父又巴玩了什麼把戲，像在達曼<sup>⑤</sup>的時候一樣。當他想起達曼的故事時，他就覺得害怕起來。那裏，祖父從一家院子裏偷了一件襯衣，他和祖父一同被捉住了。

取笑，辱罵，鞭打，最後，甚至連夜趕出了村子。他和祖父祇好在海峽岸上什麼地方的沙灘上過夜，海整夜可怕地咆哮着。沙灘被奔向它的浪濤推動着，發出吱吱的聲音……。祖父則整夜呻吟着，輕聲向上帝禱告着，自稱是偷兒，祈求饒赦。

「廖恩卡……」

廖恩卡因為身側的一推而震了一震，望了望祖父。那一個的臉已拉長起來，變得更乾枯，更灰白，並且一直在發抖。

哥薩克已打先走了五六步，他抽着煙斗，用棒敲落牛蒡的頂兒，並未向他回過頭來。

「諾，拿去！……丟在蒺藜羊草裏面……看清拋在什麼地方……等一會好拿……」祖父低語得幾乎聽不出，邊走邊攏緊孫子，把一塊捲成

⑤ 達曼半島在黑海的東北角，和克爾蘇半島環抱着亞述夫海。

一團的布片塞到他的手裏。

盧恩卡由於那剎時間用冷意充滿他全身的恐怖而抖了一抖，退後了一步，隨即向那近旁茂密地叢生着蒺藜草的圍牆走得更近一些。他一面緊張地望着那個哥薩克解差的闊背，一面把手伸向一邊，跟着，望了望它，把布片丟到了蒺藜草裏面……

布片在落下的時候展開了，在盧恩卡的眼中閃現出一塊天藍色的花頭巾，它立即被那哭啼啼的小姑娘的形象遮住了。她像活的一般在他面前升起，遮沒了哥薩克、祖父以及周圍的一切……。她哭泣的聲音重又清晰地在他耳朵裏響起，他覺得：在他前面，亮晶晶的淚珠在落向地面……

就在這種幾乎是恍恍惚惚的情狀中他跟在祖父的後面走到了集合場，他聽到一陣遲鈍的洪洪聲，要辨別這種聲音，他不能夠而且也不高興，他又彷彿透過一層迷霧似的看見一塊塊的麵包怎樣從祖父的肩袋裏散落到一張大桌子上，這些麵包塊在滯鈍地鬆軟地落下的時候就敲擊着桌子……。過後就有很多戴着高帽子的頭俯向他們；頭和帽子都是陰沉而灰暗的，透過那籠罩着他們的迷霧，搖幌着用什麼可怕的東西威嚇着……。以後，祖父嘎聲地囁咕着什麼，突然像陀螺般在兩個壯健的年青人手裏轉動起來……

「寬宥的，正教徒們！……我沒有罪，主看見的！……」祖父尖聲地號叫起來。

盧恩卡哭了，撲倒在地板上。

那時就有人走到他跟前。抬起他，把他放到長凳上，把那遮蔽他小身軀的全部破衣搜揆了一陣。

「達尼洛芙娜撒謊，鬼婆娘！」有人囑起來，彷彿用他沉重的，激怒的聲音轟擊盧恩卡的耳朵一般。

「也許，他們藏在什麼地方！」有人更響地塵聲高喊道。

廖恩卡覺得，所有這些音響彷彿都在敲他的腦袋，他覺得這樣的可怕，以致失去知覺，好像突然滑入了一個在他前面張着無底大口的黑暗地窖似的。

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的頭是枕在祖父的膝蓋上，在他的臉孔上方俯垂着祖父的可憐的，比任何時候都要羣感得厲害的臉，而從祖父的那對害怕地瞬眨着的眼睛裏則有小粒的，混濁的淚珠滴向他廖恩卡的前額，在沿着兩頰滾向頸額的時候就使他覺得非常的酥癢……

「醒了嗎，親愛的?!……我們離開此地吧。走吧，該死的把我們放了!」

廖恩卡站起身來，覺得他腦袋裏注滿了一種沉重的東西，覺得這個腦袋眼見就要從肩上倒下去……。他用雙手捧住它，開始左右搖動，一面輕輕呻吟着。

「頭痛嗎?你這我親愛的!……他們磨折得你我好苦……。這批野獸!你瞧，一把短劍遺失了，還有一個小丫頭丟了一塊頭巾，他們就迫害我們!……噢，主啊!……你為什麼要懲罰?」

祖父囁咕的聲音不知怎的搔傷了廖恩卡，他覺得他心中燃起了強烈的火花，使他遠避開祖父。他移後一步，望了望四周……

他們坐在村子的出口處附近，在一株彎曲的黑楊枒枝的濃影下面。夜已經降臨了，月亮也已升起，它的乳銀色的光芒浴着那渾然的，草原的空間，似乎把它變得比它白天的樣子要狹一些了，狹一些而且還要空闊一些，還要憂鬱一些。從遠方，從那和天相接的草原上騰起了朵朵的烏雲，它們在草原的上空靜靜地游動着，遮蔽着月亮，向地上投射着濃厚的影子。影子緊緊地躺到地上，迂緩地，沉思地在地上爬着，突然消失了，宛似穿過那些由陽光灼熱的打擊所造成的裂隙而鑽到地下去一般……。村中傳來了人聲，村裏有的地方亮起燈火，和那金光燦爛的星星

交換着眼色。

「我們走吧，親愛的！……該走了。」祖父說。

「再坐一會兒！……」廖恩卡輕聲地說。

他喜歡草原。白天，在草原上走的時候，他愛朝前望，朝着那邊天穹靠在草原寬闊的胸脯上的地方……。他想像那邊有奇異的大城市，裏面住着他所沒有見過的慈善的人，對他們用不着去討乞麵包——自己會給的，不必請求。可是當草原逐漸更廣闊地在他眼前展開着，突然從自己身上推出了一個他已經熟悉的，裏面的屋和人都像他以前看見過的，有那些村子一樣的村莊時，他覺得悲哀而且因為這一欺騙而憤懣了。

現在他也是沉思地望着遠方，從那裏正迂緩地爬出了烏雲。在他看來，烏雲就是那個他所這樣希望見到的城市的千百支煙囪裏的炊煙……

• 祖父的乾咳打斷了他的思潮。

廖恩卡凝視了一下貪婪地吞吸着空氣的祖父的被淚水浸濕了的臉孔。

這張臉孔，被月光照耀着，被那些由於帽子的破片，由於眉毛和鬍鬚而降到它上面的怪影所重覆疊蓋着，配着一張痙攣地披動着的嘴和一對張得大大的，閃爍着某種祕密的歡喜的眼睛，——是又可怕又可憐的，它在廖恩卡心裏煽起那種對他是新的感覺，使得他離開祖父更遠一些……

「唔，坐一會就坐一會！……」他喃喃着，隨即蠢笑着在懷中摸索着。

廖恩卡扭轉了身，又望着遠方。

「廖恩卡！……瞧啊！……」祖父突然歡喜地啜泣了一聲，跟着，因窒息的咳嗆而全身蜷縮起來，把一件長長的，閃閃發光的東西遞給孫子。「銀子的！銀子的啊！……值半百個魯布呢！……」

他的手和嘴唇由於貪婪和痛苦而顫抖着，整張臉都歪扭着。

廖恩卡震了一震，把他的手推回去。

「快些藏起來！……噢，爺爺，藏起來！……」他懇求地低聲說，一面急急向四周張望着。

「啊，你怎麼啦，小傻瓜？你怕嗎，親愛的？……我向窗裏一望，它正掛着……我抓住它，就放在衣裾下面……後來把它藏在草堆裏。我們從村裏出來，我假裝掉落了帽子，彎下腰檢起它……。他們都是傻瓜！……我還拿了一塊頭巾——它就在這裏！……」

他用顫抖的雙手從自己的破衣裏抽出了頭巾，把它在廖恩卡面前一揮。

在廖恩卡眼前，一張朦朧的帷幕裂開了，升起了這樣一幅圖畫：——他和祖父儘可能的快快地在村中的街上走着，躲避着迎面而來的行人的眼光，他們提心弔膽地走着，廖恩卡以為，每一個人，祇要他高興，都有權打他們倆人，唾吐他們，辱罵他們……。周圍的一切——牆垣，院宅，樹木——都宛似因為風的緣故而在一種奇特的迷霧中擺蕩着……還有不知什麼人的嚴厲的，發怒的聲音在嗡嗡着……。這一條艱苦的道路是無盡頭的長，從村子到田野的出路在那些搖幌着的密叢叢的房子後面還看不見，這些房子一會兒向他們移來，彷彿要想壓碎他們，一會兒又退到什麼地方去了，用它們暗洞洞的窗眼來公開譏笑他們……。突然，從一個窗口裏朗朗地發出了「小偷！小偷！一個老的，一個小的！……」廖恩卡偷偷地向旁邊投過一瞥，在一個窗口就看見了那個他剛才看見她在哭泣並且想保護她的小姑娘……。她捉住了他的瞥視，向他吐吐舌頭，她那對碧藍的小眼睛則惡狠狠地尖銳地閃着光，像針一樣刺戳着廖恩卡。

這幅圖畫在這個小孩子的記憶裏復活了，但是剎時就消失，祇在他臉上留下了一個毒恨的笑容，他把這個笑容投到祖父的臉上。

祖父老是咕嚕着什麼，但時被咳嗽打斷，他揮着雙手，搖着頭，擦

着大滴湧現在他臉上皺褶裏的汗水。

沉重的，破碎的，毛茸茸的烏雲遮住了月亮，廖恩卡已經幾乎看不見祖父的臉孔……。但是他却把那哭泣着的小姑娘放在祖父身旁，把她的形象喚到了自己的面前，想像地度量着他們兩個。他覺得病弱的，沙聲的，貪婪的，權權的祖父和那被他所欺侮的，哭啼啼的，但却是健康的，嬌嫩的，美麗的她一比，就變成不需要的而且幾乎像童話裏卡西切伊<sup>①</sup>那樣的狠毒和無用的了。這怎麼可以？他為什麼要欺侮她？他與她無親無故……

可是祖父却囁咕着：

「要是積下了一百個魯布哪！……那末我死也安心了……」

「唔！」突然有什麼東西在廖恩卡心中爆發了。「你不要響！『死了，死了……』可是你卻沒有死……你在偷！……」廖恩卡狂叫了一聲，突然，全身震抖着，跳起腳來。「你這老不死的偷兒！……嗚——嗚！」他捏起小小的，乾枯的拳頭，把它在突然墜默下來的祖父的鼻子前面幌了幌，隨又重重地倒在地上，透過牙齒縫繼續說道：「你偷小孩子的東西……。哼，很好！……老也老了，還要這樣……。爲了這樁事情你在那個世界裏將得不到饒恕！……」

驀地，整個草原都震蕩起來，跟着，被一陣藍得耀眼的光芒抓住後，就開展了……。罩着它的薄霧兀自一抖，消失了一剎時……。雷轟響了一下，就隆隆地在草原上空滾過去，震撼着它，也震撼着天，現在，天上正很快地飛着濃厚的，烏黑的雲堆，把月亮掩沒在自己懷裏。

變得暗幢幢了。遠遠的不知什麼地方還默默地，但是駭人地閃耀了一下電光，過了一秒鐘又微弱地響了一聲雷……。接着就降臨了似乎是沒有盡頭的寂靜。

廖恩卡畫着十字。祖父一動也不動地，不作一聲地坐着，彷彿他和那他所靠着背的樹幹是轉生着的一般。

「爺爺！……」廖恩卡低聲說，在磨折人的恐怖中等待着新的雷擊

<sup>①</sup> 卡西切伊是俄羅斯童話中愛錢如命的人物。



•「我們到村子裏去吧！」

天重又震抖了一下，重又燃起了藍色的火鍊，向地面擲下金屬聲的轟擊。宛如千萬張鐵片互相碰擊着落向地面一般。

「爺爺！……」盧恩卡高叫起來。

他的叫喊，被雷的回聲蓋住了，祇發出好像敲擊一個破碎的小鐘的聲音。

「你怎麼……害怕嗎……」祖父並不轉動，沙聲地說。

下起大滴子的雨，它們的淅瀝聲響得這樣的神祕，彷彿在預告什麼似的。在遠處，這種淅瀝聲已變成密集的，宏大的聲音，很像用一個大刷子在乾燥的土地上磨擦一樣，——可是這裏，在祖父和孫子的近旁，每一滴雨在落到地上的時候却短促地，斷續地發着聲音，並且沒有回聲地消失了。雷聲愈來愈近，天空也更不時地閃着電光。

「我不到村子裏去！讓我這老狗，偷兒，在這裏被雨水淹死罷……被雷打死罷……」祖父喘息着說道。「我不去！……你一個兒去吧！……那邊就是它，村子……走吧！……我不要你坐在這裏……走開！滾，滾！……滾！……」

祖父已經喊得瘖啞了，哽聲了。

「爺爺！……饒恕我！……」盧恩卡挨近他哀求道。

「我不去……我不饒恕……我養育你七年！……一切都爲你……就是活……也爲了你。難道我還需要什麼東西？……我娶死了……娶死了……你還要說——偷兒……做偷兒爲了什麼？就是爲你……這全是爲你……諾，你拿去……拿着……爲了你的生活……爲了你的一生……我積聚着……還偷着……上帝看見一切的……他曉得……我在偷……他曉得的……他要懲罰我。他——他不會寬恕我這條老狗……爲了偷。現在已經懲罰了……主啊！你罰我！……啊？罰我？你借孩子的手打死我！確實的，主啊！……對的！……你是公道的，主啊。

1 他們來勾我的魂靈了……噢！……」

祖父的聲音提高到尖銳的鏗鏘聲，把恐怖注進了廖恩卡的胸中。

一聲聲雷的轟擊震撼着草原和天，現在已經轟響得這樣隆隆和匆忙，彷彿他們中間每一個都要告訴大地一點對它是必需的事情，它們大家都在互相追逐着，幾乎無間斷地咆哮着。被閃電撕裂了的天震抖着，草原也震抖着，它一忽兒整個地亮起碧藍的火光，一忽兒又陷入那怪異地壓縮着它的冷冷的，沈重的，密層層的昏暗中。有時電光照亮了遠方。這個遠方似乎正急急忙忙地在逃開那喧嘩和咆哮……

雨傾瀉下來，雨滴在閃電的光輝裏像鋼一樣閃爍着，遮住了那些歡迎地瞬眨着的村中的燈火。

廖恩卡由於恐怖、寒意和那祖父的嘶叫所產生的一種犯罪的悲痛感而失神落魄了。他把那對睜得大大的眼睛向前凝定，甚至在那個時候，當水滴從他的被雨淋濕的頭上流進眼裏的時候，他還不敢瞬眨眼睛，仍傾隨着沉在巨響之海裏的祖父的響音。

廖恩卡覺得祖父是一動也不動地坐着，但是他以為他要消失，到什麼地方去而把他一人留在這裏。他不自覺地略為移向祖父，在用臂肘觸到他的時候，就震了一震，期待着什麼可怕的事情……

電光撕破了天，照亮了他們兩個，並排的，蹣跚的，渺小的，被樹枝上落下的水流淋浴着……

祖父在空中揮着手，仍在喃喃着什麼，但已經困乏並且在喘息。

廖恩卡對他的臉望了一眼，嚇得大叫起來……。在閃電的藍光裏它變成死灰的，而那對在它上面轉動着的昏花的眼睛則是瘋狂的。

「爺爺！……我們走吧！……」他把他的頭投在祖父的膝蓋上，高叫道。

祖父俯向他，用自己的瘦削的，骨立的雙手抱住他，緊緊地摟向自己，隨即，一面揉壓着他，一面用力地，尖聲地嗥叫起來，好像一隻落阱的狼。

險些被這一嗥叫弄得發瘋的廖恩卡就從祖父那裏掙脫出來，跳起了腳，大大地張開了眼睛，像箭一般向前面的什麼地方奔去，他被電光閃眩着，時仆時起，愈跑愈深入黑暗，這一黑暗一忽兒因為閃電的藍光而消失，一忽兒重又緊緊地罩住那個嚇得發瘋的小孩子。

而雨在落下的時候是淅瀝得這樣冷酷、單調和悽慘，似乎，除了雨的淅瀝聲、閃電的光芒和刺耳的隆隆雷聲以外，草原上就沒有什麼並且也從未有過什麼。

第二天早晨，村童們跑到了村外，立即回來，在村中引起了騷擾，說在一株黑楊下面看見了昨天那個叫化子，而且他一定是被斃死的，因為在他的旁邊丟着一柄短劍。

但是當年老的哥薩克們來看是不是這樣的時候，就發覺並非這樣。老頭子還活着，當人們走近他的時候，他要想從地上站起來，但是不能夠。他的舌頭麻痺了，他祇好用流淚的眼睛向大家詢問着什麼，並且不斷的用它們在人叢裏搜尋着，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也沒有獲得任何回答。

到傍晚的時分，他死了，大家就把他埋在原來的地方，在黑楊的下面，因為覺得不應當把他葬在教堂墓地裏：第一，他是一個外鄉人，第二，他是一個偷兒，而第三，他是沒有懺悔而死的。在他身旁的污泥裏找到了短劍和頭巾。

過了兩三天，廖恩卡也發見了。

在離開村子不遠的一個草原峽谷上面，盤旋着一羣烏鴉，有人到那

邊一看，便找到了那個小孩子，他張開了雙手，臉朝下地躺著，在雨後淤積在谷底的爛污泥裏。

起初決定把他葬在教堂墓地裏，因為他是一個小孩子，但是，想了一想，仍把他放在祖父旁邊，也在那株黑楊樹下。築了一個土堆並在它上面放了一個粗劣的石十字架。

### (水 夫 葬)

---

[附註] 本文最先發表於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三日到二十三日的尼席戈羅德(Нижегород)報紙「伏爾加人」(«Волгарь»)第三十五，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三期上，後來收入一八九八年的「素描和小說」(«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第一卷裏。

那個時候住在尼士尼和高爾基常會面的柯洛連柯(В. Г. Короленко)很贊賞這個短篇並勸高爾基不要替日報而替雜誌寫些作品。這一談話的結果就是高爾基短篇小說「切爾卡斯」(«Челкаш»)的出現。

## 鮑 列 司<sup>⊖</sup>

這是一個朋友講給我聽的：

「我在莫斯科做大學生的時候，我碰巧和一個「那種」女人——你知道嗎？——住在隔壁。她是波蘭人，她喚做吉列莎。那樣的魁偉，深褐色的膚髮，有着濃黑的一字眉，粗蠢的大臉活像是用斧頭斫出來的——她的黑眼中的動物似的閃光，粗濁的低音，馬車夫的舉止，她那整個市場女販子的龐大的有骨力的軀幹把我駭住了……我住在樓上，她的門在我的對面。有時，如果知道她在家，我從不把我的門打開。可是這當然是少有的事情。有時我得在樓梯上，院子裏遇見她，她向我投來的微笑我認爲是貪慾和輕賤的。不止一次我看見她喝得醉醺醺的，眼睛失神，衣服凌亂，似乎特別醜惡地微笑着……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對我說：

「「大學生先生<sup>⊖</sup>您好！」她笨拙地大笑着，增加我對她的嫌惡。爲了避免這樣的見面和招呼，我真情願從這裏搬出去，可是我的小房間是如此可愛，從窗口眺望出去的景緻是如此寬敞，而那條街道上又是那麼靜悄悄的……我忍下去了。

「有一次早上我躺在帆布床上，努力想找出些藉口來不去聽講，

⊖ 鮑列司是波蘭人的名字，爲鮑列司拉夫（Болеслав）的愛稱。

⊖ 這裏是用的 Пан，爲波蘭尊稱，本作「老爺」解。

——突然門開了，這討厭的吉列莎站在門框上用低音喊道：

「「大學生先生，您好！」

「「您要什麼？」我說。我看見她的面色是羞澀的，有所懇求的，還在她是異常的臉色。

「「先生，您瞧，我要請求您一件事……請您就給我做了吧！」

「我躺着，默不作聲，想道：

「「詭計！不多不少的想污瀆我的清白。拿穩了，葉哥爾（Erop）」

「「您瞧，我要寫封信到家鄉去，」她說得這樣的懇切，安靜，觀規。

「唉，我想，去你媽的，就來罷！我起來，坐到桌子跟前，拿起了紙，便說道：

「「請到這邊來，坐下，說吧……」

「她走過來，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含着歉意望着我。

「「唔，寫給誰呢？」

「「華沙路司文采城，鮑列司拉夫·卡許普特收……」

「「寫什麼呢？說呀！……」

「「我親愛的鮑列司……我的心……我忠實的愛人……願聖母保佑你！我的心肝。爲什麼你這麼長久不寫信給你相思的小鴿子<sup>㊸</sup>吉列莎……」

「我幾乎要捧腹大笑起來。這隻十二維爾孝克<sup>㊹</sup>高的「相思小鴿子」，有一普特<sup>㊺</sup>重的大拳頭，並且有着那樣黑的醜臉，好像小鴿子終生在打烟囪，一次也沒有洗過臉似的！但是總算忍住了，我問道：

「「他，這個鮑列司赤<sup>㊻</sup>是誰？」

「「是鮑列司，大學生先生，」她似乎因爲我歪曲了名字而生我的氣了。「他是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

㊸ 「小鴿子」在俄文裏本作「親愛的」講。

㊹ 維爾孝克等於一又四分之三吋。

㊺ 普特約合中國三十斤。

㊻ 鮑列司赤（Болесть）和鮑列司（Болезь）雖僅一字之差，但前者是當「毛病」解，用在這裏有諷刺的意思。

「先生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難道我，女孩子家不該有個未婚夫嗎？」

「她，女孩子家？」

「哦，世上什麼事情都有……他早就是您的未婚夫了嗎？……」

「第六年了……」

「哦，哦！」我想。唉，我們把信寫好了。我告訴您，這封信是那樣的溫存和纏綿，如果那寫信的人不是吉列莎，而是另外一個比她嬌小些的人，我大概也情願和這位鮑列司對換一個位子的。

「謝謝您，先生，幫的忙！」吉列莎打着躬，對我說，「或許我也能替您幹點什麼差事吧？」

「不，非常感激！」

「或許先生的襯衫袴有破洞吧？」

「我覺得，這頭穿裙子的巨象逼得我煩躁了，於是我相當嚴峻地說我不需要她的幫忙。」

「她走了。」

「過了大約兩星期……晚上。我坐在窗前口嘯着，想怎樣才能獨自兒解悶？悶得發慌，天氣又惡劣，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因為悶，我記得，我就來做做自我分析。這也相當枯燥，可是又不想做什麼別的事情。門開了——謝謝老天！——有人來了……」

「怎麼，大學生先生沒有在做什麼要緊事情嗎？」

「是吉列莎！哼……」

「沒有……有什麼事？」

「想請先生再寫一封信……」

「請……是給鮑列司嗎？」

「不，現在是他寫來……」

「什麼——麼？」

「噢，笨女人！我不是這麼說的，先生，請原諒！現在您瞧，不

是我要，而是一個女朋友……不，不是女烈士，而是……一個男朋友要——他自己不會寫……但是他有一個未婚妻，就像我這樣……吉列莎……或許，先生肯寫一封信給那個吉列莎吧？」

「我看看她——她的醜臉是窘迫的，手指發抖，語無倫次——於是……我猜着了！」

「「啊，太太，」我說，「您並沒有什麼鮑列司和吉列莎，這一切都是您扯的謊。從我這兒您得不到什麼好處，我也不要和您結識……明白嗎？」

「她忽然很怪地嚇了一跳，手足無措了，開始在一塊地方躑躅，並且可笑地翕動嘴唇，想要說什麼話，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我等待着，這事會弄出怎樣的結果來，我看見，而且感覺到，我疑心她企圖引誘我脫離正軌似乎有點錯了。這裏好像是另外一件什麼事情。

「「大學生先生，」她開口了，忽然揮了揮手，猝然轉身到了門口鎖走了。我心上留下了非常惡劣的情緒，我聽見她的門鎖上了，是這樣的響——顯而易見的，那胖女人生氣了……我想了一想便決定——到她那裏去，叫她來，替她寫一切要寫的東西。

「我走進她的房間——看見她坐在桌子旁，臂肘支在桌子上，雙手抱着頭。

「「請聽我說，」我說……

「……總是這樣，我每逢講這故事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總覺得自己非常可笑……這樣的愚蠢！是的……

「「請聽我說，」我說……

「她跳起來，走到我面前，眼睛閃着光，把手放在我肩上，開始對我切切私語起來——正確些說，用她的低音吼叫起來……

「「唔，有什麼呢？唔？是這樣的！並沒有什麼鮑列司，沒有……吉列莎也沒有！可是對於您有什麼呢？用筆在紙上寫，您感到困難嗎？噢，您啊！而且還是這樣個……讀書人呢！什麼人也沒有，鮑列司也沒



有，吉列莎也沒有，有的祇是我一個！——唔，怎麼呢！唔？」

「請問，」我被這樣的接待呆住了，我說，「是怎麼一回事？並沒有鮑列司嗎？」

「是的，沒有！那有什麼呢？」

「那末吉列莎也沒有嗎？」

「吉列莎也沒有！我是吉列莎！」

「我一點也不明白！我睜大了眼睛看着她，想斷定我們之中究竟是誰瘋了！她又走到桌子跟前翻了一會，然後走到我面前來，生氣地說：

「如果您寫信給鮑列司覺得吃力，那末這就是您寫的，你拿去吧！別人也會給我寫……」

「我看見——我手裏拿着寫給鮑列司的信！呸！」

「請聽我說，吉列莎！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您要叫別人寫，既然我寫了您也並不寄出去？」

「寄到那裏去？」

「寄給這位……寄給鮑列司呀？」

「原說沒有他呀！」

「我實在一點也不明白！祇好棄之不顧而走了。可是她解釋了。」

「那有什麼呢，」她生氣地開口說。「他沒有，就沒有好了！」她張開了手，好像不明白似的。「為什麼也沒有呢？我希望他有……難道我不是人，像一切人一樣嗎？當然，我……我知道……可是我寫信給他，不是對誰都沒有壞處……」

「對不住——是寫給誰？」

「給鮑列司呀！」

「他不是沒有嗎？」

「唉，耶穌·馬利亞<sup>④</sup>！沒有又有什麼關係呢，——唔？沒有，就當他好像是有的！……我寫信給他，結果好像他當真是有的了……至於吉列莎——這就是我，他回信給我，我再寫給他……」

「我懂了……我覺得如此的痛苦，如此的難堪，如此的慚愧。在我

<sup>④</sup> 照「聖經」上的記載，耶穌是童貞女馬利亞所生，「耶穌·馬利亞」連在一起用，意即：「天呀！」

旁邊，在三步之內，活着一個人，他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能恩愛地，赤心地待他的人，於是這個人就給自己造出一個朋友來！

「您替我寫了一封信給鮑列司，我把它給別人讀，當別人讀給我聽的時候，我一面聽一面想，鮑列司是有的！我再求人寫封鮑列司給吉列莎……給我的信。當這樣的信寫給我和讀給我聽的時候，我就完全以為鮑列司是有的了。這樣我就容易些過活下去……」

「……是的……該死！……從那時起，我就開始按時地每星期兩次寫信給鮑列司，和鮑列司給吉列莎的回信。我這些回信寫得非常好……她有時聽了痛哭……用那樣的低音痛哭。由於我用想像出來的鮑列司所寫給她的信札引出了她的熱淚，她便無代價地替我縫補襪子，襯衫等等上面的破洞……後來，在這故事之後過了三個月，她不知爲了什麼事被捕入獄，現在她大概死了。」

……我的朋友彈了彈捲煙上的煙灰，沉思地望着天結束道：

「唉，是的……人苦味嘗得愈多，他對甜味就渴望得愈厲害。但是我們不懂得這一點，我們圍裹着我們的敝舊的美德外衣，在我們自認爲是毫無過失的自尊自大的迷霧中互相觀望。

「結果弄得頗爲愚蠢，並且……非常殘酷。所謂墮落的人們……墮落的人們是什麼呢！首先——同樣是人，有同樣的骨，血，有同樣的肉和同樣的神經，像我們所有的一樣。關於這一點，一天又一天的對我們說了有好幾世紀了。可是我們聽着，……鬼知道，這一切都是多麼可笑！實際上，我們自己也是墮落的，而且甚至是深深地墮入了種種妄自尊大的深淵，自以爲自己的神經和腦子是優於那些不過比我們少狡猾些的

人，裝起好人來，比我們假裝得較差一些人……不過，這也够了。這一切都陳舊了……簡直令人羞於啓齒了……」

(喬 然譯)

---

〔附註〕高爾基的短篇小說「鮑列司」第一次在一八九七年三月十四日以「書信」(Письма)的標題發表於「尼什高洛特新聞」(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 листок)。

這樣，這篇小說是在一八九二年所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馬爾加·周達」(Макар Чудра)之後五年而出現的。

這篇小說根據的是一件實事。小說中以吉列莎爲名字的女主人公住在喀山城(Казань)貧民窟的宿泊所「馬魯索夫加」(Марусовка)。

一八八五年秋天，高爾基也曾在那兒住過。



$$\begin{array}{r} 020000 \\ 34 \overline{) 240000} \end{array}$$

$$\begin{array}{r} 57 \\ 34 \overline{) 240000} \\ \underline{210} \\ 300 \end{array}$$

高爾基早

定價

• 兩

古田

發行